ВПЕРЕДЪ

前 ★ 进

前进报·2026年上半年合刊

目录

《前进报》2026 年上半年合刊序言......3

黑帮宣传

短评丨爱泼斯坦文件公布，谁在幸灾乐祸？......6
短评丨黑帮两会中的三种提案......10
时评丨谁犯了躺平罪？......13

社会矛盾

评金融爆雷：破除暴富幻想，打倒中特黑帮！......19
时评丨埋在地下的山西矿工和暗无天日的专制统治......22

小资产阶级

时评丨我们应该怎样悼念坠江的湘雅规培生？......27
时评丨开放大学还是彻底改造大学？......30
时评丨重庆虐狗抗议事件与动物保护思潮......34

国际形势

国际悲歌歌一曲——印共（毛）的革命精神与错误路线......41
读者来稿丨伊朗反动政权的前世今生......57

革命左翼

读者来稿丨危害左翼小组的几种错误倾向——以 A 小组的消亡为例......66
读者来稿丨关于革命组织发展阶段的一点思考......70
读者来稿丨融工还是办报？批判工农解放社对政治报路线新的批判......77
关于列宁同志的十个问题——写在列宁诞辰 156 周年......85
而今迈步从头越——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 60 周年......93
俄国与中国的建党之路哪个更值得借鉴？......98
“左转历程”系列征稿启事......102
左转历程（一）：从网络左派到革命左派......103
左转历程（二）：阶级感情和科学认识......109
左转历程（三）：从孤军奋战到众志成城......113

《前进报》2026 年上半年合刊序言

自 2026 年 2 月《前进报》第五期合刊发布至今，我们又发布了 19 篇文章，现在我们把这些文章编纂到一起，供各位革命同志讨论。

面对日益加剧的危机，黑帮不得不通过蹩脚的宣传和政治作秀来欺骗群众。今年年初，爱泼斯坦文件让全球进步群众愤怒，黑帮抓住机会大肆宣传，《短评丨爱泼斯坦文件公布，谁在幸灾乐祸？》[1]批判了欧美权贵和试图借此事转移矛盾的黑帮政府，指出黑帮政府与欧美资产阶级是一丘之貉。3 月，黑帮召开两会，《短评丨黑帮两会中的三种提案》[2]分析了黑帮两会中出现的三种提案，指出这些提案意在麻痹群众，根本不可能为群众带来真正的利益。4 月底，黑帮突然宣称躺平是"境外势力"煽动的结果。《时评丨谁犯了躺平罪？》[3]揭露了专制政府试图以"境外势力"为借口转移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的压迫才是躺平现象出现的原因，并批判了小资产阶级"躺平"思想的消极软弱。

黑帮的政治作秀尽管可以应付一时，却不能掩盖尖锐的社会矛盾。1 月中旬，深圳发生金融爆雷事件，《评金融爆雷：破除暴富幻想，打倒中特黑帮！》[4]指出此类事件绝非个例，且相关的抗议频频遭到专制政府镇压，而黑帮正是金融诈骗的罪魁祸首；5 月底，山西留神峪煤矿事故震动全国，《时评丨埋在地下的山西矿工和暗无天日的专制统治》[5]分析了近年来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批判了资产阶级和黑帮政府草菅人命，指出专制政府永远不可能实现安全生产。

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危机和社会矛盾面前不知所措，其软弱动摇暴露无遗。我们指出了他们的穷途末路并言明"小资的出路只有破除幻想，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3 月中旬，湘雅医院一名规培生自杀身亡，《时评丨我们应该怎样悼念坠江的湘雅规培生？》[6]指出相当部分小资仍然心存幻想，强调小资应当破除上升幻想、投身革命队伍；5 月，网络舆论激烈讨论"大学是否应该开放"，《时评丨开放大学还是彻底改造大学？》[7]分析了各个派别的观点，指出了小资学生、小市民的狭隘性和自由派的虚伪，明确了革命左翼的立场是呼吁进步学生与工人相结合，彻底砸烂并改造资产阶级大学；6 月初，重庆一男子虐狗引起市民聚集抗议，《时评丨重庆虐狗抗议事件与动物保护思潮》[8]分析了小资产阶级虐待动物和保护动物的两种倾向，指出了动物保护思潮不革命的本质。

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也在加剧，革命运动在曲折中发展。今年 2 月印共（毛）中央军委主席投降的消息震动了全球左翼，《国际悲歌歌一曲——印共（毛）的革命精神与错误路线》[9] [10]一文总结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印度国情和社会性质，指出今天的印度早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印共（毛）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错误，并向印度的革命同志致以敬意。今年上半年伊朗国内爆发民主运动，《读者来稿丨伊朗反动政权的前世今生》[11]结合形势，梳理分析了伊朗反动政权的历史和当前情况。

2026 年上半年，革命左翼在探索中前进。上半年，我们刊发了不少革命左翼内部建设的文章，尽管目前自觉力量仍然不足，但革命左翼一直在探索前路。

一些读者同志对于**组织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读者来稿丨危害左翼小组的几种错误倾向——以 A 小组的消亡为例》[12]通过分析 A 小组消亡的惨痛教训，总结了危害革命组织的若干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极端民主化等。《读者来稿丨关于革命组织发展阶段的一点思考》[13]对革命组织的发展进行了阶段性划分，并对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见解。

针对**政治报派和融工派的路线斗争**，《读者来稿丨融工还是办报？批判工农解放社对政治报路线新的批判》[14]回应了融工派的批评，尖锐地指出融工路线的经济主义错误。

在列宁诞辰156周年之际，我们在《关于列宁同志的十个问题——写在列宁诞辰156周年》[15]一文中介绍了列宁踏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呼吁同志们以列宁为榜样，向列宁同志学习。

2026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60周年，《而今迈步从头越——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60周年》[16]一文总结了文革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关于文革的种种反革命谬论，号召革命左翼继承文革的历史经验和革命传统，脚踏实地做好当前的工作。同时，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俄国与中国的建党之路哪个更值得借鉴？》[17]一文总结了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种种不足，呼吁同志们以列宁主义为原则把建党工作做扎实，走俄国式的建党道路。

2026年上半年，我们开启了**“左转历程”**系列向同志们征稿[18]，并发布了3篇左转历程[19] [20] [21]，展现了三位同志从网络左派转变为革命左派、左转后学习理论确立科学认识、从左转初期的个人行动转变为加入组织后的系统性学习等转变过程。

总体上，2026年上半年，资本主义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进一步发展。国际上，俄乌深陷战争泥潭，美国受爱泼斯坦文件冲击，伊朗国内爆发民主运动，美国与伊朗爆发战争，中特黑帮与日本和美国也频频爆发外交冲突。在国内，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小资产阶级遭遇金融爆雷，工人在煤矿爆炸中不幸丧生，自发的、防御性的群众斗争频频爆发。但是，革命形势总体上仍然处于低潮期，正如我们在2025年下半年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群众的自发斗争有很强的偶然性，2026年上半年便没有与易力升罢工或江油斗争规模相近的群众斗争发生，而革命左翼自身仍然很不开展，一些频道停止更新，一些频道被破坏。

进入2026年，疫情后的自发左转浪潮有消退的迹象，这一轮国际民主化运动也逐渐停息，但在低潮期，革命左翼更应该迎头赶上，坚定地行动起来。尽管我们一同目睹了印共（毛）遭遇的失利，尽管我们前方的道路依然充满艰难险阻，但我们知道，千千万万遭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工人和劳动群众还在追求着光明，我们明白，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指明了出路，我们坚信，数以亿计的无产阶级将在革命左翼的领导下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几篇左转历程表明，已经有许多有志青年坚定地做出了他们的人生选择，我们期待更多人能够给出同样的答案，与万千革命左翼成为同志。**我们将一同努力，办好政治报，培育觉悟工人，建立地方小组，向着建立全国性政党的方向前进！**

欢迎革命同志们关注电报频道《前进报》并来稿交流，包括形势分析、理论争鸣、国情研究、斗争报道、工厂通讯等。

投稿邮箱：Vorwarts_2023@proton.me

读者群：https://t.me/Vperyod_2023

使用实名手机号注册telegram有安全风险，没有telegram账号的同志们可通过邮箱订阅《前进报》：用墙外邮箱（如gmail、protonmail等）发送邮件至《前进报》投稿邮箱Vorwarts_2023@proton.me，即可订阅。

黑 帮 宣 传

短评丨爱泼斯坦文件公布，谁在幸灾乐祸？

“斩杀线”[1]的风波尚未结束，“斯奎奇大王”回国后还在继续活动，而新公布的一批“爱泼斯坦文件”又为黑帮政府和保守派群众的狂欢添了一把火。

经营“恶魔岛”（黑帮官媒称为“萝莉岛”）的美国富豪爱泼斯坦是一个恶名昭彰的性犯罪头目，曾经大量诱骗、拐卖、奴役年轻女性乃至幼女卖淫，嫖客为欧美富商政要。爱泼斯坦在 2006 年和 2019 年两次被起诉，随后死于狱中[2]。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一度否认“爱泼斯坦名单”的存在；近期，在群众的舆论压力之下，美国政府开始逐步公布爱泼斯坦生前留下的文件[3]，受害者的苦难之深、牵涉欧美名流之广，令人瞠目结舌。欧美的资产阶级和政客的确是一帮令人作呕的蛆虫，公布的文件显示，英国王子、挪威贵族、美国富商等西方权贵纷纷牵涉其中[4]，有年仅 9 岁的巴西女孩遭受奴役[5]，甚至有联合国妇女署的副主任为爱泼斯坦提供性奴[6]。种种罪行，罄竹难书。

黑帮立刻抓住了这次机会进行大肆宣传：自 1 月 30 日第二批文件公布以来，黑帮喉舌新华网连发数十篇报道，从事件本身到受冲击的各国政要，一再强调欧美各国鸡飞狗跳[7]；其他官媒也纷纷跟风[8] [9]，全然不顾国内还有人露宿街头、有劳动者被逼自杀[1]，不顾新蔡高中生尸骨未寒[10]，不顾河北农民受苦受冻[11]。黑帮试图通过媒体造势来转移群众的注意力，通过批评美国来彰显自己“制度优越”、“政治清明”，借此愚弄不觉悟的群众，但它对美国的虚伪批评实际上也是在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这些批评不能掩盖一个事实：**中特政府自己也是一个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

就拿性犯罪本身来说吧。欧美权贵纸醉金迷，对岛上的受害者做了种种令人发指的勾当，这固然是可恨的，**但中国权贵却不会因此而显得多么高尚**。21 世纪初的东北，国企改制使得大量女工下岗，一些女工走投无路，在夜总会卖淫，而嫖客大多都是当地的富商和干部[12]。2017 年入狱的湖南怀化市委书记李亿龙，人称“李四光”——土地卖光，项目上光，财政资金花光，看中的女人玩光，连黑帮自己的官员都评价他“贪恋女色，几乎不分对象、不择手段、不顾场合、不计后果、不知廉耻”，他自己更是评价自己是“衣冠禽兽”，“我看上的女人，没有跑得脱的”[13]。2020 年入狱的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振华，不仅猥亵 9 岁女童[14]，在此之前还让情人周燕芬长期为自己提供女性[15]。2021 年的上海“小红楼”案中，主犯赵富强起初胁迫妻子卖淫，后来发展到经营高端会所，诱骗、胁迫大量年轻女性卖淫，嫖客为上海官员，同时赵富强也依靠官员的保护伞持续经营[16]。甚至曾有受害者主动举报，竟被警察劝导“跟着赵富强也挺好”[17]。案件一出，杨浦区政法委书记、杨浦区法院院长等 13 名官员和国企干部落马。可以看出，中国权贵的性犯罪不被群众知晓，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清正廉洁”、“洁身自好”，而是因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缺乏政治自由**，丑恶的性犯罪即便在官商小圈子里泛滥成灾，也不能像在西方国家那样得到曝光。

黑帮的专制统治让群众缺乏政治生活，民族主义与“奶头乐”的宣传又加剧了群众的不觉悟，许多群众走向了最坏的政治化。“斩杀线”[1]与爱泼斯坦事件发酵后，一些小资以一种猎奇的心理关注事件，热衷于探讨那些闻所未闻的肉体折磨和“食人”传闻[18]，把美国人民的苦痛当作自己无聊生活的调剂，把大洋彼岸的罪行变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看不到，这种恶性犯罪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制度早已在中国建立起来，“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19]。因此，他们以为“事不关己”，对受害者没有丝毫同情，对富商政要没有一丁点愤怒，沦为吃人血馒头的看客。此外，还有一些更自觉的保守派小资，他们狂热地鼓吹中国的伟大光明，煽动民族主义的浪潮。一些网友想起了义和团散布的“洋人吃人”传说，惊呼“他们居然真的吃人”，试图强调义和团反抗洋人的正义性[18]；一些网友疑惑“美国人人持枪，为什么不站起来反抗”，继而仿照“东亚病夫”，将美国人称为

“北美懦夫”，嘲笑美国人民不敢反抗。于是产生了“义和团”和“北美懦夫”两个热词，充分地凸显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20]。**但实际上这是黑帮与保守派小资的老调重弹，是在掩盖中特政府的帝国主义本质，是在用革命先烈的事迹包装自己的合法性**。当代的美国群众并非不敢斗争：1月7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枪杀了美国作家古德，引起群众的愤怒[21]，1月23日，为了抗议ICE暴力执法，明尼苏达数万名群众进行集会游行[22]；抗议中，美国护士亚历克斯又遭到ICE枪杀[23]，到1月31日，全美有46个州发起了超过250场罢工罢课行动[24]。而在中国，黑帮严酷的政治专制导致群众极度的不觉悟，许多群众不知道如何组织起来、如何进行斗争，形势更加不开展，群众自发斗争的次数与烈度都逊于西方国家，少有数万人规模的抗议或是全国范围的游行罢工发生。

但是也要看到，在讨论爱泼斯坦文件和“斩杀线”时，部分群众表达了对美国民众的同情、对中国革命史的追忆、对“美国革命”的想象，甚至有零星的个人自发到外网呼吁革命[25] [26]。这是因为中国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在学校教育中了解了近代史，知道中国革命的历史，模糊地知道“有压迫就有反抗”的道理，这种民主主义情绪当中也蕴含着革命的潜力[27]。江油斗争[28]、新蔡斗争[10]、易力升罢工[29]等事件，也凸显了群众斗争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革命左翼逐步确立了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必将一天天强大起来，越来越成为一支自觉的政治力量。通过坚持不懈的政治灌输和组织工作，我们一定能够将群众模糊的情绪，转化为朝向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冲天怒火。而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的无产阶级也一定会与各国社会主义者、觉悟工人一道，投入到消灭欧美资本家、解放全世界的伟大斗争当中。

同志们也应当意识到，当前我们的革命工作仍然不开展。黑帮通过一次事件就在小资群众中掀起了民族主义的狂欢，群众模糊的同情和革命情绪也被引导到了“拥护政府”的立场上去。而革命左翼对先进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对群众开展宣传鼓动的工作道阻且长。面对这一情形，我们更要将对美国民众的同情、对欧美资产阶级的仇恨、对中特黑帮的仇恨转化为革命的动力，坚定地推进革命工作。办政治报、培养觉悟工人，为了建党而奋斗！

[1] 前进报《短评丨斩杀线：讲好外国恐怖故事》 https://telegra.ph/Alice-01-02-82

[2]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爱泼斯坦档案

[3]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m2m879neljo

[4] 爱泼斯坦文件：300万页新公开档案披露了什么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1wzx50ygp1o/simp

[5] https://www.justice.gov/epstein/files/DataSet%2011/EFTA02706746.pdf

人们猜测文件中的“9yo”表示“9 years old”。

[6] https://www.justice.gov/epstein/files/DataSet%2010/EFTA01844869.pdf

[7] 爱泼斯坦案持续发酵 大西洋两岸陷入“风暴眼”
https://www.news.cn/20260209/3f852ee715c94042853148063f4b0429/c.html

[8] 涉外国政要，国内名流，爱泼斯坦牵出更多人！ https://www.jfdaily.com/wx/detail.do?id=960081

[9] 外媒观察丨金钱铺路、权钱勾连，爱泼斯坦案暴露西方精英层的双重标准
http://news.china.com.cn/2026-02/09/content_118325313.shtml

[10] 前进报《短评丨新蔡斗争中的民主派传单》 https://telegra.ph/Democrats-Leaflets-in-Xincai-01-

25

[11] 前进报《时评丨为一小撮京城权贵，让河北老农冻馁而亡》 https://telegra.ph/hebei-farmer-freeze-to-death-02-03

[12] 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

[13] 湖南省“四光”市委书记李亿龙：看上的女人都要占有，女保姆都不放过！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DVRFD6M0539VVUW.html

[14] 王振华猥亵女童案冲击波 https://paper.people.com.cn/zgjjzk/html/2020-06/30/content_1995426.htm

> 该案的另一被告人周燕芬称自己曾**长期给王振华提供女性**，不过以前都是成年女性，这次她以为是“王总的口味变了”。在该案中，9 岁女孩遭王振华侵犯后，王振华就给周燕芬转了10 万元，这是起诉书上承认的事实。

[15] 重磅：周燕芬才是打开王振华猥亵案层层迷幛的钥匙 https://news.qq.com/rain/a/20200622A052RK00

[16] 骇人听闻的上海“小红楼”：性奴、被迫卖淫、取卵、生子…难以置信却是事实 https://i.ifeng.com/c/8BjHprVvuuy

[17] 上海“小红楼”，魔都隐藏 20 年的淫窟，主谋身份让人没想到 https://zhuanlan.zhihu.com/p/5648870597

[18] 现有的“食人”证据并不能坐实。声称看到富豪食人的人被美国司法部标记为“自称是受害者”而非“受害者”（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p61BiEdr/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01132956975136818/answer/2001733269411083092），调查原件被删除（https://www.justice.gov/epstein/files/DataSet%209/EFTA00147661.pdf），网上流传的“鸡肉和冷冻婴儿并列”的图片实际上是德国艺术家创作的图片，与爱泼斯坦无关（https://rumorscanner.com/en/fact-check-en/epstein-files-chickenman-image-fact-check/189773）。但爱泼斯坦一些邮件中的表述确实令人生疑。

[19]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capital/00.htm#1

[20] 网络上相关的视频很多，在此只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CfoB4E6z/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vFTzkE2W/

[21]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勒妮·古德之死

[22] 美国明尼苏达州抗议针对非法移民的暴力执法 https://www.zaobao.com.sg/news/world/story20260124-8157010

[2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亚历克斯·普雷蒂之死

[24] 全美反 ICE 示威升溫！各地串聯罷工罷課 https://www.msn.com/zh-tw/news/world/全美反 ice 示威升溫-各地串聯罷工罷課/ar-AA1VnS6H

[25]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vFhzfEyk/

[26]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E6sBUEqw/

[27] 显然黑帮和保守派小资极力地想将其引导到“还是中国好”的民族主义立场上面去，但不可否认这种情绪本身确实存在。

[28] 前进报《时评丨专制政府的暴行与江油群众的怒火》 https://telegra.ph/Jiangyou-protest-08-05

[29] 前进报《短评丨易力声罢工的口号与诉求》 https://telegra.ph/Yilisheng-Strike-12-10

短评丨黑帮两会中的三种提案

2026 年 3 月，黑帮的一众政治演员们又在“两会”这场年度滑稽剧上粉墨登场。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们指出，中特黑帮的两会有着几个重要特点[1]：1.在代表选举方面，毫无民主可言，表面宣称选举，实际上对试图参与的群众进行残酷镇压；2.在阶级构成方面，黑帮官僚和资本家占据绝大多数席位；3.在提案内容方面，为资本主义和专制政府服务，执行情况完全是黑箱。这充分说明中特黑帮的两会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政治作秀。而这两年以来，中特黑帮两会的根本特点毫无变化，对群众的镇压甚至变本加厉。在“光鲜”的舞台之外，是冷酷的专制政府和凶恶的警察，3 月 7 日，当黑帮的代表们忙于空谈时，北京的上访群众还在冒着寒风和大雪排队[2]，广东的群众则因为政府禁放鞭炮而和警察爆发了激烈冲突[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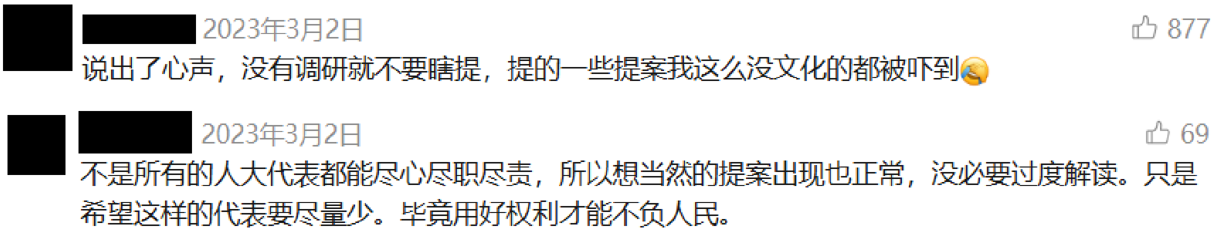
管控和镇压是黑帮加强专制的“硬手段”，两会中出现的种种提案则是黑帮麻痹群众意识的“软手段”。这其中有三种提案最值得注意：

第一种，**改良提案**。如人大代表毕利霞、郭凤莲等都建议提高农村养老金[4] [5]，人大代表田轩建议探索“四天半工作制”，大周休息 3 天、小周休息 2 天[6]等。这类提案看似符合群众的需要（但也只符合群众眼前的经济利益！），具有一定迷惑性。尤其在今年，改良提案明显增多，这是黑帮在为愚弄群众而作秀。第一，群众的不满情绪的确存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深重压迫，使群众生活困苦，近年来，群众的维权意识不断增长，维权舆论和斗争次数也逐渐增多[7]。第二，黑帮意识到群众的愤懑日益加剧，感受到舆论压力，于是做出表面姿态，试图通过口头上的让步来巩固统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8]：“假让步和某些看来似乎重要的‘迎合’社会舆论的措施，是任何现代政府，包括俄国政府所惯用的一套手法，因为经过许多世代俄国政府也已经认识到，无论如何必须重视社会舆论，经过许多世代它已经培养出一些善于在内政方面施计弄术的国务活动家。”第三，黑帮对群众装模作样的“垂青”，经过官方媒体宣传鼓吹，影响力进一步扩大[9]。于是，两会上的表演转化为铺天盖地的宣传，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可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改良是雷声大雨点小，就拿农村养老金来说，黑帮代表建议将养老金从 100 元提高到 500 元或 700 元，但几乎同一天，中特官媒却高调宣布：“提高 20 元！”甚至有些地区提高了 30 元，还要强调一句“增幅快于全国”[10]。一边进行虚伪的表演，一边对微不足道的改良大肆鼓吹，惺惺作态的黑帮是多么的丑恶！

我们要强调，应当正确认识可能出现的三种改良。其一是假改良，黑帮承诺的改良绝大多数都是这样，**仅仅口头承诺但根本不实施**，这只能表明他们是一伙无耻的政治骗子。其二是所谓的“真改良”，这种改良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倘若黑帮真的做出一些改良举措，这也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这种改良是模糊群众意识的鬼把戏，虽然短时间内改善了群众的生活，但却使一部分群众相信政府真能为他们“做主”，**加剧了群众的不觉悟；**并且应当意识到，在专制统治下，不能期待政府主动做出改良，即便是最微小的改良，不经过群众的斗争，也绝不可能争取得到。其三是迫于革命的改良，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它一方面凸显了群众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会使革命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发生动摇。无论哪一种情况下，革命左翼都要**坚持向群众进行政治揭露，暴露黑帮的真面目，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就像列宁所强调的[8]：“……只有时刻记住“最终目的”，只有从总的革命斗争的观点来评价‘运动’的每一个步伐和每一项各别的改革，才能够保证运动不迈错步和不犯可耻的错误。”

第二种，**雷人提案**。如政协委员于本宏建议禁止 16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11]，人大代表张全收建议中小学周边 200 米禁设台球厅[12]。这类提案往往有“爆点”、博人眼球，容易引起争议，同时使人产生“荒诞”“不切实际”的第一印象。黑帮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本就尸位素餐、不食人间烟火，

讲出“何不食肉糜”正是他们的常态。更重要的是，不能忘记，报道“雷人提案”的官方媒体也是黑帮的喉舌。而“雷人提案”的出现，一方面转移了群众的注意力，使群众在争议话题上耗费精力、将不满情绪集中在少数代表身上、认识不到整个中特黑帮政府的反动性；另一方面，“雷人提案”也使得受黑帮蛊惑的群众怀疑民主制、担心民主选举会选出更多“雷人代表”[13] [14] [15]，进而倾向于拥护中特黑帮自身（见下图）。因此，“雷人提案”实际上起到了转移矛盾、抹黑民主制度、巩固专制统治的效果。



有关“雷人提案”现象，一些网友的讨论

第三种，**鸡毛蒜皮提案**。如人大代表许忠建议多请外国明星办活动促进本地消费[16]，人大代表樊芸建议将《物业管理条例》改名为《物业服务条例》[17]。这类提案往往聚焦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的议会本来就是清谈馆，真正重要的决策都是在幕后做出的，而黑帮的两会则更加有名无实，代表进行清谈也谨小慎微，只能对一些完全无害的细碎事项发表观点，由此产生了鸡毛蒜皮提案。而对群众而言，“鸡毛蒜皮提案”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请外国明星还是请中国明星”“请 A 明星还是请 B 明星”“管理和服务哪个词更好”等无聊的问题上，使不觉悟的群众误以为这种无意义的清谈就是政治生活的常态，进而忽略“革命”“政治自由”“组织”等重大的、关键的问题。不难看出，“鸡毛蒜皮提案”是在缩小政治生活的范围，诱导群众远离真正的政治。

黑帮两会中的三种提案，每一种都是麻痹群众的毒药。专制政府的统治一天不瓦解，愚弄群众的政治表演就一天不会停止，人民群众的苦难就一天不会减轻。一切遭受压迫的劳动群众都应该认识到，专制政府的同情和改良措施是**等不到、盼不来的**，只有追随社会主义者和觉悟工人的步伐，以**革命手段**推翻专制政府，建立劳动者联合专政，直至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使自己真正摆脱压迫，成为国家的主人！

[1] 前进报《时评丨两会：中国的年度戏剧》 https://telegra.ph/Two-sessions-the-annual-drama-of-China-03-31

[2] https://x.com/whyyoutouzhele/status/2030946697753366684

[3] https://x.com/whyyoutouzhele/status/2030952159626527167

[4]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KPSzTExf/

[5]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qPmzTEht/

[6]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cPhzoEkJ/

[7] 深耕纪《打工人觉醒：在困境中成长，在抗争中进步》 https://mp.weixin.qq.com/s/KTQEGkOkGQ_vQ3UWiDFvgg

[8] 列宁《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5/004.htm

[9] 新闻媒体都应是社会正能量的放大器 http://media.people.com.cn/n/2014/0116/c192362-24138604.html

[10] 再提高 20 元 城乡居民养老金进入加快提升阶段 https://www.cnr.cn/mspd/sywzl/20260309/t20260309_527546899.shtml

[11]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ZPNzXE1A/

[12] 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建议中小学周边 200 米内不得设立台球厅｜代表在这里 https://www.sohu.com/a/994338531_120952561

[13] 前进报《短评丨百万人选班长：什么是真正的选举？》 https://telegra.ph/Li-Hao-and-Vote-and-election-10-01

[14] 前进报《论民主制度（上）》 https://telegra.ph/On-Democracy-Part-I-04-07

[15] 前进报《论民主制度（下）》 https://telegra.ph/On-Democracy-Part-II-04-18

[16] "美美与共"，用一场演出激活消费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603/t20260307_452415.html

[17] 变"管理"为"服务"！樊芸代表关于物业条例更名建议获得住建部高效回应 https://www.jfdaily.com/sgh/detail?id=1718618

时评丨谁犯了躺平罪？

> 诸多案例显示，反华敌对势力高举“躺平”旗帜，正“努力”地侵蚀中国青年的思想。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境外组织资助各类反华媒体、智库，炮制“奋斗=被剥削”“阶层固化=努力无用”等叙事；某境外组织大力资助“躺平网红”，批量生产“躺平即正义”“反内卷=反剥削”短视频，系统性开展“躺平洗脑”。
>
> ——《煽动“躺平”的他们，正忙得脚不沾地》[1]

中特黑帮政府在五一劳动节前夕，再次搭起高高的戏台，给自己排了一出十足的丑角戏——把青年劳动者拒绝“内卷”、选择“躺平”这一社会现象，故技重施怪罪于“境外势力”，本想利用蹩脚的国家主义表演再次哄骗群众，却不料群众毫不买账，纷纷“倒戈”把矛头转向了中特政府自己，真是应了它那句口头禅——**“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然而，“躺平”这一社会热词反映了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新兴的人生选择，并不仅仅只是“令人叫好”或是“值得批判”那么简单。它既表明了中特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愈发激化，也展现出小资产阶级深深的阶级局限性。

一、黑帮的一出政治滑稽剧

在过剩危机逐渐恶化、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的社会中，中特黑帮政府的表演可谓是越来越拙劣了！之前，他们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2]这样的借口来掩饰危机，用“发展才是硬道理”模糊群众的视线；再后来，他们把过剩危机怪罪于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3]，让不觉悟群众被国家主义冲昏了头脑；如今，黑帮在理论上已经黔驴技穷，发明不出新的鬼话来解释现实矛盾，只能又一次把矛头甩向所谓的“境外势力”，这说明**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迫使他们必须公开宣称：凡是妨碍资本剥削的都是敌人，没有放松剥削的余地了，阶级矛盾已经丝毫不能调和了**！早在 2025 年 11 月，黑帮首脑习沙皇就曾下令“坚决打击网络乱象污染社会风气”[4]，宣传“躺平”的博主遭到封杀，专制制度的嘴脸显露无疑；这一次，黑帮更是不遗余力地把“躺平”妖魔化，大动干戈请出了**“国家安全部”**来发文，煞有介事地说什么**“将民族未来拱手相让”、“动摇社会的价值根基”**，仿佛“躺平”真的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其实是专制政权的安全），仿佛再“躺平”下去，人人都会成为“叛国的罪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首先，中特在中央层面把躺平提升到“国家安全”高度，意味着专制制度对群众不满的恐惧达到了新高，哪怕对于群众**最微小**的抗议也要扣上**最沉重**的帽子；其次，“国安部”这样的直接暴力机关越来越频繁地直接介入意识形态宣传领域，标志着中特政权的专制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甚至就连小资最颓废无力的“躺平”也要“犯罪化”、“敌国化”，这明显是为后续的暴力镇压找了一个“充分”的理由！

不知大家是否记得，黑帮政府一方面对劳动者用警告、威胁等手段，高喊“禁止躺平”；另一方面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屡次劝告企业之间不要内卷，说要“深刻认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害怕企业家们“多败俱伤”、“带来严重债务风险和发展不可持续问题”[5]。看吧！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中特政府此时竟如此苦口婆心，如此关切至深，如此贴心呵护，字里行间满是对企业利益的关切，对资本安全的保护，对市场秩序的捍卫！而反过来，面对被压榨得苦不堪言的劳动群众，他们却一边自诩“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一边对劳动者面对房价、教育、医疗的绝望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不惜撕下伪装、獠牙毕露，派出暴戾残忍的专制警察镇压维权劳动者，毫不手下留情，将密不透风的监视网络铺满每一处角落，死死掐住群众发声的喉咙！删帖、封号、监控、恐吓、镇压，暴戾的专制机器启动得何其迅速、何其高效！黑帮正如它口中的“境外势力”一样，在镇压劳动者时“正忙得脚不沾地”呢！他们维护自己的阶级地位、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也是从不“躺平”的！看吧！任何人只要这样一

对比，都不难看出**黑帮政府的身份正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

群众没有那么好糊弄，他们绝非看不到黑帮的这一丑恶面目。这次事件中，性别对立、地域对立、满汉民族对立一时都消失了，被各种派别影响的群众，对黑帮的这次拙劣宣传都不买账。他们看明白了，黑帮政权不过是又使出了“转移矛盾”这一招；他们也开始意识到，矛盾根本不在于任何外部势力，而是在于政府本身；一部分群众更是自发地以“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社会问题。可见，黑帮的这一拙劣的手段，不仅没能如愿以偿地把群众哄骗住，反而**展现出了民主革命的潜力**，给一部分沉浸于错误对立（比如男女对立和满汉对立）的小资产阶级提供了精妙的反面教材，开展了一次生动的政治教育！群众自发地开始抗争：他们在网络上发表对中特政府的讽刺和痛骂；他们更加积极地揭露企业剥削、呼吁改善劳动条件……

然而，黑帮的这一类偶然的“宝贵招供”，对群众虽有一定教育作用，但绝不足以把他们提升到自觉革命的水平。我们看到，依然有一部分人认为，只要中特政府认真执行劳动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依然有人将其根本原因归咎于美帝“压制”，认为国家缺乏高附加值产业，所以劳动者不得不内卷；还有人妄想回到那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繁荣期。这种摇摆和幻想，深深体现了“躺平”话题背后的**小资产阶级**势力是主要的，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阶级分析。

二、“躺平”的小资与不会躺平的工人

“躺平”，是与“奋斗”相反的一种人生选择，其特点是降低追求目标、减少竞争意识、减少劳动与消费，例如不进行任何额外工作（如主动加班）、拒绝透支未来三十年劳动去买房买车、不结婚不生孩子以避免生活质量下降等。从“躺平”一词的具体内容，我们便能看出这**完全是一波小资产阶级的舆论潮**。

首先，从阶级构成上看，在网络中发声想要“躺平”的，大多数都是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白领、自由职业者、小规模创业者等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成长于资本主义繁荣期，曾经相信“努力就会有回报”、“奋斗就能成功”，曾经**渴望阶级上升**，后来被资本主义危机中巨大的竞争压力所吓倒，才选择了“躺平”这一种方式进行自保。

其次，从斗争性和政治性上看，躺平小资所做的一切决定完全只是“认命”而已，这几乎只会影响**自己个人**的人生走向，也就是说，“躺平”完全是**自我保护的个人主义手段**，不仅反抗不了专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甚至不能对某个特定的资本家起到任何抵抗作用，**完全称不上是一种“斗争”**。另外，小资的“躺平”行动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口号**，甚至不如自由派孤狼式的举标语行动[6]，且广泛存在着极其幼稚的政治幻想——靠掀起一股“开玩笑”式的“躺平”舆论潮来“迫使”专制政府“看到劳动者的困境”，从而“改善劳动条件”；或是被自由派牵着鼻子走，相信“自由主义能带来更好的劳动条件”！

第三，从组织性上看，躺平小资彼此之间也几乎不能建立任何**线下的、持续的、实际的组织联系**，他们只会停留于原子化的状态，除了通过在网络上点赞、评论来附和彼此，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小资没有组织，又没有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怎么可能真正形成有战斗力的现实力量呢？

第四，从最终结果上看，选择“躺平”的小资产阶级并没有真正无产阶级化，他们仍然能够维持相对平稳而清闲的生活，能够勉强维持自己的阶级地位，这已经能够使他们过上“悠然自得”的生活，本质上与先前渴望阶级上升的小资相比**没有任何进步性**。此时，倘若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要求他们采取更具战斗性的斗争手段，他们也必定会犹豫踌躇，舍不得自得其乐的平稳生活；而反过来，倘若此时资产阶级给了躺平的小资一些好处，小资马上就会成为他们的附庸，也会毫不留情地替他们镇压起义工人，正像 1848 年法国和德国的小资产者一样。

综上四点所述，**“躺平”这一手段，是最消极的、个人化的、非政治性的自保方式**，且根本称不上是一

种“斗争”，它是小资缺乏组织、缺乏力量、缺乏自觉性、缺乏斗争手段的体现，是小资充满个人主义、充满幻想、充满妥协的体现。尽管“躺平”思潮为黑帮所反对，但毫不妨碍它本身仍然是一种反动的、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思潮！

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则与上升希望破灭的小资产阶级不同，他们没有意愿躺平，也不可能躺平。从经济地位上看，工人阶级一无所有，生存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以超长时间超高强度的劳动来维持工人阶级家庭的再生产。工人在大工业中培养了组织性，他们对社会生产方式和资本家剥削手段感触最深，他们相信自己有光明的未来并且愿意为之而斗争，所以他们不会像幼稚的小资产阶级一样在网络上呜呼哀哉、悲天悯人，而是一开始就能意识到**个人逃避与消极自保不可能改变制度、不可能解决问题**。他们能够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历史上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无一不是强调纪律、强调组织、统一指挥！我们还看到先进工人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怀有相逢恨晚的感情”[7]，会“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8]，而左翼革命者将会把这种自发性变为自觉性；未来，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将会拥有更加强大、强大到能改变社会制度的力量，要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完全决裂，彻底消灭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这就更加不可能在面对统治者和投降派的斗争中“躺平”！

当然，极少数的落后工人也遭到了“躺平”思潮的侵蚀，例如干日结零工、“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即广东深圳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附近的游民无产者），靠着公园露宿、泡面和网吧过着极低再生产成本、极低欲望的生活。他们同那些小资一样也选择了消极自保，除了个人、家庭等因素外，也还在于左派目前没有力量去做这部分工人的工作。但无论如何，工人阶级始终是最先进、最有力量的阶级，革命者的工作当然应该从**先进工人**做起。

三、革命者绝不躺平

一百多年前，列宁同志就辛辣地批判过市侩阶层中泛滥着的“生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学校里受摧残”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而这种口号显然在今天的小资产阶级中又复活起来了！我们看看列宁是怎么说的[9]：

> “……生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受摧残……”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吗？为什么不是为了让他们比我们更好地、更同心协力地、更自觉地、更坚定地去同摧残和毁灭我们这一代的现代生活条件作斗争呢？？
>
> 小资产者看到和感觉到自己要完蛋了，日子愈来愈难过了，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愈来愈残酷无情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愈来愈没有出路了。……但是他们是怎样表示抗议的呢？他们是作为**必遭灭亡的、对于自己的将来感到绝望的、受压抑的和怯懦的阶级的代表**来表示抗议的。于是没有办法，**只好少生孩子**，免得也象我们那样受苦受难，也象我们那样受穷受屈辱，——这就是小资产者的叫喊。……新马尔萨斯主义是**落后的利己的市侩夫妇的思潮**，他们恐惧地嘟哝说：上帝保佑，让我们自己勉勉强强地维持下去吧，至于孩子最好不要。
>
> 觉悟的工人远不是这种观点。……我们比我们的父辈斗争得出色。我们的子女将比我们斗争得更出色，而且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工人阶级不会在斗争中灭亡，而会在斗争中成长，巩固，壮大，团结起来，受到教育和锻炼**。……我们已经在为新的大厦奠定基础，我们的子女将把它建成。

今天的我们，面对中特政府日益加剧的专制压迫，以及极为有害的小资产阶级“躺平”思潮，当下的任务有且只有组织、教育、斗争！

首先，在这一思潮中我们能看到小资劳动者受到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压迫，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

运动的后备军和同盟者。我们更要认识到，能够使他们成为革命力量的前提是**无产阶级自身首先形成坚强的组织**，即**组建革命政党**。因此，革命者要尽快组织起来，建立地方小组，并沿着列宁主义的全国政治报建党路线加速前进！

其次，我们必须坚决批判小资产阶级“躺平”这种个人化、消极、非政治化、非斗争的自保手段的软弱与妥协性，坚决批判他们仍抱有的改良幻想、国家主义幻想和重回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幻想。小资成为革命力量的另一前提，是他们必须要**彻底摒弃**“躺平”这种软弱的、反动的思想，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和资本主义、专制制度作**真正的斗争**。

另外，我们还应当加快工人工作，阻止“躺平”这类小资产阶级思潮在工人中的传播，不能让“躺平”污染了工人的头脑，不能鼓吹“怠工”这种一时的、合法的、消极的经济主义手段，决不能“不去号召前进，号召巩固革命组织和扩大政治活动，而去号召后退，号召专作工联主义的斗争”[10]，更不能幻想所谓“采取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躺平就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的一种很好的方式”[11]，而是应当**坚决把“躺平”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潮**（有时候还是掺杂了少量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思潮）**和真正的革命无产阶级意识、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在一开始就对工人做政治灌输，用广泛的现实材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工人进行宣传鼓动和政治教育，尽快培养先进工人，建立秘密的工人政治小组。

当然，我们时刻也不应忘记向全体劳动者揭露黑帮的剥削和压迫，揭露黑帮用国家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转移矛盾等手段欺骗不觉悟群众！同志们，现在是全国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绝不是我们躺平的时候，让我们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向着建党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吧！

[1] 煽动“躺平”的他们，正忙得脚不沾地 https://news.cctv.com/2026/04/28/ARTIYaYCRn5wqPeWkgcYxLSS260428.shtml

[2] 人民日报：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0330/c1003-29897549.html

[3] 海关总署：不存在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5/0113/c1004-40400890.html

[4] 中国发布网红负面行为清单包括宣扬躺平 https://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251227-8020007

[5] 深刻认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https://www.qstheory.cn/20250629/6d682af56d64487f817084e890fbcdfd/c.html

[6] 前进报《评自由派、民主派抗议活动：举标语怎能是真勇士？》 https://telegra.ph/Liberalism-activity-11-22

[7] 列宁道路《工人通讯丨一位工人从迷茫到觉悟的自述》 https://telegra.ph/Worker-Newsletter--A-Workers-Autobiography-From-Confusion-to-Consciousness-09-16

[8] 列宁《论党的改组》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2/017.htm

[9] 列宁《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3/079.htm

[10] 列宁《怎么办？》第二章第二节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6/005.htm

[11] 重读《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和对躺平的再思考 https://redchinacn.org/article.html?

id=51748

社 会 矛 盾

评金融爆雷：破除暴富幻想，打倒中特黑帮！

1 月中旬，深圳水贝黄金交易市场发生一起投资平台爆雷事件。因购买的黄金无法折现，数百名投资者来到“杰我瑞”的公司门口进行维权，要求赔偿，意料之中地遭遇深圳警察驱散[1]。他们“购买”的不是实际的金条，而是平台私自发行的“一张纸”，这张纸允许小资产阶级利用较少的定金购买几十倍于定金的黄金，靠金价涨跌赚取差价，性质如同赌博。一旦入局，不止散户，就连一些平台也有亏得倾家荡产的时候[2]。早在去年年中，这类期货[3]就陆续传来暴雷的风声[4]，可是投机者却前赴后继地砸钱入场，试图从金价狂飙猛涨中分一杯羹。不只是黄金期货，在地产信托[5]、P2P 网贷[6]等领域，处处能看到号称“官方背书”、“短线高回报”、“稳赚不赔”的理财平台卷款跑路，投资者则落得血本无归的境地。那么，为什么在官方铺天盖地的反诈宣传下，金融诈骗依然大行其道？

根据公开新闻报道，金融诈骗的受害者，往往是有一定积蓄的小资产阶级，例如互联网从业者、小业主、退休老人等等。他们的头脑中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宣传带来的投机心理和暴富幻想，有些人还面临着大资本的压迫，时刻都有滑落为无产者的风险，所以处处抓紧机会增殖自己的资本，以期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的狂风暴雨中得以保全。他们有些钱，但难以直接雇佣工人、剥削活劳动，使手上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正在这焦虑茫然之际，金融平台便拎着花生油上门嘘寒问暖：“你有闲钱？来投资理财吧！保本保息、长期正收益！”在小资产阶级眼中，金融投资能“让钱生钱”，神秘而富有诱惑力；而马克思主义者清楚，“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7]小资产阶级献出货币转化为生息资本，买基金、买期货、放网贷，以此参与社会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期望剥削者吃肉能带动他们喝汤。小资产阶级不劳而获的美梦、工人阶级被掠夺的血汗，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欺诈的肮脏图景[3]。

然而，发财梦只是一厢情愿。这次杰我瑞爆雷事件中，投资者的资金根本没有和实物黄金挂钩，也没有进入生产投资领域，完全是随着国际金价涨跌而盈亏的数字赌博[2]。再比如 2024 年海银财富的 700 亿爆雷，资金全部流向空壳公司和虚假资产[8]。更著名的 2018 年 P2P 网贷爆雷潮，许多平台实际是在做自我融资，或者拆东补西的庞氏骗局[9]。列宁时代的金融家们不会想到，他们的后辈甚至不需要和工业资本搏斗，就轻松实现了剩余价值在投资者和平台之间的完全再分配。

金融平台屡屡爆雷，小资则痛愤道：“为什么国家不管管呢？”然而，与我们曾讨论过的电信诈骗一样[10]，**金融诈骗的幕后黑手也是中特**。应该认识到，作为**最大的金融贵族和地主**，中特非但不是打击金融诈骗的“人民卫士”，反而正是金融诈骗的主推手，他们出于自身的利益，必然参与并主导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收割。很多金融骗局的背后都有中特官僚的身影。P2P 网贷和“共享经济”，作为“金融创新”、“互联网+”的成果，受到时任黑帮总理李克强的大幅颂扬[11]。2014 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要求，如同和群众呼喊“发财吧！”。小资群众见到权威首肯，又天天收到央视、网络的广告轰炸，自然相信了自己能靠金融平台，在浩浩汤汤的资金流转中发财致富。此时中特对平台放任自流，地方官员和平台商人钱权交易，提供“官方”、“国资”担保，进一步增加了受害者数量。红顶商人施建祥的快鹿集团，便是其中优秀代表[12]。等到 2018 年，上万亿元的 P2P 平台资金断裂，全国数百万投资者倾家荡产，中特便迅速切割了自己和“非法集资”平台的关系：“投资有风险嘛！”等到已成无产者的小资进京上访，中特便派遣黑皮打手，用不体面的方式让他们“体面”地噤声。他们不仅被警察暴力殴打，无奈回家后还要被监视盯防，媒体封锁他们的消息不说，就算绝望自杀还要被强行火化，活路没有，死路也不留[13]。2025 年底爆雷的浙金中心，开始也是由浙江省和宁波市牵头成立的国资金融交易平台，可谓根正苗红；但当资金链出现问题后，国资便悄无声息地退场，由民间资本替代，闭环自我融资，直到爆雷跑路[14]。在整个过程中，黑帮政府和大资本家只损失了一

点（本就少得可笑的）信誉，就赚得盆满钵满，而小资上访者则又一次“心甘情愿”地挨了警棍。

可见，**金融爆雷频发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痼疾，而中特黑帮则是罪魁祸首**。这背后是**小资产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骗局的最大受害者，小资对中特的不作为和物理打压深感绝望，P2P 骗局中一名自杀者的遗书，曾在各个维权群里广泛传播：“这个国家太令人失望……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爱国爱党，有集体荣誉感，一下三观全毁了。我没有力量跟他们抗争，平民太弱小。”结尾是无助的呐喊，“人民的名义在哪里？”[15]作为革命左翼，我们可以指出，中特和资本主义才是一切骗局的元凶。小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中本就孤立分散，诉求不一、缺乏组织，更是只有上访、静坐、威胁自杀几种手段可用，自然显得“弱小”。而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反对专制政府和资本主义的最彻底的力量。革命左翼一方面要向广大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揭露，另一方面也要争取在斗争当中领导小资产阶级，使其从简单的“讨回欠款”转向**反对黑帮政府和整个垄断资产阶级**。具体而言，受金融爆雷冲击的人，既有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如海银财富 700 亿爆雷事件中的 5 万“高净值用户”[8]），也有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如亏光 26 万被迫卖血的淘宝店主[13]），并且小资产阶级上层常常指望黑帮政府出面干涉，使得抗议活动更加软弱无力；在斗争中，我们的做法是，团结并领导小资产阶级的下层，而对于投机倒把的小资产阶级上层，则丝毫不给予同情，而是要防止他们可能倒向中特、祈求黑帮垂怜的行为；我们要将矛头指向黑帮政府，坚决地将斗争进行下去。一切遭受中特欺辱的小资产阶级应该认识到，“一夜暴富”只是幻想，贪婪的资产阶级和冷酷的黑帮才是面前的现实，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将毫无出路，必须转到无产阶级的方面来，以革命推翻中特专制，实现社会主义。而革命左翼为了能够向无产阶级进行广泛地宣传鼓动、为了能够抓住机会领导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必须怀着紧迫感投入到培养觉悟工人、建立地方小组、办政治报的工作当中，向着建党的目标坚定不移地迈进！

[1] 有片｜深圳黄金交易平台「杰我睿」疑爆煲　百苦主围水贝爆警民冲突 https://global.hk01.com/即时中国/60316690/有片-深圳黄金交易平台-杰我睿-疑爆煲-百苦主围水贝爆警民冲突

[2] 十万一天“归零”，困在数字里的黄金赌徒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592514

[3] 前进报《政治经济学（六）：老板如何用你的存款剥削你？》 https://telegra.ph/Political-Economics-6-Deposit-04-08

[4] 【民生调查局】崩盘的黄金私盘对赌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5/12-07/10528688.shtml

[5] 中国房地产危机如何导致“最安全的投资”爆雷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31229/citic-trust-china-property/

[6] 治道丨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风险与监管：以 P2P 网贷为例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513407

[7]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3 年 1 月 24 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10/257.htm

[8] 突发！海银财富被立案调查 多人被抓！700 亿元“资金池”爆雷 大部分资金去向不明！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409113180934691.html

[9] P2P 雷暴潮：谁制造了中国的“金融难民”？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4954240

[10] 前进报《时评丨诈骗头目老巢身在何处？绝非缅甸而是专制政府！》 https://telegra.ph/Cheater-

not-in-Myanmar-04-15

[11] 新闻联播首次大幅报道 P2P 引起传统银行关注 https://www.chinanews.com/fortune/2015/03-23/7151655.shtml

[12] 出逃海外的施建祥圈錢術：官員站台 328 家公司織網 https://www.hkcd.com.hk/content/2018-07/04/content_1094804.html

[13] 「被噤聲」的中國 P2P 受害者：抗議遭毆打、回家被監控，只好自殺留下遺書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3750

[14] https://x.com/whyyoutouzhele/status/2001948117604983165

[15] 浙江 P2P 投資者自殺 官方全網查刪訊息防發酵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p2p-09082018105338.html

时评丨埋在地下的山西矿工和暗无天日的专制统治

“我挖的不是煤，是大会堂的金迷纸醉”——双鸭山工人之歌《我挖的不是煤》

又是安全事故！浏阳烟花厂三十几位工人在爆炸中去世还不到二十天，阿拉善左旗五十几具工人的尸骨还埋在矿山下面，5 月 22 日山西留神峪那漆黑的矿洞又吞噬了八十多条工人的生命！

这次事故给人极深的印象，每一印象背后都是中国专制统治下资本主义的现状。

印象一：近两年安全事故频频发生，重大伤亡报道不绝于耳。甚至就在矿难发生前的 18 天前，5 月 4 日还发生了浏阳花炮厂的惊天爆炸，造成 37 人死亡！光是 2026 年一季度就有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3258 起、死亡和下落不明 3122 人。就在黑帮还在吹嘘“一季度中国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同比下降 26.7%”的时候，浏阳花炮厂和留神峪的惨案无疑给了黑帮一记耳光[1]。

为什么近年安全事故如此之多？

经济危机下的生产过剩加剧了安全事故爆发。几十年间煤炭行业的野蛮扩张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产过剩，而近年来的经济危机、房地产垮台等更是使煤炭行业遭遇巨大亏损。房地产市场的一蹶不振严重削弱上游钢焦企业的需求，煤炭企业全行业利润在 2025 年就下降了 41.8%。而在此背景下，留神峪所属的通州集团又压错宝，耗费 30 多亿巨资投入焦煤生产，经营情况更加不妙[2]。资产阶级本就不可能真正重视安全生产，在经济危机下又拼命内卷、压榨工人，更是不可能对安全问题付出一点心思！同时，经济危机下的工人阶级境遇恶化，为了挣扎求生，只能被迫接受恶劣的工作环境，5 月 23 日，一名年轻矿工凌晨 3 点下班分享道“我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矿难，一个是得尘肺病”[3]。这些都使得工人的工作环境隐患无穷，威胁着工人的生命。事实上，疫情后的危机时期，各行业生产事故格外严重，矿难死亡人数也从 10 年代末的每年 300 多人又回升到 500 多人——这还只是中特官方统计的结果[4]。

如果说，事故频发尚不足以暴露黑帮的全部面目，事故发生后官方的反应更进一步撕开了它的画皮。

印象二：矿难发生后，遇难人数模糊不清。资本逐利，害人性命；官员瞒报，推诿责任，令人愤怒！

事故发生后，资本家和黑帮相互推诿，极尽掩盖。官媒最初宣称是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只有 8 人遇难、201 人平安升井。可随着事件的发酵，不仅爆炸被坐实，“平安升井”的 201 人中，竟又有数十人“转安为危”，公布的遇难者猛增到 82 人！面对质疑，黑帮官员又以含糊的理由进行敷衍，称“现场混乱，统计不清”。而事实情况则是煤矿公司并没有给每个工人佩戴定位器，原通报称井下工人有 124 人，但后来核实后才发现实际人数竟高达 247 人。这些“混乱”“不清”的背后是什么？

煤矿事故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摆脱的痼疾。改革开放以来，矿难在资本家的血腥发家史中留下沉重一笔。从上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 10 年代初，每年都有数千名工人遇难。塌陷、冒顶、爆炸……资产阶级控制下的煤矿成为了工人的死囚牢。

资本主义疯狂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家必然漠视工人的安全。如《列宁道路》的读者来稿所说，机器是归资本家所有的不变资本，在价值尽可能多地转移到产品中之前，资本家不愿更新机器；而工人的劳动力是可变资本，相比机器来说非常廉价，因而哪怕是工人因为安全事故失去了生命，资本家也只是随意地将其替换掉而毫不在惜[5]。煤业疯狂扩张的 00 年代，“煤老板”年利润超过 1.5 亿，有工人因事故丧生，就按一条命三五十万私了，原来工人的性命，不过是任意挥霍的消耗品和账本上的数字[6]！

本次涉事的留神峪煤矿，为了增加产量，也曾命令工人挖掉承重煤柱[7]，外包工不携带定位卡、图纸与构造不符，是因为企业长期暗面采煤，这些煤不计入总量，不报税，产生丰厚的“油水”[8]。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今年 1 月份的包钢爆炸事故中，在蒸汽球罐已经严重泄露的情况下，资本家仍然要求继续生产，最终酿成惨剧[9]。对资本家来说，安全事故的赔偿款，只是庞大利润中很小的一部分，工人横流的鲜血、破碎的家庭，都与他们无关。

矿难暴露的安全漏洞揭示出了黑帮政府根本不可能实现安全生产。本次事件中，地方官员根本不能掌握实际的生产情况，或是出于包庇企业，或是担心自己的乌纱帽，地方政府甚至连下井多少人都搞不清楚，怎么能指望这样的政府能保障安全生产呢？00 年代的矿难中，主管安全的官员怒斥涉事煤矿“什么六证齐全，是五毒俱全”，黑帮总理温家宝也多次过问煤矿安全；本次事故发生后，习沙皇又在指挥部署，下面的安全官员们紧锣密鼓布置 6 月的“安全生产月”宣传。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安全生产能否落实是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的反映，改开后无产阶级失去主人翁地位，沦为雇佣奴隶，只能任由黑帮和资本家肆意妄为。一面，官僚要税收和政绩，处处掩盖安全问题以包庇企业；另一面，黑帮为了安抚群众情绪和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不致崩溃，也会制定一些安全规章，但这些安全措施缺乏群众监督，只能剩下欺骗群众的政治表演。安全生产不可能靠黑帮发善心得来，真正的改良只是革命的副产品，只有群众的力量、群众的监督才能换来真正的安全生产。

如果说，前两个印象暴露了黑帮专制统治的日常状态，这次事故的规模则把黑帮专制统治的血腥性赤裸裸地推到台前。

印象三：此次矿难死亡人数之多是近年来罕见的。此次矿难至少有 82 名工人丧生，这是自 2009 年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爆炸事故（108 人死亡）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

这次煤矿事故是黑帮政权性质铁一样的证明，这近百条工人的性命是黑帮欠下的一笔确凿无疑的血债！

工人在黑帮统治下一向忍受着极低的生存条件和极度危险的生产环境。本次遭遇事故的 247 名矿工中，有一半人是外包工，未携带定位卡、在系统中找不到信息，甚至在此前也被长期欠薪[10]。煤矿工人常常在布满毒气的环境工作，带着满脸煤灰吃饭，即便没有遇上瓦斯爆炸，许多人也因尘肺病而生不如死[11]。其他行业的工人生活，又怎能用一个“惨”字形容：4 月，26-28 日三天内，有 4 名外卖员被活活累死；5 月，2 名建筑工因为钢架垮塌坠楼身亡，十多名采摘工因为车辆超载坠河身亡[12]……所有这一切，正是“特色社会主义”统治下工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远非第一次发生，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描绘资产阶级英国的工人生活时就曾指出了类似情况[13]:

> 把成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注定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剑或枪弹所杀死一样的横死，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制他们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来临为止，如果社会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这成千的人一定会成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它仍然不消除这些条件，那末，这也是一种谋杀

无论黑帮怎么鼓吹“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共同富裕”，**工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始终是政权性质的直接反映，上述血淋淋的事实确凿无疑地指出，黑帮是个专制的、资产阶级的杀人政府，这是怎样也抹杀不掉的**。

可惜，群众总是只有在极度骇人听闻的人命数字面前才会对黑帮产生怀疑和质问，才想起来“人命关天”，却没有意识到**在黑帮的大监狱里，每个人都在漫耗生命**。除了煤矿工人的集中死亡，亿万底层群

众难道不是每天都在上述极度恶劣的环境中慢性死亡吗？群众不仅在恶劣的生产生存条件下消磨着自然生命，更在政治专制下缺乏政治自由，长期处于被愚弄、被压抑的状态，政治生命力也在日益枯萎。群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黑帮强大的宣传机器开动的结果，也是群众不觉悟的体现。

革命左派的任务，正是**不让这怀疑和质问又一次落空、退潮**；要把“矿工为什么会死”这个问题，一直追问到“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这个吃人的制度必须怎样被埋葬”的层次；要把分散的、自发的悲愤，提升为对资本主义和黑帮专政的清醒认识，提升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揭露、政治灌输，把每一次血案都变成唤醒和组织工人的教材，把先进工人团结到革命的旗帜下。

我们再也不愿看见工人被活埋在暗无天日的矿洞里了。这笔血债，绝不能靠向官僚和资本家乞求“安全标准”来讨，只能靠工人自己组织起来、推翻这暗无天日的中特统治来还。血债必将血偿，把当官的、当老板的连同这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一起埋葬！才是对留神峪八十二名矿工真正的告慰。

[1] 一季度中国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同比下降 26.7%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6/04-22/10608407.shtml

[2]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HG76NEpw

[3] https://x.com/whyyoutouzhele/status/2058556123385594195

[4]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中国矿难列表

[5] 列宁道路《工厂通讯丨千元罚款太猖狂，革命才是真出路》 https://telegra.ph/Only-revolution-can-eliminate-factory-fine-05-11

[6] 山西煤老板真实生活揭秘 https://paper.people.com.cn/hqrw/html/2008-10/16/content_128343.htm

煤矿老板被指花钱私了矿难 每死 1 人赔偿 36 万元 https://news.sina.com.cn/s/2010-10-11/130721250778.shtml

[7] 子夜呐喊《丧心病狂的煤老板，地位缺失的主人公》 https://at.laborinfocn6.com/articles/101183

[8] 月月检查、多次处罚，没有避免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监管责任为何悬空 https://paper.people.com.cn/rmrb/pc/content/202606/01/content_30160110.html

[9] 应急部披露包钢爆炸事故原因：发现蒸汽球罐严重泄漏仍不停工 https://news.cyol.com/gb/articles/2026-02/27/content_enzZYPT4PO.html

[10] 工劳快讯《山西沁源矿难追踪：外包工、“暗面”与供氧不足的自救器》 https://t.me/laborpower/13755

[11] https://x.com/whyyoutouzhele/status/2058442878612062349

中国劳动趋势《粉尘中的工人：中国尘肺病情况概述》 https://www.laodongqushi.com/chenfeibing-overview/

[12] 野火《四名外卖员被活活累死》 https://t.me/YeHuoVideo/1235

深圳一建筑工地两名工人从 6 楼坠亡？当地住建确认涉事项目有安全事故发生致 2 人死亡，已要求项目停工整改 https://finance.sina.com.cn/wm/2026-05-15/doc-inhxypte8087293.shtml

“6 座车挤进 21 人”：打零工的中老年女性，踏上致命面包车

https://mp.weixin.qq.com/s/QwvoeoNGAJnqwGDx8T11Zg

[13]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1844-1845/index.htm

小 资 产 阶 级

时评丨我们应该怎样悼念坠江的湘雅规培生？

3 月 15 日，一封遗书传遍网络。湘雅医院的规培生孙同学在遗书中泣血控诉其导师长期剥削压迫，强令其在高压的规培临床轮转期间完成各种份外工作，并以不给毕业相威胁。她跳楼被救下后，竟被送往精神科，被扣上“精神病”的帽子。最终在导师“再闹别想从精神病院出来”的恐吓下，她的意志完全崩溃，“意外”坠入湘江，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孙同学为什么离世？

直接原因是**中特医疗体系中的规培制度**。2014 年前后，“规培”制度开始在全国强制推行，规培生需要在各个临床科室间轮转，轮转期间须完成各种考核，36 个月的轮转结束后才能获得合格证书。在中特资本主义中，规培永远不可能达到其所声称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只能成为给各大医院提供廉价奴隶的罪恶制度。一方面，规培生需要承担高强度的临床工作，但又是一些低技术含量的琐碎事务，根本学不到实用的临床技术；一方面，医院认定规培生还是学生，专硕的月补贴加起来只有 1000–2000 元[1]。在如此压迫下，年年都能传出医学生过劳死、甚至在高压下自杀的新闻，更别提那些根本没有登上新闻的无名死者了。

学阀医阀们对自己的学生喊打喊杀，对“自家人”则大开绿灯，全然不管规培等各种培养模式的阻碍。2023 年中山二院出现学生集体患癌事件，导师声称是“基因问题”，连夜拆除原实验室以消灭证据[2]；2025 年“董小姐”事件，更让世人看清所谓“4+4”医学博士的精英培养，培养的反倒是血脉精英[3]。

专制统治的黑暗在孙同学事件中暴露无遗，封禁捂嘴已是惯例，更凶恶的手段是**直接把人打成“精神病”**。孙同学“被精神病”已经不是新鲜事，2003 年 10 月 30 日，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因为帮邻居讨公道、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被乡政府送进了漯河市精神病院，但直到 2010 年才被媒体报道[4]。去年，用烧厂来反抗资本家欠薪的“八百哥”又被警方污蔑为“自幼因家境、辍学等原因较为悲观自闭”、“轻生厌世”[5]。专制政府把不满于现状、有任何反抗意愿的群众扣上“精神病”的帽子，一方面利用精神病院来镇压反抗者，另一方面拿这套说辞来欺骗不觉悟的群众，使反抗者受到孤立。

而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和专制制度统治之下，小资学生有何表现呢？

答案是他们仍然在这个苦海中煎熬着，并且无比期待着“上岸”！他们坚定不移地响应黑帮“不能躺平”的号召而努力内卷，期待自己的努力能卖得高价。正如《十一月评论》的同志正确地指出的[6]：“他们之所以选择承受这必要之恶，正是因为他们期待在‘媳妇熬成婆’之后获得一份正式、体面的工作，既保证他们的经济收入，又能够满足他们对社会声望的需要，并且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不用同无产者为伍，屈辱地承受身边人的鄙视和嘲笑。”而面对孙同学的死，他们不过是流下几滴物伤其类的眼泪，又继续埋头走上这条道路了。

然而**小资的梦在这个时代不可避免地破产了**。我们看到资本集中和经济危机之下大量的小业主经营者的破产、大量的非生产雇佣者遭受日益深重的欺压，复旦青年教师手刃书记、卡车司机饮鸩自尽，年年发生的医学生自杀……

小资产阶级面对这个沉重而无力的现实，最终走向自我毁灭。孙同学在毕业无望和导师施压后坠江，曹丽萍在休息室用手术刀自刎，南宁医院在 2024 年 3 月接连两起自杀事件……在沉重现实面前，阶级坠落的风险笼罩了小资，小资别无退路，自杀成为生命的最后出路。这是一种极端的绝望和懦弱，也是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在这个时代失去生命力的表现：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小资产阶级只能在大资本的倾

轧下夹缝求生并日益雇佣化，在资产阶级面前俯首称臣，长期处于涣散、疲惫和日趋绝望的状态，毫无反抗斗争的可能。**死路一条——这是小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下去的唯一可能。**

面对小资受压迫而怨愤离世，革命左翼应当采取何种态度？我们应该如何悼念孙同学？

孙同学的生命逝去了，在她身后，黑暗仍然压在我们头上。黑帮喉舌自然是假模假样地哀悼；略有民主派立场的墙内媒体则把笔墨放在对规培制度的“质疑”上，甚至隐约地把问题引向无关痛痒的学制安排。

而在革命左翼方面，我们**绝不能跟着小资一起献花悼念**。橘子洲头鲜花满地、悼念卡上情深意切，只能表达小资产阶级软弱的伤感和同情。革命左翼如果只限于对孙同学的哀悼，那就只能陷入人道主义的温情脉脉。这里还存在着一种混淆，认为医学生被占有医院“生产资料”的医学资产阶级所奴役，因此他们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这样就模糊了医学生的经济处境和政治立场[7]。是的，医学生在实习期间只能拿着微薄的报酬并且承担巨量的工作，但这绝不是把医学生划入无产阶级的理由。此时的低廉报酬是医学生拿到医生资格的必经之路，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工资收入。在当前制度下，医学生所受的压迫同样也是通向美好前途的苦旅，有这样一个上升的机会，小资甚至甘之如饴。孙同学刚被录取为研究生时难道不是“特别激动和开心”吗[8]？其他同学即便已经目睹孙同学的惨状，不是仍然怀着对前途的憧憬吗？把孙同学当作无产阶级的一员哀悼，无疑会把以上的差异模糊掉，抹杀革命左翼的立场。

革命左翼对小资产阶级的惨状不能漠不关心，而是要坚持不懈地揭露专制政府和资本主义。这绝不是“吃人血馒头”，因为“辱骂和欺压学生、教派信徒、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即无产阶级）的黑暗势力[9]”，将孙同学乃至无数医学生逼迫自杀的教育制度、医疗体系乃至背后的整个专制统治，同时也在压迫着广大的无产者。而“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有所反应，就会今天咒骂书报检查官，明天在镇压农民骚乱的省长官邸前游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干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勾当的身穿法衣的宪兵[9]”。孙同学的逝世是资本主义和专制政府的罪恶，**要坚定不移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黑帮政府的统治，要利用孙同学的悲剧向无产阶级说明现行制度制造的巨大痛苦**。

但是揭露黑暗的同时，必须要**揭露小资产阶级在当前社会中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发展的趋势**，揭露其奋斗上升毫无意义，只能陷入绝望境地，从而**号召他们转到无产阶级方面**。医学生等小资群体长期浸淫于资产阶级制造的“读书改变命运”的幻想中，看不到阶级斗争和历史趋势，历史和现实中医学生群体的斗争也都限于行会经济斗争的水平，因此他们在痛苦中看不到出路，绝望后只有自戕一条路可走。如果革命左翼的力量足够强大，就能向其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向其说明小资产阶级的前途何在，而不是任凭他们浮浮沉沉消磨意志。专制制度下，每天都会有“孙同学”逝世，我们就是要用无数个孙同学的死向小资产阶级说明，跟着资产阶级是死路一条，只有跟着无产阶级才有出路。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坚持不懈地揭露杀死孙同学的凶手，坚定不移地走正确的革命道路以反抗压倒逝者的黑暗，才是对孙同学最好的悼念。

[1] https://www.cmt.com.cn/detail/1467136.html

[2] 前进报《时评丨科研梦碎，研究生出路何在》 https://telegra.ph/Vorwarts-2023-12-06

[3] 前进报《短评丨董小姐事件：上升捷径与求生绝境》 https://telegra.ph/4-plus-4-06-05

[4]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精神病学滥用

[5] 警方通报：文某（27 岁）进厂放火，持刀刺伤财务人员 https://finance.sina.cn/2025-05-24/detail-

inexrpzh5231612.d.html

[6] 十一月评论《为了利益的纪念——谁为了什么纪念孙可欣同学？》 https://telegra.ph/remember-for-profits-03-23

“孙可欣”是媒体记者为孙同学准备的化名。

[7] 中国工人解放报《悼孙馨钰：规培制度把活人逼成死人，但我们要闯出一条生路！》 https://telegra.ph/guipeisheng-sunxinyue-03-17

[8] 湘雅医院专硕规培生坠江背后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795324

[9] 列宁《怎么办》第三章第三节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6/006.htm

时评丨开放大学还是彻底改造大学?

疫情时期，中国各高校大门紧闭，严禁校外人士随意进入。2022 年末，黑帮慑于群众民主斗争而取消封控政策后，这些高校的封闭政策并未取消，因此，这几年来常有小资网友争论大学校园是否应当对社会人士开放。由于名牌大学名气大，在小资游客们看来有参观的价值，争论的焦点首先是清华、北大、人大、武大等顶尖高校应不应该开放。5 月 13 日，武汉大学宣布取消社会公众入校预约制度（大约是由于该校之前深陷男女对立的舆情，想要以此博取些好评），刷身份证就能进学校，再次引起了网络舆论对大学开放的激烈讨论。

本文要点:

1. 学生和小市民在争论大学校园要不要物理开放
2. 自由派教授主张教育开放
3. 无产阶级要彻底砸烂封闭的资产阶级大学，彻底改造资产阶级大学
4. 青年学生们要走向社会、走向革命

一、学生和小市民在争论大学校园要不要物理开放

对“校园开放”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要不要设置门禁阻碍校外人士入内，即大学校园这个空间**在物理上要不要开放给外人。这里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两个阶层之间的争论：学生出于其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反对开放，社会上的小市民则支持开放。**

反对开放校园的以在校大学生为主，特别是 985、211 的名校学生。在知乎话题“为什么最年轻思想最自由开放的大学生也很多不支持大学校园开放呢”[1]下面，2000 个回答几乎一边倒地反对开放。他们发了不少牢骚，可归结起来无非是在抱怨社会人士进校园会妨碍自己的生活，“外卖车横冲直撞、游客乱拍宿舍、亲子团占领操场、网红把校园变成布景、外来人挤占图书馆座位……”；大学生们还控诉说，社会人士素质低下，放他们进校就会有各种不文明行为，偷拍女学生、偷拿东西、随地小便……（鼓吹“中国社会治安好，欧美脏乱差”的黑帮分子们这时又去哪了？）

从回答数量上看，游客的不文明现象已是“实锤”。但第一，学生盯着眼前这点“不文明”，却对黑帮每天都在制造的暴行视而不见，着实可笑。第二，这些小市民游客诚然市侩，但难道这些学生不是同样自私自利吗？大学生不从事生产劳动，长期生活在脱离社会的象牙塔中，但他们这种轻松惬意的生活恰恰都是社会供养——特别是工农劳动群众供养——的结果。可悲的是，他们却只知享受这种特权生活，**对校园开放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全无思考**，只想着自己的吃喝玩乐不被打扰，实在是鼠目寸光。第三，私有制社会必然催生出自私自利的无耻风气，必然产生出一种小市民的市侩习气，不改变社会制度是绝不会改变这一点的。精英学生对游客进行道德上的鞭挞并选择封闭校园，是在掩耳盗铃，是在遮蔽社会的脓疮。

因此，这种反对声音体现了学生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狭隘性。

大学生反对校园开放是否有校园民主的成分呢？有些人说，学生们反对开放是进步的，因为“大学生才应该是学校的主人”，“说明我国大学生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会因为自由开放就让渡自己的利益”，这就自欺欺人到可笑的地步了。目前各高校是否开放，压根不是学生说了算，而是治校的官僚说了算。校园不开放，根本不是因为这些学生能“独立思考”，而是因为官僚懒政怠政，不愿承担开放校园后的管理责任和成本。因此，这里一丝一点的民主都没有。**名校大学生们普遍反对开放，只能说明他们日益**

趋向保守而不是趋向进步，他们普遍地由于脱离生产劳动而沾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市侩习气，由于被资产阶级教育毒害而同社会、同供养他们的工农劳动群众相脱节，从而反对别人打扰了他们的安闲。他们指望校园完全物理封闭来阻止乱象，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封闭政策实际上不过是给官僚用灰产牟利的机会，而乱象仍然大量存在。

从另一面来讲，支持大学校园物理开放，想要进校参观打卡，顺便享受一下食堂、体育场、图书馆等公共资源的又是哪个群体呢？自然不是一天在工厂里劳动 12 个小时的工人，也不是远离城市的农民，**无非是一群小资产阶级。除了一小撮城市里有钱有闲的小市民，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大学光环吸引的小资家长**。由于中特政府不遗余力地编造“高考改变命运”的谎言，家长们自然对名牌大学十分崇拜，在现在校园普遍封闭的情况下，甚至不惜花上几千元走灰色渠道也要去参观一下清华北大[2]。这里没有什么对知识殿堂的崇拜，而只有小资产阶级家庭望子成龙、幻想子女靠教育实现阶级跃升的美梦。资产阶级社会越是日益使他们遭受排挤和破产，他们就越疯狂地渴求上升，以求不要滑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

二、自由派教授主张教育开放

自由派教授学者们也在力推校园向社会开放，例如有个清华教授郑毓煌就在网上发声，并实地考察了 47 所名牌大学的开放情况[3]。**他们的政治意识比学生和小市民要更高一层，把讨论上升到了开放的文化和教育意义，但也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眼界**。

他们说：“学校是纳税人的钱盖的，理应向纳税人开放”。小市民们听到这个理由自然感到很有道理，但这仍不过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说的撒谎，因为学校根本不是“纳税人”用钱盖的，根本不是那帮伪善地给高校捐款的资本家老爷和慈善人士盖的，**学校是工人盖的，是用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建起来的**。

资产阶级教授还告诉我们，“打开一扇大学的门，打开的是什么？是知识的流动，是学生视野的拓展，是教育的自信。”[4]校园开放了，就能实现知识流动，就能传播文化和教育，多么大的好事！可是他们忘记了，**从来就没有脱离政治的、纯粹的知识和文化事业**，列宁指出，“资产阶级虚伪立场的表现之一，就是硬说学校可以脱离政治……就连提出这个论点的资产阶级自己也把贯彻资产阶级政治作为办学的重点”[5]。这里，教授们是利用“教育”来搞阶级调和，把今日的中国高校当作知识殿堂加以推崇，极为高明和恶毒地掩盖了高校的资产阶级实质，掩盖了校园开放问题背后更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而这恰恰是革命左派要格外关注的。自由派教授希望大学开放能够“传递知识”，但是群众在大学里只能获得资产阶级的知识、服务于阶级上升的知识，而**群众现在最需要的革命马列主义知识，是开放任何一所资产阶级大学也不可能教给他们的**。

另外，黑帮的中央政府口头上也不反对开放校园，这就更使自由派教授们呼吁校园开放的声音显得怯懦和无足轻重，毕竟跟着黑帮后面吹吹风没有什么风险，软弱成性的他们当然不敢呼吁更加激进的诉求。武汉大学宣布开放后，新华社、武汉市政府都将其当成政绩加以报道，再假惺惺地说什么大学要“优化开放，服务社会”[6]，用这种无聊的空话和微不足道的小恩小惠来装出一副为民众考虑的伪善面孔。然而，黑帮政府从未主动要求其他大学解封，也丝毫没触动过官僚治校的制度，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其真实面孔吗？

三、无产阶级要彻底砸烂封闭的资产阶级大学

无产阶级的态度同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别根本不同，**革命左派必须透过“开放与否”这件无足轻重的小事看到真正的社会弊病——资本主义和专制制度对校园开放的影响，借此教育群众**。

首先必须看到，各高校加强管制是疫情以来黑帮专制加强的一个表现。疫情前十几年，高校一直是开放的，没有严格的门禁，可以自由进出。疫情时期，高校实施封闭管理，严格限制学生出校、社会人员进校，这引起学生不满甚至参与白纸运动[7]。2022 年，黑帮在群众抗争的压力下突然转向解封和全民感染后，大学却没重新开放，而是保留了疫情时的门禁、闸机。在今天，学生支持校园封闭就是在事实上支持、帮助黑帮专制统治，这是非常可耻的，也反映出疫情后的小资学生视野极其狭隘，只顾自己享乐，为能当专制黑帮豢养的驯顺奴才而沾沾自喜。**我们应该抓住今天校园依然封闭这个现象，向群众揭露疫情三年黑帮的疯狂专制，黑帮竭力掩盖这段历史，我们则要反复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历史**。**黑帮的大专制，高校官僚的小专制，才是高校不开放的直接元凶**。

就算各高校像武汉大学一样，施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改良，重新对社会开放，赢得自由派和小市民们的叫好，这也绝不是对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开放，绝不能改变大学的资产阶级实质，只不过是形式开放和实质封闭。因为在资本主义下，高校教育就是必然与生产劳动脱离，就是必然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官僚掌握治校大权，资产阶级学术圈充斥着造假和灌水、骗取科研经费、导师和学阀对学生的压榨[8]。能进入学校的不过是小资产者和资产者的子女，工农子弟几乎享受不到高等教育。学校课程首先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灌输和驯化，然后是像工厂流水线一样生产拥有必要的知识、可供资本家剥削的高级劳动力。

> “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9]

这样的高校，无论表面上安装了门禁与否，怎么可能不实质上隔绝于社会呢？就算官僚出于捞取名誉或迫于舆论压力而形式上开放了校园，又怎么可能将这些弊病暴露出来呢？

因此，**革命左派必须坚决指出，关于校园开放的讨论是一个伪命题，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形式开放是十足的欺骗，是掩盖这些大学实质上封闭的幌子**。这种开放只是对小市民开放，丝毫不是对工人农民开放。我们要借此向群众揭露专制，指出绝不能对“大学开放”抱有任何幻想和希望，因为它根本不能改变工人农民在政治上受压迫、精神文化上受愚弄的处境；必须教育群众识破大学的资产阶级面目，直到最终砸烂这些封闭的大学校园和整个资本主义专制制度。

四、青年学生们要走向社会、走向革命

革命左派当然不拒绝利用校园形式上开放所带来的微小空间，哪怕是开放给社会上的小市民，这些人当然无关紧要，但重要的是校园内的和社会上的左翼力量可以更好的串联，革命左翼的学生工作能够更好的开展，**最终，要有千百万工农革命群众到校园去，要砸烂整个腐朽封闭的资产阶级教育和社会制度及其总支柱——中特黑帮政府，才能彻底地改造资产阶级大学，让大学校园真正开放给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真正变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机关**。

在 1905 年革命中，俄国的左派大学生们积极响应社会民主党人的号召，利用校园开放的机会，带着大批的工人到学校中参加革命集会。列宁在《莫斯科事变的教训》中提到[10]：

> 政府赐给大学一部分“自治权”，或者所谓的自治权。教授先生们获得了自治的权利。大学生获得了集会的权利。这样，就在专制农奴制压迫的整个体系上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新的革命激流立即以意想不到的力量奔向这个缺口。微小的让步和微不足道的改良，其目的是缓和政治矛盾和在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之间进行“调解”，实际上却大大加剧了斗争，扩大了

参加斗争的人数。工人大批涌向大学生的集会。结果这些集会竟成了革命的人民群众大会。

青年学生向来是社会中最朝气蓬勃的一代，他们相对较少沾染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肮脏思想，当先进的学生们掌握了社会主义思想，坚决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就能给革命事业以巨大的推动。俄国革命中的大学生、五四运动中的中国学生、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给今天的中国学生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学生们！你们有知识、有文化，但别忘了是工人农民的劳动在供养你们学习知识！你们理应肩负起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给工人的历史责任，理应成为推翻专制政府和资本主义的革命事业的一支生力军！

学生们！不要封闭在学校的狭隘天地中，要走出学校，走向社会，特别是走向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

学生们！打开校园的大门，让革命无产阶级接管大学！

[1]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37045537761907885

[2] 一家三口参观清北要花两千元？名校预约“黄牛”乱象调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965837

[3] 清华原博导郑毓煌：高校封闭容易滋生精致利己主义
https://www.sohu.com/a/1030632370_120005162

[4] 武大华师取消预约制：清华前教授呼吁全国高校敞开校门
https://www.sohu.com/a/1022385601_120005162

[5] 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5/079.htm

[6] 支持大学“开门”，帮助大学消除“开门的烦恼”
https://www.news.cn/20260522/0b7a88ad12164bea970826c77d267e22/c.html

5 月 13 日起，进入武汉大学无需预约
https://www.wuhan.gov.cn/zwgk/tzgg/202605/t20260514_2764315.shtml

[7] 前进报《政治事件回顾丨 2022 年末反封控民主斗争》 https://telegra.ph/2nd-Anniversary-of-the-White-Paper-Movement-11-26

[8] 前进报《时评丨科研梦碎，研究生出路何在》 https://telegra.ph/Vorwarts-2023-12-06

[9]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9/041.htm

[10] 列宁《莫斯科事变的教训》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051011.htm

时评丨重庆虐狗抗议事件与动物保护思潮

> 这年头，人都快养不活了，谁还养狗啊?
>
> ——《地下交通站》

> 他们对待动物，有着天使般的慈爱，觉得自己更亲近动物而不是工人。
>
> ——保尔·拉法格

2026 年 6 月初，一重庆男子被揭发以领养为名虐杀猫狗，引来数百人聚集抗议。聚集的人群在 6 月 9 日遭到警察暴力清场，多名群众在黑警的棍棒下呻吟；10 日，重庆警察发布通告称虐狗男子已被拘留，并在周边地区增设围板，事件不了了之[1]。近年来，虐猫虐狗逐渐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相关冲突也时有发生。线下的抗议活动遭到警察镇压，这背后反映出了什么？我们将在本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方面，**虐待小动物的行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暴力宣泄**。

纵观近几年的热点舆情，虐待小动物的事件在中国层出不穷：2019 年成都一大学生虐杀流浪狗，2020 年山东一大学生虐杀流浪猫，山西一男子虐待流浪猫[2]。与之类似的是毒杀猫狗的事件：2022 年北京一小区发生投毒事件，有十多条猫狗被毒死；2024 年广东公园、居民区发生大规模投毒事件，40 多条狗被毒死[3]……

为什么虐待小动物的事件频频出现？这是因为，在垄断资本的统治下，小资产阶级遭受沉重的压迫，工作中遭到的辱骂刁难使他们心生愤懑、高强度的工作和日益拮据的生活令他们无所适从。分散、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无力反抗，只得将这种不满情绪发泄到其他物或人的身上。小到捏碎方便面、踩扁易拉罐[4]，大到殴打配偶、虐待儿女，无一不是这种暴力宣泄的反映。并且，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普遍的精神腐化和道德堕落，资产阶级宣扬暴力恐怖内容以麻痹群众，群众在压迫之下寻求猎奇刺激，便有部分人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取乐”。近几年，虐猫虐狗甚嚣尘上，从个人行为逐渐演变为了一种风潮，甚至形成了产业，有人依附于此谋利[5]。这也侧面反映了小资受这种猎奇刺激吸引。

虐待小动物者是绝望、扭曲的。他们没有勇气投身革命以推翻资本主义，甚至没有胆量以个人恐怖手段向压迫者复仇。他们只是借虐待动物发泄报复的欲望、在血腥猎奇的体验中获得片刻的感官刺激，好使自己能够回到那百无聊赖的生活之中，继续等待必将滑落的命运。

另一方面，**当代动物保护思潮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与一般的爱护小动物、饲养宠物的个人行为不同，动物保护思潮关注动物的生命、尊严、福祉等等，甚至会为了这些目标组织群体性的运动。这种思潮在当代中国的代表性主张便是反对虐待猫狗，这一类事件中举行抗议的市民是动物保护思潮的体现之一。

动物保护思潮发端于**资本主义上升期**，当时倡导动物保护的人主要是**资产阶级中的改良主义者**。马克思就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6]:

>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

> 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在中国，也曾有资产阶级学者从“接轨国际贸易”、“促进动物产业发展”的角度主张动物保护[7]。可以看出，过去的动物保护思潮或是要延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或是要开辟市场、增加资产阶级的剥削所得，总之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的。

而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动物保护思潮的主要支持者变成了**城市小资产阶级**，这种思潮也越发盛行、越来越反映出小资产阶级消极软弱的特点，这背后有客观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第一，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从本国工人和殖民地榨取了庞大的利润，使其能够供养一批生活优渥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二，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对小生产的排挤越发凸显，加之经济危机的影响，中下层小资生活窘迫、无以为继，于是部分人放弃生儿育女，转而将花销用于更廉价的宠物[8]；第三，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社会高度原子化，达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程度，小资产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相互竞争、彼此疏远，造成人际关系冷漠。由此，一部分生活富裕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部分节约开销饲养宠物的中下层小资产阶级，都试图逃避社会关系，从动物身上获取“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动物保护群体的主要部分。近年来，宠物行业规模不断扩大，养宠物人数也逐年增多，2024 年，中国宠物数量已经超过了 4 岁以下婴幼儿的数量[9]，这就确证了养宠物是资本主义社会下小资的新动向。

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只关心猫狗的遭遇。在小资心理驱使下，他们无比关心宠物，乃至做出种种激进举动，拦截狗肉车、围攻狗肉节，为保护自己孩子而摔死狗的男子被他们网暴致死[10]，猫狗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胜过与人的社会关系。不难看出，这是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阶级本性，一切以自己和宠物的幸福为先，所谓的“爱宠物”本质上是“**爱自己**”。他们回避社会关系，以**个人主义**为底色。

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则主张“**动物权**”[11]，他们强调，不应当把动物当作对人类社会有用的工具，而应当认为动物有着与人类相似的权利。于是，实验室的小白鼠、马戏团表演的狮子猴子都成了他们“保护”的对象。这些人非常糊涂，**见物不见人**。第一，从政治角度来说，他们意识不到**动物遭罪的原因是资本主义**。他们控诉盗猎和偷贩，但大到取象牙、扒虎皮，小到当街偷盗猫狗，这些行当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人性贪婪”，而是资本主义造成了唯利是图和虚荣的心理；他们控诉动物表演，但被训练跳火圈的狮子、骑车的猴子、甚至被绑上绳子蹦极的猪[12]……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人性残忍”，而是资本主义造成了群众喜好猎奇的这种心态。也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才能改变群众的观念，进而消灭这些折磨、屠杀动物以供享乐的产业。第二，从哲学角度来说，所谓“动物权”理论是错误的，是**小资人道主义观念的滥用**。这种错误的关键，就在于脱离了**唯物主义**。主张动物权的小资意识不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相比于一般的动物有一个质的飞跃。此外，人能够有意识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13]：

>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小资产阶级一味鼓吹抽象的“仁慈”，恰恰看不到鸡舍养殖、对小白鼠进行实验，都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将人与动物置于平等的地位是极端荒谬的。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只关心宠物的小资产阶级，还是主张动物权的小资产阶级，都是虚伪的。他们看似富有同情心，却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大的灾难——**工人阶级遭受的剥削和压迫**视而不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不如狗”是真真切切的写照。宠物狗马克头戴金链，满嘴流油地享用牛排，而工农子弟则面黄肌瘦，靠吃咸菜勉强过活；柴犬曼玉享受着精致的洗澡和皮毛护理服务，敷面膜、按摩、梳妆打扮样样齐全，而在资产阶级奴役之下挣扎的工人却灰头土脸，只能忍受恶劣的居住环境，不仅要在穷苦中勉强维生，还要面临被资本家爪牙或安全事故夺去生命的风险[14]。这些小资产阶级，一个个自我满足地

沉浸在“幸福”的泡沫幻影里，对外面资本主义世界的残酷剥削毫不在意，抱着自己的小宠物溜之大吉、或为了虚无缥缈的“动物权”奔走呼号。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尚且要求“落实劳动法”，而他们却一味高呼“出台动物保护法”。**千千万万劳动群众遭受压迫，他们无动于衷，几只动物失去生命，他们却哭天抢地！**



归根到底，**虐待动物和保护动物两种主张，是小资产阶级的一体两面**。在庸俗的观点看来，这是“善”与“恶”的对立，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这是小资产阶级回避资本主义矛盾的两种方式。最重要的是，**他们都不革命**，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越发尖锐的阶级矛盾，他们不是去解决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向资产阶级发泄怒火、向工人阶级表示同情，而是把头一转，向猫狗发泄怒火、向动物表示同情，甚至充满呓语地跪拜黑帮，期望一部“动物保护法”（实为宠物保护法）[15]能为自己的“小家”遮风挡雨。进一步来说，这种思潮还会**模糊群众的意识、造成内部对立**：动保小资抵制“领养诈骗”[16]、致力于营救被囚动物的同时，反感他们的人又形成了右翼反动保思潮，在社交平台上呼唤黑帮的铁拳镇压，这就让群众的目光纠结于猫猫狗狗、飞禽走兽，而不是最关键的革命与解放。

动保小资的主张毫无革命因素可言，他们对黑帮毫无威胁。那么，专制政府又为什么要费力气来镇压他们呢？

这是因为，**残暴的中特黑帮不容许一丁点政治自由的空间**。因为中特黑帮敌视一切群众组织，严防群众以任何可能的形式组织起来——哪怕这种组织是人畜无害的！

类似的情形在专制政府统治下还在不断上演。前年 11 月，郑州的大学生“夜骑开封”火爆一时，然而就是这样一场简单的旅游活动，也被政府迅速叫停，校方甚至动用疫情时期的管控手段限制学生活动；前年 12 月，湖北一名骑行爱好者组织跨年夜骑行，一条仅有几百浏览量的推送，却引来了黑帮的警惕，组织者被打电话要求删帖；今年 6 月，一名观众在音乐节聚会中挥舞旗帜，被警察保安迅速盯上并将旗帜收走[17]……即便这样和平的、完全不涉及任何政治内容的组织都遭到专制政府的打击，那么像抗议虐狗这样的活动，有数百人参与、持续数天，在黑帮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也就难逃遭到镇压的结局。

一百多年前，俄国发生饥荒时，沙俄官僚对慈善家严防死守，给他们扣上“反政府分子”的罪名。如列宁所说[18]:

> 警察政府害怕多少有些独立的和正直的知识分子同人民的任何接触，害怕有人直接向人民发表任何真实的、大胆的言论，认为凡是关心真正（而不是虚假地）救济饥民的人都有进行反政府的鼓动的嫌疑（这种怀疑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民看到，私人慈善家真心诚意想要帮助他们，而沙皇的官吏却对此进行阻挠，削减救济，缩小需要量，不让开办食堂等等。

今日的情形也与之相似。第一，群众与黑帮的冲突有其必然性。中特黑帮本就对国内群众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在经济危机时期，群众感到生活越发困苦，以各种形式表达不满，而黑帮又一贯致力于塑造“盛世景象”，双方势必发生冲突。第二，腐朽的黑帮政府不屑于识别群众组织有无政治性。值此时局，此起彼伏的群众聚集让黑帮焦头烂额，官僚们懒得判断哪种组织有政治性而哪种没有，选择直接镇压了事。第三，黑帮忌惮群众组织向前发展的可能性。一个群众组织即便今天没有政治性，明天也可能在社会矛盾或主观力量的作用下产生政治性。黑帮官僚醉心于个人名利，不愿因为放任群众组织而惹上麻烦。于是，黑帮便一次次调动起冷峻残暴的专政机器，一棒子打死，只要有组织便统统绞杀，试图把群众锁死在原子化的气泡之中！

非政治性的组织尚且如此，有政治性的组织则更加遭到黑帮的残酷打压。2015 年的“女权五姐妹”被警察抓捕，近期秋雨圣约教会被警察突袭……稍显出一点政治性的组织尚且如此，革命左翼所领导的 2018 年佳士运动就更不必说了[19]。上述的这一切，都使得革命左翼肩负一个明确的任务：为了向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政治鼓动，为了给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就必须**首先实现民主革命**[20]**，推翻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

革命左翼对待动物议题的态度是怎样的？首先，社会主义也主张保护动物，但绝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动物保护思潮，真正的保护动物只能在社会主义胜利之后，在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下实现；其次，不应该支持动物保护思潮，而是应当指出其不革命的本质，批判其模糊群众意识、转移矛盾的危害性；最后，革命左翼不批判养宠物的行为本身（如马克思养狗、列宁养猫，这只是一种个人爱好），而是批判借养宠物回避社会关系、回避阶级斗争的倾向。

革命左翼公正地批判虐待小动物和主张动物保护的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无论以何种方式寻求短暂的“解压”、“治愈”，只是为了第二天能够更好地被资本家剥削压榨，因为保护动物的行动不能使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放下爱宠（虐宠）情结，关注工人命运”，一切遭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都应该明白，保护或虐待动物都不过是种虚幻的娱乐，不能使他们的境况改变分毫；只有投身革命之中，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为推翻专制政府、争取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奋斗，才会有出路。在社会主义时代，由于社会关系的根本改变、剥削被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远比资本主义时代更加和睦、友善；并且，群众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能够在群众组织中妥善地处理冲突。由于不需要以极端手段发泄愤怒、不需要逃避恶劣人际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政治教育，虐杀动物的现象将会被彻底消灭，养宠物会成为群众充实的生活之余的简单爱好。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们借鉴了过往一些读者同志有关动物保护主题的来稿，这些稿件因为种种原因未作发布，但其中观点是有价值的，如正确指出了动物保护主义思想的根源等，在此向这些同志表示感谢。）

[1]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重慶「山姆打包哥」虐畜事件及示威

[2] 退学处理！山东理工大学公布学生虐猫事件结果 https://zhuanlan.zhihu.com/p/131606800

虐待动物事件频发却仅遭道德谴责 是否需要专门立法？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0/12-03/9353087.shtml

[3] 北京首例宠物投毒案第八次延审 中国民众热议动物保护立法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kgl8k7l5qwo/simp

广东超 40 只宠物犬疑似中毒死亡 当地通报称正配合警方调查 https://news.cctv.com/2024/11/21/ARTIZrAqtBFBArDM2dGY44nQ241121.shtml

[4] “捏捏族”： 现代文明下的社会痛点 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10/02-03/2107171.shtml

[5]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杰克辣条虐猫事件

BBC 调查虐猫网络社群，发现有猫咪被电死、溺死或饿死以取乐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vg312krg3vo/simp

[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三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11

[7] 常纪文《〈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及其说明》 http://iolaw.cssn.cn/zzwx/201905/P020190522314331643126.pdf

该文章刊发于 2011 年，当时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还不明显。

[8] 宠物产业逆势增长，中国年轻人养猫还是养狗？立法和监管为何欠缺？ https://theinitium.com/20250320-whatsnew-mainland-pet-economy-dogs-cats-zh-hans/

[9] 中国养宠量达幼儿 2 倍，花费却仅为美国 10%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671514

[10] 中国志愿者拦截运狗卡车，善后陷僵局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50601/c01dogs/

【玉林狗肉节】全球动保组织三大手段阻止狗肉节　艺人发声齐支持 https://www.hk01.com/寵物/342771/玉林狗肉節-全球動保組織三大手段阻止狗肉節-藝人發聲齊支持

爱狗不可走向极端 https://news.gmw.cn/2018-07/03/content_29632117.htm

[11] 还有一部分人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关心动物保护，这一类小资更接近环保主义者，在这里不作涉及。

[12] 重庆一景区因肥猪蹦极活动致歉：将加强景区宣传营销管理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567503

[13]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十一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3.htm

[14] 前进报《时评丨巴西的奴隶，中国的“国家主人”》 https://telegra.ph/Chinese-worker-in-

Brazil-03-14

前进报《时评丨埋在地下的山西矿工和暗无天日的专制统治》 https://telegra.ph/coal-mine-disaster-06-05

[15] 有片｜重庆山姆打包哥假领养虐杀幼犬　数百人屋苑示威爆警民冲突 https://global.hk01.com/大国小事/60358522/有片-重庆山姆打包哥假领养虐杀幼犬-数百人屋苑示威爆警民冲突

[16] “领养诈骗”指的是一些人领养宠物后虐杀，本次事件中的重庆男子就是如此。

[17]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夜騎開封

https://fxtwitter.com/whyyoutouzhele/status/1874398724090401205

https://x.com/whyyoutouzhele/status/2066858327305314613

[18] 列宁《同饥民作斗争》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5/022.htm

[19]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女权五姐妹

中国一知名地下教会遭警方突袭，两名领袖被拘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74y3y3481zo/simp

[20] 前进报《论民主革命（上）》 https://telegra.ph/On-Democratic-Revolution-Part-I-11-05

前进报《论民主革命（下）》 https://telegra.ph/On-Democratic-Revolution-Part-II-11-06

国 际 形 势

国际悲歌歌一曲——印共（毛）的革命精神与错误路线

今年二月，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以下简称“印共（毛）”）中央军委主席的投降引起了小范围的轰动[1]。与此同时，在印度政府穷凶极恶的镇压之下，印共（毛）其他高层领导或牺牲或投降的消息也时不时从印度国内传来。值此时局，我们向印度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革命敬意、对叛徒表示谴责，并对印度的形势提出我们的见解。

1、印度革命的近况，对叛徒的谴责

印共（毛）是印度的一支重要的左翼革命力量，在一些地区实现了武装割据，与印度政府处于战争状态。近年以来，印度政府的军事进攻使印共（毛）遭受了重大损失。2024 年“卡加尔行动”开始后，一年内有 280–400 名毛派战士死亡[2]；2025 年，根据印度政府的消息，又有三百多名毛派战士死亡、两千多人投降[3]；直到近几天，游击队埋藏的武器被找到、成员投降的事件还在不断出现[4]。同时，党的高层领导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损失：2025 年 5 月，时任总书记巴萨瓦拉吉在战斗中牺牲；10 月份，中央委员会发言人索努带头叛变，还煽动了一百多人与其一同投降；2026 年 2 月，中央军委主席德武吉、特伦甘纳邦委员会书记贾根等人又向政府投降[2]。

必须对叛徒的投降行为给予最严厉的谴责！索努、德武吉、贾根等人的投降是极其可耻的，是对印共（毛）光辉形象的玷污！索努作为印共（毛）党内的高级干部、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人，本应是党的“门面”，却长期在党内坚持右倾路线，无视组织的批评，甚至对党的路线、决议阳奉阴违[5]。面对印度政府的疯狂进攻，索努对内煽动投降主义情绪，对外则以个人身份冒用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名义，擅自宣布印共（毛）要与印度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影响非常恶劣。以至于一时间，网络上充斥着“印共（毛）向政府投降”的爆炸式新闻标题[2]。最终，索努在 2025 年 10 月 14 日向印度政府投降，如今已经彻底沦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吹鼓手。而德武吉、贾根等人的投降同样为人所不齿。在索努投降仅 6 天之后，2025 年 10 月 20 日，党就在中央军委主席德武吉等人的主持下，发表了《论索努、萨蒂什叛徒集团和不可避免的革命道路》[5]一文，详细总结了索努等人的错误，并对投降行径进行了彻底批判，将叛徒开除出党。可就在 4 个月后，德武吉等人竟然背弃了自己的誓言，和他们曾经在宣言中亲口痛斥的叛徒索努一样，向印度反动政府屈膝投降！令人感到悲愤的是，前任总书记巴萨瓦拉吉在牺牲的前一刻，还在挂念着身边的同志，对他们说“我已经年老了，但你们还年轻，是革命的希望，你们要活下去，我为你们吸引火力”[2]；而苟且偷生的德武吉只留下一句“在法律框架内为人民服务”的改良主义招供和“因为健康因素辞职”、“投降前已经被捕”的荒谬辩白，实在是讽刺至极，让革命烈士蒙羞！

叛徒的意志瓦解了，但革命者和群众的斗志不会被摧垮。去年 11 月，人民解放游击军[6]第一营的指挥官希德玛同志被警察偷袭逮捕后惨遭杀害，为了纪念他，成百上千的群众簇拥着他的遗体，冲破了军警的封锁，将他送到葬礼地点[7]；三个月后，又有一些左翼进步人士设法绕过警察的封锁，来到他的家乡，与当地村民一同纪念这位烈士[8]。在近期的战斗中，一位不知名的印共（毛）战士在被俘后，依然高喊“革命万岁”、“马列毛主义万岁”的口号[9]。在我们写作这篇文章的同时，还有千千万万的革命者活跃在游击战的第一线，在和穷凶极恶的印度军警进行殊死搏斗……

4 月 1 日，为了标榜自己完成了“3 月底消灭毛派”的目标，印度政府高调宣布：已经平定毛派叛乱[3]。但印度共产主义者的革命事业不会就此终结，“深耕纪”的一篇文章[2]指出，尽管印共（毛）的中

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已经瘫痪，但地方党组织还存在，短时间内还不会走向迅速瓦解的结局；即便是温和的民主派记者也注意到[10]，政府过去曾经多次宣布彻底消灭了毛派，但清剿毛派分子不会改变官僚和富商大发横财、群众遭受沉重压迫的现实，毛派总是会再度发展起来。在印共（毛）活跃的地区，许多群众支持、拥护他们，将他们视作代表穷人的队伍（从希德玛烈士葬礼上的盛况可见一斑）。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纳萨尔巴里的春雷”[11]暂时沉寂了，虽然革命的火焰暂时黯淡了，但印度革命者的下一个春天还会到来，火焰还将熊熊燃烧起来！



为希德玛烈士送葬的群众

不过，尽管我们对印度同志们的顽强精神深信不疑，可是在当下，悲愤之余，印度革命的严峻形势也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担忧。并且，索努、德武吉和几千名叛徒的出现，也与党在整体路线、组织建设、阶级基础可能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本文不会仅仅在这里结束，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会进一步分析印度的国情和印共（毛）的革命路线等重大问题。

2、印度的国情，对社会性质的判断

回顾印度共产主义者几十年来的斗争历史，对于印度社会性质的判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2004 年印共（毛）建党之初，就在纲领中强调[12]：“本质上，1947 年的‘独立’宣言只是谎言。实际上，英帝国主义的直接殖民、半封建制度被间接的帝国主义统治、剥削和控制的新殖民主义形式所取代，印度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由此确立了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革命目标，选定了持久人民战争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随后一段时间，印度的发展和国情的变化在印度国内引起了研究和争论，印共（毛）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并于 2021 年编写了《印度生产关系的变化——我们的政治纲领》一文，声明党继续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判断[13]。2022 年，印共（毛）的总书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强调印度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4]。因此，我们的分析也将从社会性质开始。

第一，印度是否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印共（毛）在纲领第十节中对“半殖民地”的判断给出了这样的理由[12]:

> 帝国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在我们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的主导力和控制力正不断增强。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了印度经济甚至是政府的关键领域和部门。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全方位渗透和控制体现在帝国主义对印度投入的金融资本总额的惊人增长，成千上万的技术和资本公司的大举进入，对印度大量不平等的、羞辱性协议的签订上，同时也

> 体现在印度对帝国主义的“援助”、赠款和贷款，以及资本品、技术情报、农业投入、军用物资和军火工业等的依赖上。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和帝国主义全球化致使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对印度农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的控制仍继续在加强。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根本性原因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屈从。因此，印度仍然是帝国主义通过新殖民主义施行间接统治、剥削和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其中虽然提到了帝国主义对印度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全方面的控制，然而后面的论述只集中在经济控制这一部分。我们认为，仅仅有经济上的控制还不足以断定印度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为了支持这样的判断，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控制是缺一不可的，甚至**政治上的控制才是半殖民地性质最集中的体现**。

例如，列宁指出[15]:

> 不过，对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独立**这样的支配。半殖民地国家是这方面的“中间”形式的典型。显然，在金融资本时代，当世界上其它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附属国的斗争也就必然特别尖锐起来。

毛主席指出[16]:

> 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黑体是我们加的）

为什么“政治控制”的因素是重要的？这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输出已经取代商品输出占据主导地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或多或少都受到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控制，甚至在一战前夕，连俄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也受英法等国控制。显然，不能仅凭经济上受控制就断定这些国家都是半殖民地国家。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控制也可以被视为经济控制从量变转化为质变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当一个国家遭受的经济控制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以至于开始遭受政治上的控制时，这样的国家才成为半殖民地国家**。

由此进行分析，印度显然没有受到足以使其沦为半殖民地的政治控制。上世纪 40 年代末，印度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独立，此后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主权国家，它的许多政治活动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无法想象的。例如：60 年代，印度作为主要倡议国发起了“不结盟运动”；1962 年，印度挑起了中印边境战争，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击败；2020–2021 年间，印度和中帝在边境地区爆发了多次冲突；1947 年独立后至今，印度与邻国巴基斯坦多次爆发冲突。更进一步来说，印度自身不仅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控制，反而是在主动寻求对周边小国进行压迫和政治控制。例如：1949 年，印度与不丹签订条约，规定不丹在外交方面“接受印度指导”，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方面将不丹作为“保护国”[17]；1987–1990 年，印度干预了斯里兰卡内战，早期曾支持多个反政府组织，后期又派兵到斯里兰卡维持秩序、解除了反政府组织的武装[18]；此外，印度还对尼泊尔进行经济封锁、干涉孟加拉国的内政等等[19]。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晚清与民国时期的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天津、上海的部分地区被外国划为租界，香港、澳门、台湾、东北等地被割走或强占，制定关税等权力被外国把持……这样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像印度一样发动对外战争、建立跨国组织、介入小国内部冲突、对小国进行经济封锁。

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当代印度也出现了与纲领描述中不同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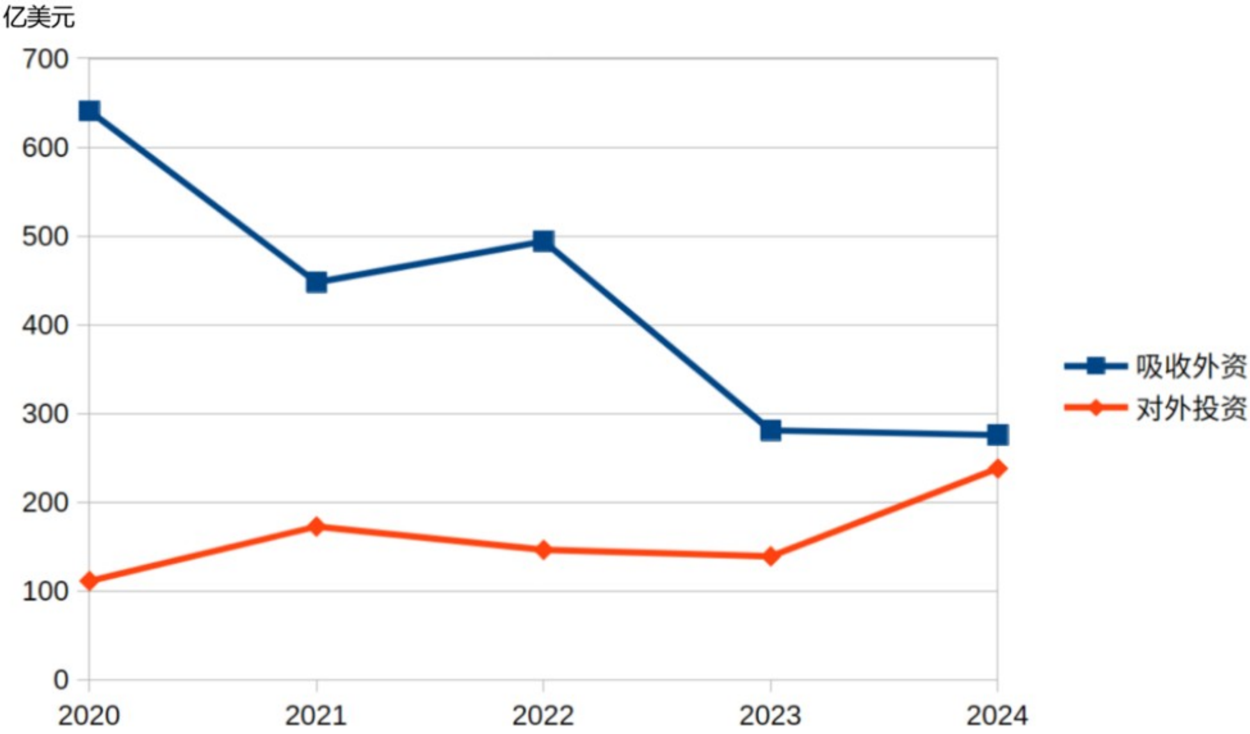
纲领中提到“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全方位渗透和控制体现在帝国主义对印度投入的金融资本总额的惊人增长”，但在当代，外资流入印度的总量正逐年减少[20]:

表3-3　2020-2024年印度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流量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吸收外资	640.7	447.6	493.8	280.8	275.6
对外投资	111.1	172.5	146.2	138.9	237.8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



印度近 5 年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流量

可以看到，**其他国家对印度的投资呈现下降的趋势**，2020 年时吸收外资 640.7 亿美元，2024 年却只有 275.6 亿美元，约为 2020 年的 43%。而与之相对的是，**印度对外投资却有所增加**，2020 年对外投资 111.1 亿美元，2024 年则为 237.8 亿美元[21]，增加了一倍还多。

在此列举印度部分对外投资的去向[22]:

2025 年 9 月，塔塔先进系统公司在摩洛哥的装甲车厂投产，将为摩洛哥生产装甲车。

2024 年 12 月，太阳制药向荷兰的子公司注资 6840 亿卢比（约合 8.29 亿美元）。

阿迪亚·比拉集团宣布投资 5000 万美元在美国建立新的制造研发中心，生产用于消费品和化工原料。

阿达尼集团与日本的兴和株式会社建立合资企业，进行新能源的推广销售。

2025 年 7 月，威尔斯印度公司向德国的子公司注资，进军欧洲市场。

塔塔汽车公司重返南非市场，推出了四款汽车与中国厂商竞争。

2025 年 1 月，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在法国的交付中心投入使用，利用人工智能为欧洲航空航天、制造业和国防提供技术支持。

此外，还有一些印度公司收购了欧美公司，如美国的 Checkpoint Therapeutics、法国的 Amplitude Surgical 等。

印度主要的出口商品除了矿产原料以外，还包括机电产品、机械设备、药品等，其中电子机械设备大多销往美国[20]。

通过这些信息不难看出，现在的印度，化工制药、机械制造、电子信息和互联网等行业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以上列举的塔塔、阿达尼等集团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垄断资本。尤其是在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由金融资本主导、陷入产业空心化的状态之后，印度的资本和商品甚至可以反过来输出到这些国家，为它们提供工业制成品和技术支持，在当地投资建厂，甚至收购这些国家的小企业。今日的印度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折算则为世界第三[23]，这与历史上毛主席谈论中国时所说的“中国的民族资本力量很软弱”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那时的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生产力落后，产业极不完整，机械、车辆、化工产品、电器等都依赖外国进口，而对外出口大多为茶叶、丝绸、瓷器等技术水平很低的产品；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企业涌入中国投资办厂，而中国几乎不可能反过来向欧美投资。

因此有理由认为，**印度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第二，印度是不是一个半封建国家?

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封建式的生产关系在农业中是否还占据着主导地位**。

印共（毛）在纲领的第十六节中论及了印度农业发展的情况[12]，主要观点是：1. 印度独立之后，为了服务于帝国主义而进行了农业改革，并在 60 年代引入了“绿色革命”[24]。2. 绿色革命意在为帝国主义商品提供垄断市场、消除社会主义者的威胁、解决粮食危机。3. 绿色革命虽然提高了生产力，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农业投入增加、农业结余减少、农民生活状况恶化，贫农、雇农和一大部分中农落入高利贷者、商人、亲资本的大地主和金融机构的控制之下。4. 尽管绿色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这种资本主义是扭曲脱节的，没有改变印度半封建生产关系的实质。

在《印度生产关系的变化—我们的斗争纲领》中，印共（毛）也提到[25]：

> 买办统治阶级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提出了“绿色革命”。其结果是，基于某些地区（如旁遮普）发展起来的扭曲的资本主义关系，这些阶级在国内提出了关于生产方式的讨论。这是一个阴谋，旨在消灭武装土地革命的基础和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的路线。

我们在前文的分析中指出，印度总体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尽管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影响、在某些商品和关键技术方面依赖帝国主义国家的输入，但是印度并未彻底受帝国主义控制、为帝国主义服务。因此，以“帝国主义金融机构援助”为理由，认为印度的农业改革是为了服务于帝国主义才进行的（甚至说对生产方式的讨论是资产阶级麻痹社会主义者的阴谋），是“人为培植”资本主义，这就过分夸大了统治阶级的主观能动性，而忽略了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关键在于，**印度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印度农业生产关系转变的关键节点有两个。其一是上世纪 50 年代的农业改革，这一改革与俄国 1861 年农奴制改革相似。1950 年开始，印度各邦陆续废除了“柴明达尔”制度（即地主土地所有制），政府出资从地主手中收购了土地，并向农民出售，农民可以通过购买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佃农作为独立农民的身份也在法律上得到承认。1950–1960 这十年间，约有 2000 万佃农购买了土地[26]。尽管有着严重的封建残余（比如人身依附关系没有被彻底消灭），印度还是走上了缓慢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二是 60 年代的“绿色革命”[24]，这一改革加速了农业资本化的进程。政府引进和推广高产品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并提供廉价贷款和农业补贴。改革使得大地主和大农场主获益，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农产品产量增加、价格下降；小农则因为耕种土地面积小，难以进行规模化经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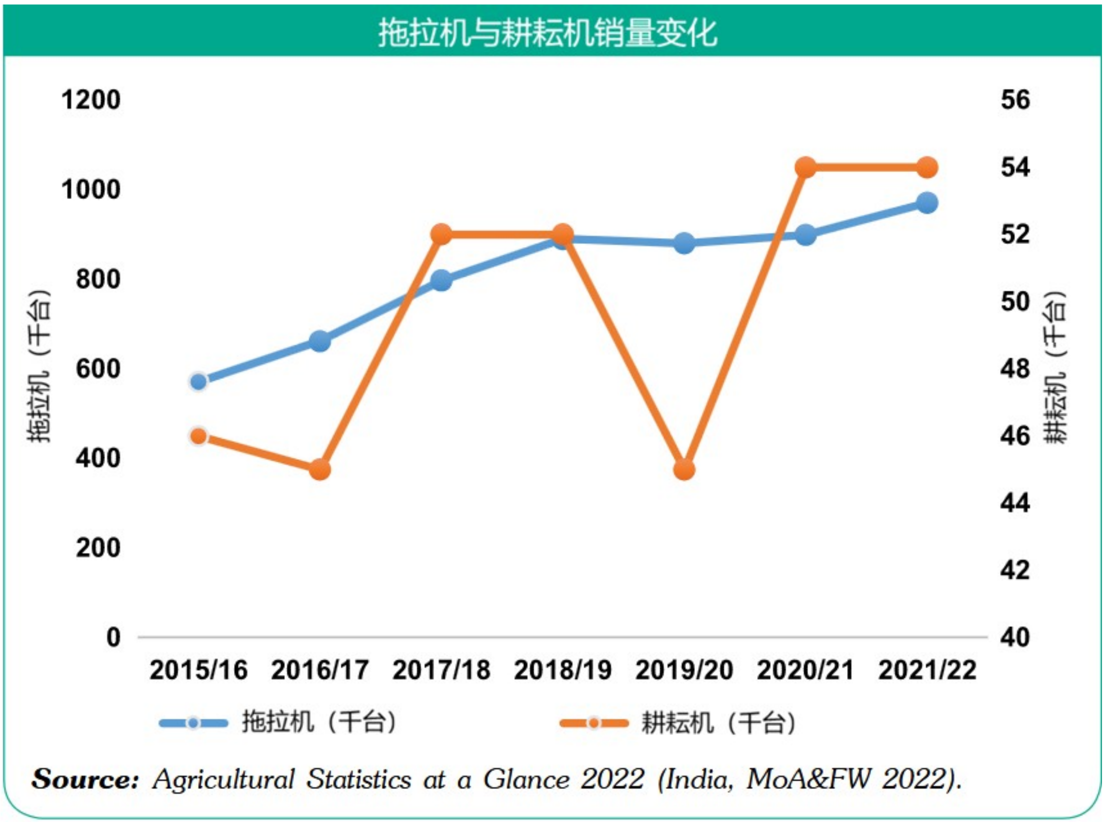
难以负担贷款和农业机械的租金，越来越受到大生产的排挤。以绿色革命的“典范地区”旁遮普邦为例，到 80、90 年代，越来越多的小农开始退出农业，将土地转租给大土地所有者；同时，农业雇工的现象也在增加，由于本地佃农的生产成本高、在农会的保护下有更强的议价能力等，当地的大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倾向于雇佣临近邦的贫民作为临时工进行农业生产，雇工在农业生产中的比例不断增加[27]。可以看到，**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都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扭曲”的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尽管发展缓慢、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残余，但生产关系的改变却是不可忽略的。用一个更加科学的概念来说，**印度的农业走上了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如列宁所说[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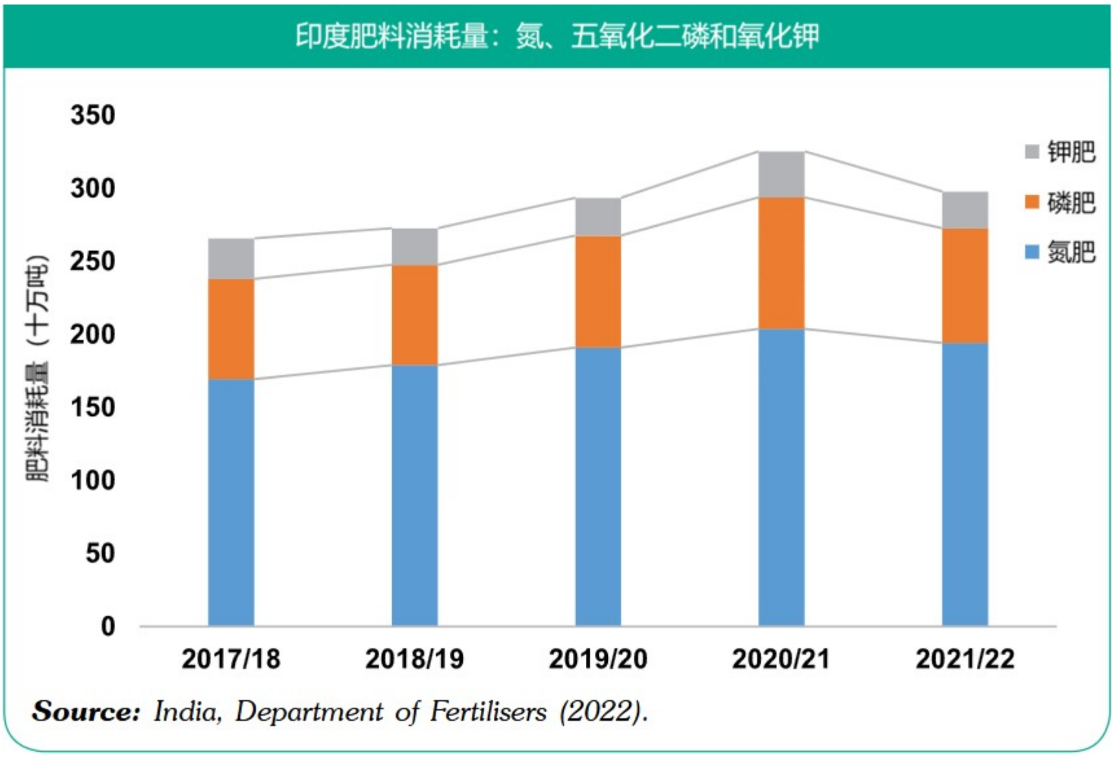
> 但是发展的形式可能有两种。消灭农奴制残余可以走改造地主产业的道路，也可以走消灭地主大地产的道路，换句话说，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是逐渐资产阶级化、逐渐用资产阶级剥削手段代替农奴制剥削手段的大地主经济，也可能是在用革命手段割除农奴制大地产这一长在社会肌体上的‘赘瘤’之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
>
> 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的道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同时分化出为数很少的‘大农’，使农民遭受几十年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所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在前一种情况下，演进的基本内容是农奴制转变为盘剥，转变为在封建主—地主—容克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在后一种情况下，基本背景是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产阶级农场主。

虽然印度其他地区的农业资本化程度不如旁遮普地区这样充分，但**小农难以维持再生产、逐渐滑落为无产阶级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第一，大量农民无法维持经营现状。2021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农村家庭当中，有 46%为非农业家庭；农村家庭平均每户持有 0.512 公顷土地（有研究称土地少于 4 公顷的农户就无法靠农业维持生计）；无地户的比例从 2013 年的 7.4%增加到 2019 年的 8.2%[29]；2025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边缘农民”（即持有土地不足 1 公顷的农民）已占到农民总数的 65.4%，他们仅控制着 24%的可耕地面积[30]。第二，农民外出打工增多，工资收入和占比提高。2012–2013 年农业家庭的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的 32.2%，而 2018–2019 年农业家庭的工资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增加到 39.7%[31]。第三，宏观数据层面，大量的半无产者已经出现，2025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2023–2024 年间，印度农业劳动力约 2.9 亿人，其中“有固定工资收入者”有 300 万人，临时工有 5000 万人，其总量已经不小，而考虑到农业领域其余 2.4 亿劳动力为“自雇者”，其中还有 1.05 亿“家庭帮工”，加上工业领域还有 6900 万临时工，半无产者在农民中的比例可能比纸面数据更高[32]。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得**农村越发依附于城市**。城市大工业在印度独立后的几十年间逐渐发展起来，1950 年，农业生产总值还占印度 GDP 的 51.81%[33]，而到了 2025 年，只占 16.29%[34]。农业的经营越来越仰赖城市提供的化肥、农机等工业品。例如有研究指出，2015–2021 年间，印度拖拉机的销量逐年上升，从一年 60 万台增加到 100 万台，耕耘机的销量虽然有波动，但总体也呈上升趋势；2023 年，印度农业耕地、播种等生产活动的机械化率为 30%–40%，而收割、脱粒的机械化率已经在 60%–70%之间；主要的氮磷钾肥的用量也表现出增长趋势，从 2017 到 2021 年，肥料年消耗量从约 2500 万吨增加到约 3000 万吨[35]，有研究预计这一数值会在 2030 年增长到 3960 万吨，2047 年则为 6400 万吨。



印度拖拉机和耕耘机年销量变化



印度肥料年消耗量变化

另外，印共（毛）在纲领中提到的“帝国主义国家农机、化肥在印度的市场不断扩大”的情况也已经改变。2022 年，印度国内生产几种主要化肥共 3200 万吨，外部进口 1280 万吨[35]，国内生产化肥已经占到总量的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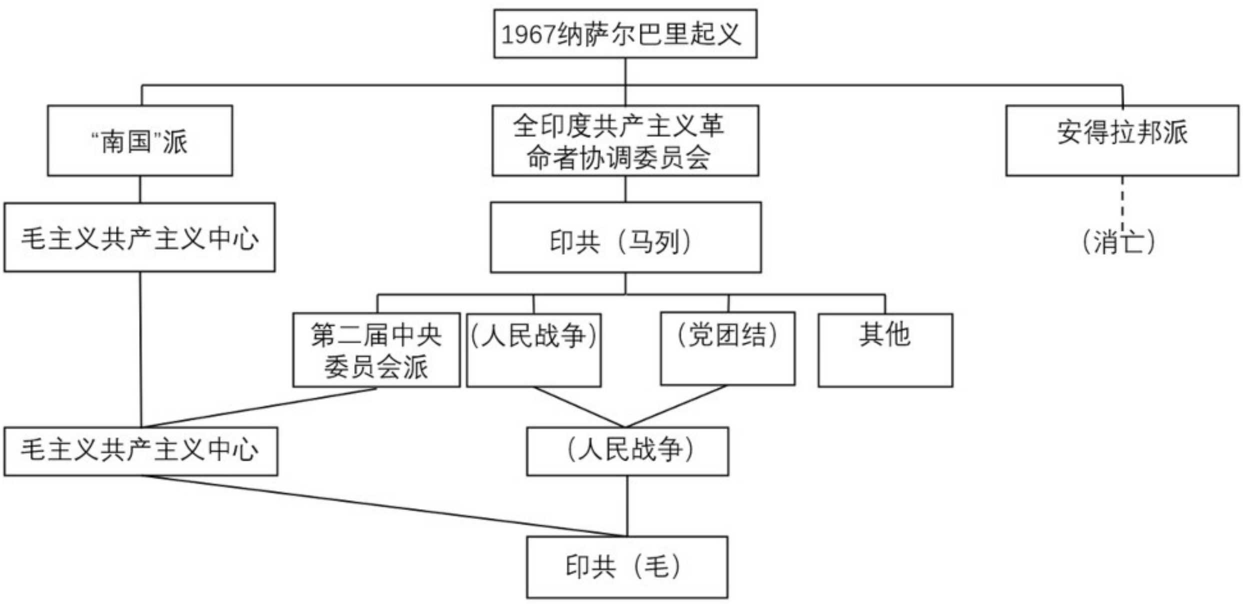
因此有理由认为，**印度不是一个半封建国家**。

如同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36]。印度独立后的几十年间，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已经被打破，农业沿着普鲁士道路踏上了资本化的进程。小农的阶级滑落、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大量出现、城市的崛起、农业对工业品的依赖等等，都表明印度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可以认为，**印度是有一定发展程度的资本主义国家**。

印共（毛）回避了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在理论倾向上与俄国民粹派有相似之处，后者同样否定俄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因此不能制定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我们强烈建议印度的同志们和所有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同志们关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批判俄国民粹派的相关文章。

3、印共（毛）的革命路线，我们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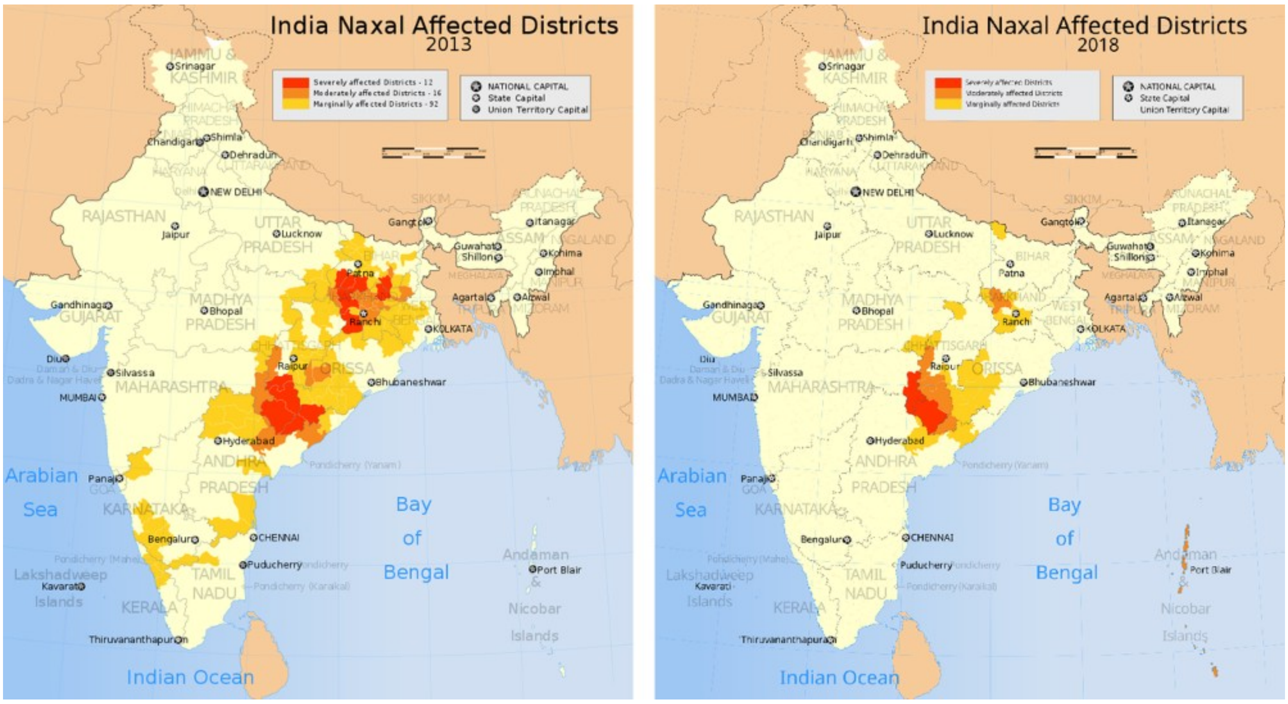
印度革命左翼几十年的历史，是在反右与纠“左”中不断前进的历史。1967 年纳萨尔巴里起义标志着印度的共产主义者彻底与修正主义的印共（马）决裂，随后革命者形成了三支主要力量，分别是“全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派、“南国”派和“安得拉邦”派，其中“安得拉邦”派在随后的历史中逐渐消亡。查鲁·马宗达领导的“全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派于 1969 年成立了印共（马列），但由于路线“左”倾，组织在革命运动中受挫，马宗达在 1972 年牺牲，党也随之发生分裂。分裂后的党形成了若干小派别，其中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在 1998 年吸纳了印共（马列）（党团结），后来成为印共（毛）的前身之一。另一支力量是卡奈·查特吉领导的“南国”派，于 1969 年发展为“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之后于 2001 年吸纳了印共（马列）分裂后的一个小派别“第二届中央委员会”。最终，2004 年，印共（马列）（人民战争）与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合并组建印共（毛）。印度革命组织的复杂历史表明 1972 年的党并不巩固，其原因如毛主席所说[37]，在主观上缺少党内教育，客观上则是根据地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局面、农村存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共同造成革命组织内部的山头主义倾向，而 2004 年成立的党就更加成熟和稳固。虽然犯过错误，经历过曲折，但总的说来，自 1967 年以来的几十年间，以党的奠基人查鲁·马宗达、卡奈·查特吉为代表的一批革命者，一边推进革命运动，一边在路线斗争中探索印度革命的前路，2004 年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成立是其光辉的成果[38]。



根据激流网文章《局外人的意见》[38]总结的印共（毛）建党历史

党在成立之后迅速发展，力量在 2010 年达到顶峰。巅峰时期，印共（毛）的活动范围覆盖了印度三分之一的国土。但在 2010 年后，由于政府的猛烈镇压，印共（毛）的活动范围不断缩小[39] [40]。直到今日，

前任总书记牺牲、现任中央军委主席叛变、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陷于停滞，印度的革命形势已经十分严峻。



印共（毛）的活动范围变化对比，2013 年和 2018 年

这其中，**印度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路线是关键的问题**，其中有两个要点最值得讨论。

第一个要点是**印共（毛）长期坚持的农村游击战路线**。在革命路线方面，印共（毛）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照搬中国的经验，而没有根据印度国情选择合适的道路。我们在前文分析过，印度已经发展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印度国情的错误判断，这就导致这一路线在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都不能适应印度革命的需要。

在客观方面，印度缺乏建立根据地、开展长期游击战争的空间。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主席提到了中国的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条件[41]:

>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与旧中国相比，独立后的印度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既没有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也没有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入侵。虽然在边缘地区有许多领主豪强等旧势力，但也与军阀割据有着质的区别。进一步来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央政府政治上的控制力也不断增强，出面镇压印共（毛）的组织也从最初的“还乡团”变为了政府军。例如 1991 年的“一月觉醒计划”，是由当地的地主和资本家出面，组织“民团”进攻毛派武装；2005 年的“和平行动”，则是由恰蒂斯加尔邦政府招募流氓无产者，一边驱赶和残杀当地少数民族，一边向毛派武装发动进攻；而到 2009 年的“绿色狩猎战争”时，已经是中央政府迫使地方政府接受了出兵要求、派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主导对印共（毛）的镇压[42]。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印度政府的经济手段方面也有所体现，从 2010 年开始，印度政府在印共（毛）活跃的地区兴建基础设施，一方面通过建设道路、通信网络等设施对游击队进行围堵、封锁，一方面则拨款在落后地区建立银行、诊所，推广教育等等，动摇印共（毛）的群众基础，并收买革命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43]——这种手段虽然也是一种“封锁”，但与历史上日本法西斯、蒋介石政府封锁根据地的做法有明显的区别，某

种意义上，是在镇压印共（毛）的同时，通过改良主义的手段将边远的农村也纳入了印度的资本主义体系。此外，建立根据地所需的一个客观条件，是割据政权必须依靠农村经济实现自给自足，进而通过农村根据地实现对城市的包围。这种“自给自足”和“包围”建立在半封建国家的城市对农村的依赖之上。而在今日的印度却是农村依赖城市，农村要从城市取得化肥、农机等等的工业品，不可能实现自给。可以看到，**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央政府影响力的增强，印共（毛）进行农村游击战的空间正逐渐缩小**。

在主观方面，印共（毛）忽视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不能有效地组织农村和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尽管印度的革命左翼在 1967 年纳萨尔巴里起义后的几十年间，坚定地支持农民的斗争，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由于对社会性质的错误判断，他们在纲领中依然效仿过去中国革命的做法，主张没收地主和宗教机构的所有土地，在“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分配给贫雇农[12]。这一主张在当时的中国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广大中国农村仍处于封建生产关系下，但在今天的印度，农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已经大量地产生，区分不同农民的阶级属性、进而将农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独立地组织起来，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恩格斯指出[44]:

> 我们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好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要求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我们是不需要他来做党员的，正如我们不需要那希望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师傅来做党员一样。

列宁指出:

> 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它的。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现在立刻就准备）同它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只有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简化这一双重任务，或者把它压缩为单一的、简单的任务。[45]
>
> ……城市和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你们要单独组织起来。不要信赖任何业主，哪怕是小业主，是“劳动的”业主。只要商品生产继续存在，就不要被小经济迷惑。农民起义的胜利时刻愈近，农民业主转而反对无产阶级的时刻也就愈近，建立无产阶级独立组织的需要也就愈加迫切，我们也就应当愈加努力地、坚定不移地和大声疾呼地号召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支持农民运动，但是我们应当记住，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所以，对于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该如何分配的问题，我们把它放在一边，——这个问题，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有大、小业主能够解决并且他们会来解决。而我们所关心的完全是（而在农民起义胜利后可以说只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农村无产阶级将怎么办？我们现在和将来所研究的主要是这个问题，让小资产者的思想家们去想出土地平均使用制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吧。我们对这个问题，对新俄国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俄国的根本问题要回答说：农村无产阶级应当同城市无产阶级一起独立地组织起来，为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46]

但是，印共（毛）在他们的纲领中却只使用了“依靠无地贫农和雇农”的说法，而没有认识到：**将农村无产阶级单独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问题，是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斗争同等重要的。这就会使得他们的农村游击路线顺应农民维护小生产的落后倾向，而忽略农民日趋无产化、向工人阶级靠拢的进步倾向。

另一方面，以农村游击战为核心也使得**城市工人的工作被置于相对次要地位**。印共（毛）在纲领中强调

要“派遣工人中的先进分子进入领导农村地区武装斗争的共产党中，组织和推动农村地区斗争的发展”，强调城市工作的原则是“一切为了战争”[12]。在《城市视角》[47]这本小册子中，也将城市工作的任务局限于为农村输送干部、提供情报和宣传支持等。此外，缺乏工作经验、错误的工作方法和策略（如对工会进行抵制）、一些干部顺从自发性转向农村[47]等等，也进一步阻碍了印共（毛）在城市中开展工作。这就必然造成一种局面，一边是小农逐渐无产化并流向城市，另一边是城市的工作还在着力于为游击战提供人员和情报、将人员输送到农村，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不是在宣传组织工作中越来越团结在印共（毛）的旗帜下、在当地建立起强大的组织，而是被民主派组织和修正主义组织带着走，少数接触到印共（毛）的觉悟无产者也被派往农村，陷入到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之中。

因此可以看出，叛徒频出绝非偶然，而是从反面证明了城市无产阶级工作和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重要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必然让位于城市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工人阶级中扎根、建立铁的组织纪律和严格的政治教育的党，才能在严酷形势下保持队伍不溃散。

时至今日，印度的工人阶级已经发展为相当庞大的规模，工业领域有 3900 万正式工和 6900 万临时工，农业领域有 300 万正式工和 5000 万临时工，服务业领域的 9700 万正式工和 800 万临时工中，也有一部分无产者[32]。1991 年到 2022 年间，印度共发生了 21 次大罢工，参与罢工的人数有时多达数十万人，登记署名支持者数以亿计；2010 年后，工会组织的联合平台在一些民主派组织推动下建立[48]。尽管在当代，以莫迪政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不断加强专制，使得工会成员的席位减少、工人权利丧失，改良主义政党的领导和资产阶级的打击常常使工人们的罢工遭到挫败，但这恰恰说明改良主义已经山穷水尽、不能为工人谋取出路，说明印共（毛）所秉持的革命主张应该成为指引工人阶级的明灯。在这种情况下，印共（毛）仍旧坚持农村游击路线，使城市工作服务于农村，某种意义上是**将城市中的广大工人阶级拱手让给他们痛恨的修正主义政党**。

为什么印共（毛）始终坚持农村游击的路线？我们认为，根本原因是对于社会性质的错误判断，这一点在前文中已经论述了。此外还有三个直接原因：第一是领导农村斗争的历史惯性，20 世纪后半叶，印度农民暴动频发，印度的革命左翼在领导农民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壮大起来，斗争的局部进展加深了他们“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判断，而这种判断又反过来促进他们继续推进农民斗争；第二是尼共（毛）的胜利对印共（毛）的激励，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自 1996 年发动人民战争，经历 10 年时间，于 2006 年推翻君主制政府，建立共和制，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民主革命（尼共（毛）后期右倾、滑向修正主义，但这里不做展开），这场胜利对印度的共产主义者无疑有激励作用；第三是形势困难阻碍了路线调整，如前文所述，印度政府对印共（毛）的镇压逐年加强，而印共（毛）由于路线错误、缺乏力量等因素，在政府的打击下疲于应对，难以立刻调整路线。

第二个要点是**印共（毛）的“左派”幼稚病**。回顾印度革命左翼近 60 年来的历史，反右是他们的路线斗争中的重要一环。面对印度共产党和印共（马）的修正主义错误、马宗达牺牲后印共（马列）的分裂等情况，可以说，正是由于印度革命者一次次坚决地与右派斗争，才有了今日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的印共（毛）。但是，我们同样要指出，在反右的过程中，印度的革命左翼也犯过极“左”的错误。例如印度同志们自己指出的，在领导印共（马列）期间，马宗达就曾过分偏重武装斗争，甚至转向恐怖活动，而忽略了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又例如在上世纪 90 年代，日后结合为印共（毛）的几个组织之间还爆发过武装冲突，造成一些革命战士和群众伤亡[38]。

上述的一些错误已经得到印共（毛）的反思与纠正，但如今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极“左”错误存在于党的路线之中，这就是**对于议会的抵制**。印共（毛）的纲领中写道[12]:

> 我们国家的议会制度是英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况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印度也从未完

> 成。因此，印度并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今天，所有的议会机构和议会制度本身，包括统治阶级的所有议会政党，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暴露在人民面前。因此试图利用议会来批判议会制度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妄想。任何利用它的企图都是幻想。……实际上，以利用议会的名义参与选举的策略相当于放弃了建立和推进武装斗争。事实是如果人民没有政治权力，一切都是幻觉。人民唯有通过持久人民战争道路方可建立和发展政治权力。议会道路和参加选举与在具体条件下印度所采取的持久人民战争是完全不相容的。

印共（毛）犯的这个错误，与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的西欧共产党的错误如出一辙。诚然，今日的印度在这一点上与百年前的西欧相类似：印度共产党和印共（马）倒向修正主义，沦为议会迷，做了种种卑鄙无耻的叛卖行径，先进革命分子对此深恶痛绝。但是，出于对修正主义叛徒的痛恨、因为资产阶级议会的虚伪性而放弃在其中做工作，这就白白让出了一个能够向群众进行宣传的重大阵地。

印共（毛）抵制议会的错误，与其农村游击战路线的教条主义错误，都部分地来源于对印度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在这种判断下，印度的资产阶级议会被视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工具，没有任何合法空间，也就无可利用之处。然而我们认为，当今的印度有一定的合法工作空间，与中特黑帮统治下的中国对比尤其明显。在中国，是习沙皇和一小撮官僚垄断了一切权力，而人民普遍无权；而在印度，有多党制，有工会和农会，有罢工自由，印共（马）这样的改良主义政党能够通过选举在喀拉拉邦执政，《无法避免的战争》这种正面刻画印共（毛）的电影能够公开上映……这些例子都说明**印度有一定的政治自由**。尽管由于群众的愚昧（如文盲群众给宣传画好看的政党投票）、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暴力（如雇佣流氓无产者袭击其他党派候选人）等因素，这种政治自由远不如西方国家那样充分，但政治自由的环境本身就可以为共产主义宣传创造空间。因此，印度同志们不应该仅仅看到资产阶级议会的虚伪而远离它，还要看到议会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有效的宣传平台，看到印度还有许多不觉悟的群众对议会抱有幻想。所以，**应该在宣传工作中尽可能地利用这种合法空间**。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49]：

> ……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水平不高的、备受压抑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它类型的任何反动机构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正是**因为在那里还有受神父愚弄的、因身处穷乡僻壤而闭塞无知的工人；不然，你们就真有成为空谈家的危险。

毛主席诗云：**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毛主席写下这一诗句之时，党正在艰难地克服李立三的教条主义和“左”倾路线，在这一错误路线的指挥下，工农红军冒险攻打大城市，损失惨重。今天，印共（毛）同样需要克服教条主义和“左”倾路线，尽管教条主义的表现从“城市中心论”变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但造成的损失同样严重：军事失利，干部牺牲，进而导致组织涣散、一些同志缺乏信心而发生动摇……错误路线已经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但**只要克服了错误路线，共产主义的力量定会蓬勃发展，革命的风暴定会重新到来**。我们相信，印共（毛）的同志一定能够克服错误路线！

4、总结，我们的态度

第一，**印共（毛）的革命旗帜是光辉的**。自纳萨尔巴里起义的数十年来，印度的共产主义战士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为印度广大受压迫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印共（毛）是当代少数有武装的国际左翼力量，也是很早提出“当代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左翼[50]，在国际共运低潮期坚持斗争，毫

不动摇畏缩。这种坚定的革命精神值得每一个革命同志学习。尽管印共（毛）在近期遭遇了重大挫折，但我们相信他们的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第二，**叛徒的投降是可耻的**。索努、德武吉、贾根等人向印度政府屈膝投降、投靠资产阶级政权，背弃了印度共产主义者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事业，背弃了印度国内广大受压迫的人民，也玷污了印共（毛）光辉的革命形象。这种投降是极其可耻的。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群众应当坚决与之决裂，并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彻底清算他们！

第三，**印共（毛）对社会性质的判断有误**。印度在政治上比较独立；在经济上，工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对外投资增加，农村自农业改革和绿色革命之后走上了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道路，突出表现为小农无产化、半无产者增加、农业依赖于城市工业品等。因此印度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是有一定发展程度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四，**印共（毛）的革命路线有误**。其一，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一味坚持历史上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没有结合印度国情，在当前出现了农村游击空间减小、农村无产阶级缺乏独立组织、城市工人工作缺失等问题；其二，犯了“左派”幼稚病，抵制议会、拒绝在议会中做工作，没有利用政治自由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51]:

>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在研究印度革命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印度共产主义者的历史和当前面临的形势，要求更加重视**列宁主义理论**。例如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列宁战胜了民粹派，解决了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在俄国发展起来和如何对待这种发展的问题；在 1905 年革命前后，列宁解决了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问题和在农村中开展工作的原则问题；在 1908–1912 年间，列宁战胜了取消派和召回派，解决了社会民主党是否要在杜马中开展工作和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这些理论对今日印度的同志们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建议印度的同志们，从印度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出发，从农村游击战逐渐转向以城市工作为重心，在城市中广泛开展公开的宣传鼓动和秘密的理论教育，培育觉悟工人**，未来这些觉悟工人将成为党的骨干力量。

我们向读者和可能看到这篇文章的印度同志们声明，我们绝无“跨国指导”的意图。我们出发点是对同志的义务，正因为我们尊敬印度同志的革命精神，所以我们要结合近期形势对印度的同志提出建议。此外，我们也不打算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争论（用夸张的说法来说，这是革命胜利之后的“共产国际”的任务，而不是今天的左翼小组的任务）。我们的许多研究很不充分，可能存在错漏之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最后，让我们将目光放回国内。印共（毛）遭受的打击表明国际共运的低潮期尚未结束，而在中国，群众也仍然在黑帮的专制统治下遭受苦难，革命左翼的工作仍然很不开展。一些泛左翼对印共（毛）怀着轻蔑的态度，认为他们不成气候、不值一提；另一些人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试图立刻抛下一切，跑去印度打游击。这背后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时而悲观冷淡，时而激愤狂热，这两种倾向都是不正确的。**唯有脚踏实地，沿着列宁主义的道路坚定地推进中国革命事业，将建立全国性政党作为首要目标，才是中国左翼的正确选择**。对印度革命的分析让我们更加感觉到列宁主义的正确与可贵，对印度同志的牵挂和他们革命精神的敬仰也应该化作我们的革命动力。**我们必须加紧行动起来，办好政治报，建立工人政治小组，使全国性列宁主义政党的成立早日到来！**

印共（毛）万岁！印度与中国的革命者万岁！

战斗吧，同志们！千千万万工农群众将与你我同在！

[1] 印共（毛）中央军委负责人德武吉投降
https://www.wyzxwk.com/Article/guoji/2026/02/520814.html

[2] 深耕纪《印共（毛）的红旗还能打多久？》 https://mp.weixin.qq.com/s/SCje5V6X9LjmQu-qOstMkQ

[3] https://v2.redchinacn.org/topic/9360/印度方面宣告终结毛派武装叛乱

[4] 人民战争《安全部队在坎克地区扫荡时挖掘并销毁了一枚毛派埋设的地雷》
https://t.me/PeoplesWar_zh/3349

人民战争《47 名毛派成员向特伦甘纳邦警方投降》 https://t.me/PeoplesWar_zh/3351

[5] 国际红色通讯《印共（毛）关于索努、萨蒂什叛徒集团的声明》
https://irn.red/posts/ms_20260109002/

[6] 人民解放游击军是印共（毛）主要的武装力量。

[7] 对希德马同志的悼念–3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75981114268090562

[8] 人民战争《来自特伦甘纳和安得拉邦的左翼进步人士前往普瓦尔蒂村悼念马德维·希德玛同志》
https://t.me/PeoplesWar_zh/3068

[9] https://www.facebook.com/reel/3095598623960040

[10] 印政府清剿印共毛派，为何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https://www.huxiu.com/article/4829264.html

[11] 印共（毛）起源于 1967 年的纳萨尔巴里起义，当时人民日报称赞其为“印度的春雷”。

[12] https://maozhuyi.home.blog/2020/05/30/印共（毛）党纲

[13] 很遗憾，国内没有这一文献完整的中译本，我们也没有精力对英文原版进行深入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网友翻译的前言（https://zhuanlan.zhihu.com/p/524520897）、第一章（https://zhuanlan.zhihu.com/p/524562059）和未翻译的英文原版（https://zhuanlan.zhihu.com/p/417253123）

[14] https://dazibaorojo08.blogspot.com/2022/10/india-interview-with-general-secretary.html

[15]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六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5.htm#6

[16]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3912.htm

[17]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不丹—印度關係

[18]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斯里兰卡内战#印度干预（1987–1990）

[1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反印度情绪

[20]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印度
https://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yindu.pdf

这是中特黑帮为国内资本家准备的投资指南。

[21] 根据印度商务与工业部支持的推广机构“IBEF”的数据，2024 年印度对外投资额为 376.8 亿美元，比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还高出约 140 亿美元。见 https://www.ibef.org/economy/indian-investments-abroad

[22] https://www.ibef.org/economy/indian-investments-abroad

[23]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印度经济

[24] 上世纪 60 年代，亚非拉地区开始推广新的农作物品种和耕作技术，提高了农作物产量，美帝国主义提供了相关技术并将这一过程称为“绿色革命”。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绿色革命

[25] 《印度生产关系的变化-我们的斗争纲领》前言 https://zhuanlan.zhihu.com/p/524520897

[2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nd_reform_in_India

[27] 莫迪豪言“让全球吃上印度菜”，却喂不饱自家国民? https://mp.weixin.qq.com/s/hO9Ce2KIhOcki2_vVcz1kA

[28]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一章第五节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6/022-1.htm

[29] https://ruralindiaonline.org/en/library/resource/situation-assessment-of-agricultural-households-and-land-and-livestock-holdings-of-households-in-rural-india/

[30] https://www.usthadian.com/state-of-marginal-farmers-in-india-2025-report/

[31] https://ras.org.in/index.php/index.php?Article=situation_assessment_survey_of_agricultural_households_2019_a_statistical_note

[32] https://niti.gov.in/sites/default/files/2025-10/Indias_Services_Sector_Insights_from_Employment_Trends_State_level_Dynamics.pdf

[33] https://statisticstimes.com/economy/country/india-gdp-sectorwise.php

[34] https://www.ceicdata.com/en/india/gross-domestic-product-share-of-gdp/in-gdp--of-gdp-gross-value-added-agriculture-forestry-and-fishing

[35] https://agritech.tnau.ac.in/pdf/State%20of%20India%20Agriculture_14-3-2024_3_240401_114923.pdf

[3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9

[37]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40412.htm

[38] 激流网《局外人的意见——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今昔及展望》 https://jiliuwang.net/archives/96979

[39]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纳萨尔毛派叛乱

[40] https://encyclopediageopolitica.com/2018/05/30/indian-counterinsurgency-the-decline-of-naxalism/

[41]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281005.htm

[42] 王静《印度政府围剿印共（毛）的阶段、战略及成效》

[43] https://www.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2120771&reg=3&lang=2

[44]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ia-chinese-engels-18941115-22.htm

[45] 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24.htm

[46] 列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第四节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2/042.htm#4

[47] 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india/cpi-maoist/s14-urban-perspective-7th-printing.pdf

[48] 不断增长的工会力量，不断下降的政治权力–解读印度大罢工的悖论 https://labourreview.org/不断增长的工会力量，不断下降的政治权力-解读/

[49]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七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2004/07.htm

[50] https://maozhuyi.home.blog/2020/06/10/中国：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

[51]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stalin/mia-chinese-stalin-192404.htm

读者来稿丨伊朗反动政权的前世今生

编者按：这篇读者来稿介绍了伊朗自20世纪中期至今的社会变革历程，详细梳理了各阶段的历史背景、社会阶级结构及不同性质的政权更迭，揭示了无论是世俗君主制还是宗教神权统治，统治者都只会利用革命的口号欺骗群众。最后，文章指出伊朗的无产阶级只有组织建党、推翻神权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解放伊朗人民。但作者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民主革命中宗教所发挥的作用，并且提出了诸如“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等不合理的政治口号，编辑部在相关段落后加以纠正并批注。

作者对伊朗的经济、政治、历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读者可能对伊朗国情较为陌生，编辑部将在下面简要介绍。另外，文中部分词语也可能比较难懂，编辑部将其注释在文末，以便读者理解本文。

这篇文章是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写的，针对的是战前自由主义的全国游行抗议。关于本次美伊战争，本报将另撰写一篇长评加以分析，敬请期待。

伊朗近现代史简介：20世纪初，伊朗从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英国和沙俄的半殖民地。约1920年到1979年，伊朗由**巴列维王朝**，一个亲美买办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权进行统治。1963年沙阿（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推行了“**白色革命**”这一不彻底的世俗化资本主义改革，但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1979年发生**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以**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士集团夺取了伊朗群众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和革命果实，成立了神权统治的新政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随后经济上资本主义继续发展，政治上教士集团专制，世俗化中断，伊斯兰教教法和极端保守主义回归。外交上从亲美转向极端反美，长期遭到美国的制裁封锁。

目录：

一、神权统治的动摇

二、白色革命

三、伊朗伊斯兰革命

四、新的斗争

一、神权统治的动摇

“时时都是阿舒拉，处处皆为卡尔巴拉”[1]，这句伊斯兰革命时伊朗人常喊的口号，今天不得不要重新再喊起来了。神权统治者的卑劣与残暴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了，革命还远没有结束，那些曾经依靠人民群众夺了权的伊斯兰革命者，如今早已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了人民的敌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979年，全国民众热烈拥护的伊斯兰革命的**宗教领袖霍梅尼**，这个被人们满怀希望地称为“波斯的伊玛目”的救世主，被时代推至了曾是沙阿（国王）的权力宝座上。至于胜利后领袖承诺的“独立、自由、伊斯兰共和国”能否实现，因战争的动荡还不好回答。但宗教领袖的学生哈梅内伊如今也坐在了宝座上，“很好”地用**宗教专制**与**血腥镇压**替他回答了人们的疑惑。曾经和教士们共同高喊“处死国王”的民众，看清了自己曾经倾力支持的革命

也不过是用头巾取代了王冠而已，甚至 2025–2026 年的镇压比旧君主制下的“黑色星期五”[3]还要血腥和沉重。那么，人们自然也就会再次要求处死神权专制了。

前不久的街头上，我们可以看到民众向国家机关丢石头和燃烧瓶，然后一些人会插上巴列维时期的雄狮与太阳旗，高喊“国王万岁”、“哈梅内伊去死”等口号。但人们真的希望旧制复辟吗？不，只是举起这面旗帜是违法的，它可以**激怒**统治者。民众向神权专制抗议道：“你不许我们举这面旗，那我们就举；强制我们穿传统服饰，那我们就偏不穿！不要神权，也不要君主，我们是为了自由而来，而不是为了换个政权继续压迫我们。我们虽然是穆斯林，但不会甘当温顺的羔羊被信仰所麻痹与教化！[4]”用现代伊斯兰主义先驱阿里·沙里亚蒂的话说便是，真正的伊斯兰教并非远离政治的个人信仰，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反抗邪恶的统治既是伊玛目的事业，更是所有穆斯林的神圣职责。
【编者注】伊朗群众举巴列维时期的雄狮与太阳旗、高喊“国王万岁”的口号，应当被认为是受自由主义君主派的影响，是自由派试图篡夺民主革命领导权的表现。

谁说缺水的伊朗高原不会降下暴风雨呢，美国人就看到了这场即将到来的变革，趁机争着跑到中东来逼伊朗向自己妥协。他们一边向伊朗说：我们可以不制裁，让你们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但你们必须得先卸下自身的武装（停止核武器相关项目），撤掉在中东的代理人关系（撤去对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支持），向我们无条件地献上忠诚（外交和经济上对美国妥协与合作）；一边调动军队向其施压，试图以战争威胁压服伊朗，玩上了去年的把戏。不管最终哈梅内伊政权妥协与否，对伊朗人来说都不是坏事——如果妥协，则可以像教士们曾经指责巴列维如何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一样来指责教士们，伊朗人民有着反帝和宪法民主的精神，外部压力也将会化作反对哈梅内伊神权专制的力量；如果不妥协，美国对伊朗施加的持续的经济压力与战争威胁也够酝酿出底层穆斯林和世俗反对派（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力量。

然而，伊朗的历代统治者，从中世纪到今天，都用最冠冕堂皇的革命口号来欺骗群众、篡夺革命果实，然后用最残暴的专制手段统治伊朗人民。中世纪时他们就在玩弄这些狡猾的把戏了，例如，阿布·阿拔斯依赖获得自由的奴隶阿布·穆斯林推翻了倭马亚王朝，在成功建立新的阿拔斯王朝后，转头就把革命领袖阿布·穆斯林杀害，自己戴上沾满鲜血的王冠。等到阿拔斯王朝腐败堕落了，他们又用这套把戏声称自己是曾经的革命领袖，又或是先知继承者阿里的后代。国王巴列维在白色革命时曾向人民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打倒土地垄断的大地主！结果国王自己就是最大的**地主和资本家**，当着美英帝国的买办走狗，肆意挥霍人民的财富过着无比奢靡的生活；霍梅尼在伊斯兰革命时曾向人民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打倒专制的君主独裁！结果霍梅尼自己就是**独揽大权的法基赫**[5]，把自己抬至高于伊朗总统的“最高领袖”，肃清一切反对派势力，开始实行神权专制。哈梅内伊又在两伊战争后向人民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把 1979 年的革命进行到底！结果他自己就是革命的敌人，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可笑的是，美国现在也向抗议者们这样说。

恩格斯说[6]：“至于谈到宗教的欺骗……**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和任何宗教运动一样，是一种表面上的反动，是一种虚假的复古和返朴”，那么这些骗子的行为就是一种表面上的革命，实际上是彻彻底底的欺骗，是把伊朗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群众当成了可以任意号令、随意抛弃的牺牲品！“你们仇视剥削者只是因为自己不是剥削者”，这句话用在描述这些假革命者、真剥削者时可谓恰如其分。为了不让群众看见自己道貌岸然的外壳下的狭隘，为了用麦加先知的《古兰经》所记载的话语赋予斗争以神秘主义的高尚来骗取群众的热情，所有妄图成为新的剥削者的阶级都大力挥起**伊斯兰的旗帜**，以民主公平等辞藻标榜自己，等到自己爬上了权力的宝座后，又开始排挤或歪曲这面旗帜。

但几千万的民众当初是如何被骗过去了呢？这正是需要说明的部分。这里我们可以将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一，白色革命**。**二，伊斯兰革命**。

二、白色革命

1960 年，乡村人口约占伊朗全国总人口的七成，土地是伊朗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富来源，封建的生产关系在乡村中占统治地位。封建主义在乡村的统治，制约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和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老巴列维在位时，他虽着力改造传统工业和发展现代工业，颁布世俗化政策，却不肯触动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地主的既得利益。因为王朝还需要维护地主、什叶派欧莱玛[7]和巴扎商人的支持作为统治基础。但等到小巴列维时，严重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危机迫使他向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他们答应其请求，但代价是国王须改变国内的经济状况，并让自由派加入内阁，以防止伊朗也感染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传染病”。于是国王迫于压力，着手土地改革和工业发展，并进一步加强专制和世俗化力度。

巴列维向他的国民说[8]:

> 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真正限制大土地占有，以利农民；真正消灭地主和佃农制度；并真正使这些佃农享有人的尊严和有可能直接从劳动中获利。

事实却是，至“白色革命”结束，拥有土地不足 2 公顷者约 100 万户，拥有土地 2–10 公顷者约 140 万户；相比之下，拥有土地超过 50 公顷者虽然只有 4.5 万户，即 2%的人口，其地产总面积却占全部耕地的 47%[9]！这多么像俄国农奴制改革后，1905 年革命前的土地状况——1000 万个农户拥有 7300 万俄亩土地，28000 个贵族大地主和暴发户大地主却拥有 6200 万俄亩土地！巴列维嘴上说要打地主分田地，却有近一半的耕地还掌握在地主阶层手里。尽管如此，这次由上而下发起的革命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旧的生产关系，把部分地主的地分给了中农，拨款给农业资本家，建立机械化农场，还成立了许多合作社，教育与妇女地位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因鼓励发展工业，伊朗工业的年增长率从 5%升至 15%[10]，现代工业的生产规模明显扩大，国王甚至夸口：到二十世纪末，伊朗将成为世界五大工业强国之一[11]。

封建的生产关系逐渐解体，但远远没有被彻底消灭（只有暴力的民主革命能做到这一点），更没有被新的生产关系取代。虽然农民是合作社名义上的主人，实际上的所有者却是富农和作为国王工具的新伊朗党人，运动的大部分红利也被王室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精英、官僚和新兴买办资本家所攫取。有权租佃的中农虽获得了零碎的土地，却也背上了贷款，失去了地主的庇护，官僚主义盛行的合作社还不能给予足够的支持。至于无租佃权又无地的贫农，则完全享受不到土地改革的成果。相比之下，机会更多、发展更好的大城市是个不错选择，所以数百万计的农民为谋生远走他乡[12]。但到了大城市，多半也改变不了贫困生活，移民的约 160 万人棚户民没有稳定收入[13]，还是底层。那么，土地劳动力流失了，还有什么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谈呢。住在城市里的地主虽然被迫卖出或租掉部分土地，但可以凭借资本摇身一变，化作工业资本家，继续着剥削阶级的奢靡生活。而绝大多数人仍贫困交加，**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工业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农业方面却变得落后了。

阶级结构变了吗？的确变了，地主阶层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垄断土地，而是可以被购买，但他们中的部分人又变成了新兴资本阶层，剥削的对象从佃农换作工人；原来拥有少量土地的富民亦在购置土地，甚至可以买下别的农民的租佃权然后雇佣他们种地[14]；只有绝大部分中下农仍是中下农，无产佃农也还是无产[15]。世俗化的君主制依旧是吃人的君主制，它又怎会真正革掉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私有制呢？独裁者甚至不愿挪一挪他坐在王座上的屁股！经济改革不能真正满足广大农民和工人们的要求，而世俗化政策损害了太多什叶派教士阶层的利益，与美国的交好又激起了民族主义反对情绪。最终，国王成功且精准地孤立了自己，引起各阶层民众的滔天怒吼，工人、农民、巴扎商人和手工业者、各教士阶层、中产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党人及其他的世俗反对派力量，都在这个共同的敌人面前联合起来了。

三、伊朗伊斯兰革命

1977 年时的巴列维专制政府，拥有波斯湾最强大的海军和中东最先进的空军，号称世界第五军事强国。军队作为国家的枪杆子，享受优厚的物质待遇，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作为最高统帅的国王，可亲自任免所有高级将领，参与军事演练，并且经常身着军装主持国务活动。由 5000 余名秘密警察组成的**萨瓦克**（即国家情报与安全部）遍布各地和各个角落，被称作“国王的耳目和铁拳”。不仅如此，还有数量可观的石油美元，国力可称雄厚。以致天真的观察家们总认为民众会被镇压下去，不会有大规模的革命，专制将长久下去。

可是在两年后，它恰恰被这样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流亡巴黎的“革命”领袖**霍梅尼**在胜利前回到了德黑兰，在革命力量瓦解了专制最后的抵抗后，举行全民公决，宣布：**废除君制，实行共和！**

革命胜利了，但这位霍梅尼先生，赢得了全国上下的支持，受万人景仰的领袖和哈梅内伊的导师，却不比巴列维更好，“独立、自由、伊斯兰共和国”也只是空话。在“革命”领袖前，他首先是**宗教的领袖**，代表的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士阶层的利益**。这个阶层在中世纪时发挥过革命的作用，但现在绝大多的教士俨然成了剥削专制的伥鬼。

尽管他说：

> 社会成员被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两大群体：“剥夺者”与“被剥夺者”。所谓的“剥夺者”即富人、剥削者和压迫者，所谓的“被剥夺者”即穷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巴列维王朝的独裁政府保护“剥夺者”的利益，损坏“被剥夺者”的利益。我们只有推翻世俗化的君主制度，**重建教俗合一的神权政治**，才能摆脱独裁专制，**保护**“被剥夺者”的利益，实现社会秩序的平等和民主。[16]
>
> 我们所需要的伊斯兰政府将是宪政的**而不是专制**的。然而，伊斯兰政府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立宪政府即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制定法律。新的国家将严格遵循《古兰经》、“圣训”和沙里亚所规定的原则。……专制政府的首脑支配着民众的思想，损害民众的生活和财产。先知以及信士的长官阿里和其他的伊玛目都无权毁损民众的财产或他们的生活。而我们的政府不是专制的，而是立宪的……伊斯兰政府是法治的政府，安拉是唯一的<好个唯一！ >统治者和立法者……成千上万的人饥寒交加，得不到起码的医疗和教育，却有许多人腰缠万贯，挥金如土……我们的义务是**拯救**被剥夺者和被虐待者。我们有责任**帮助**被虐待者和与压迫者斗争。[17]
>
> 我们只有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才能确保政治上的独立，而只有发展农业生产，才能确保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战略。[18]

但社会分配关系没有改变，无产工农、巴扎商人、手工业者的处境并没有因这次革命而变得更好，生活反而因革命委员会的控制而变得令人窒息。就如同伊斯兰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阿拔斯革命一样，它允许受压迫的阶级获得了影响国家的权力，但却并未给予他们控制国家的权力[19]，革命的功臣成为了革命的奴仆。在不容辩驳的现实前，曾经坚定的民主斗士也不得不改口，开始歪曲他曾经不容侵犯的“父辈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宪法”和民主了[20]：说英国人在欺骗民众，给人们带去了宪法，实际是想阴险地削弱伊斯兰教法[21]，它不过是欧洲的舶来之物，人民**只需要**服从上帝和我们法基赫就好了。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引用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的一段话描述[22]：

> 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

> 萌芽。市民<一个阶层>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另一个阶层>，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自然，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一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

四、新的斗争

可以看到，“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起来”[2]。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完全丢弃宗教来作为我们的工具呢？不，宗教**可以**作为进步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表现出来，伊朗无产穆斯林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把颠倒了的宗教再颠倒回来。现代伊斯兰主义就主张用**革命**的政治手段以达到“伊斯兰教法”，反对教士阶层统治国家，而是主张由先进知识分子来领导，提高群众的觉悟以实现民主制。宗教也分统治者的与被统治者的两种，我们**不能只看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半句话，它前句的“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23]”，我们**也要看到**，它同工人运动一样，在产生时也曾经是被压迫者的反抗运动。伊斯兰教在人间寻求先知留下的救赎，而社会主义则是在消灭私有制的改造中来救赎自己，虽然观念不同，解放的要求却是十分一致的。伊朗人新的斗争的意识形态应是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看似互相矛盾，实际则是一条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

【编者注】宗教的确可以作为革命的工具，在民主革命阶段为革命者所利用。然而这只能说是策略上的暂时一致，而不能是原则上的结合与统一，绝不能说“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的解放的要求却是十分一致的”，也不应当说“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因为任何宗教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都是有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理论，而伊斯兰教等宗教则信仰神明、超自然力量，强调人对神的顺从，不以阶级斗争或物质条件为唯一解释世界的原则。历史上，宗教也往往更是扮演了统治者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这一角色，而不是人民抗议或是革命的工具。“鸦片”与真正的良药必须加以区分。中特黑帮就炮制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种荒谬至极的理论，因此我们更不应当提出“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的政治口号。

不过，一旦有进步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想要通过重新解释教义来推动民主革命，这些阴险又可恨的神权专制统治者便歪曲事物原本的进步性，力图把现存的一切贴上合理的标签，又把合理一词赋予自己的主张和行为的内容。而一旦人民开始反思所谓合理的真正含义，就好像犯了乔治·奥威尔笔下的思想罪一样！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提出解决问题的人，却将一切责任归咎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制裁和煽动[24]，这又与今天的中国何其相似。工农业为何发展不足的原因，他们没有说。宗教和代理人战争支出如何挤占民生资源的，他们没有说。在伊朗给出的新财年预算案中，是大幅削减燃料与食品补贴，增加多项税收。至于要不要重点发展国内生产，他们没有说。提出异议的民众和革命者在监狱中遭受了怎样非人的折磨，他们没有说[25]。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空气中，“人间的使者”们也只能向上帝叹气了，而这些神权使者们自己也不相信真主可以保住他们，只好求助于**中国**和**俄国**来帮他们镇压国内的运动和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制裁。

那么，现在和他们勾结起来的国家又怎样呢？中俄卖设备和电子战技术给伊朗政府，帮助他们镇压群众运动，又提供军事援助以对抗美国[26]。嘴上呼吁保持克制与和平，好像很关心伊朗人民的安危，实则只是怕被“扰乱该地区的能源和贸易路线”。所谓促进世界繁荣的外交辞令，在联合镇压造就的尸山血海前也只是小孩也欺骗不了的谎言。

伊朗的历史决定了它**无法自上而下**地变革正在死去的经济，而只能是**自下而上**。这次全国规模的示威游行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希望，然而人们缺少组织和理论上的指引，还无法对宗教和专制进行武器的批判。曾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也给伊朗送去了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国际革命思潮中的伊朗共产党曾经因教条主义等自发性的错误，以致思想纲领与伊朗的历史传统及伊斯兰教信仰相去甚远，直接进行公开的阶级斗争的世俗化要求在诸多方面与国情不符，加之缺乏社会号召力、内部派别林立分裂了多次，社会基础又远不如什叶派宗教组织深厚[27]，于是在 1979 年的革命中陷入被动，最终被反动派清算；但真理是杀不完的，今天的伊朗共产党与共产主义力量委员会已经提出阶段性纲领与推翻反动神权统治的革命要求[28]，虽然处于地下工作与争取团结的薄弱环节，但未来是属于一切被压迫和剥削着的人民的，相信革命者们会根据国情制定出适合伊朗的革命道路，团结起群众，最终实现正义的目的。

【编者注】“伊朗共产党……思想纲领与伊朗的历史传统及伊斯兰教信仰相去甚远”不应当被认为是错误，因为任何共产党的思想纲领都不能不和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相去甚远”。斯大林曾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说到：“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上有信教自由一条……这是否就意味着天主教和新教等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原意并不抵触’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它要根据正确理解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去进行反对天主教、反对新教和反对东正教的宣传，以便获得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胜利。……社会民主党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等无疑是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原意抵触’的，即和正确理解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抵触的。”首先应当强调的是伊朗共产党思想和组织上多次分裂、不统一，缺乏统一的集中领导，其次是策略激进、教条主义，在伊朗广大信教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中的工作做的太少。

伊朗与中国隔着万里高原与山脉，人种与语言也不同，但两国人民的处境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无权，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为实质上援助伊朗的革命同志，我国的同志应通过长期不懈的群众工作，尤其是现阶段的**产业无产阶级**的工作，以组建革命政党，动员起广泛社会阶层，推翻修正主义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输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有了中国无产阶级政权的产生与胜利，才能掐断现在修正主义对反动伊斯兰神权集团的技术与资源供应等一切合作，并将资源供应给真正需要它们的人——伊朗共产党和中东的其他同志，使反动统治阶层在国际上一步步陷入孤立，推进世界革命。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我们祝远在中东的革命同志一切顺利。

打倒宗教神权统治者和敌人！英勇的伊朗人民万岁！

[1] “**阿舒拉**”指什叶派伊玛目侯赛因的**殉难日**，“**卡尔巴拉**”指侯赛因的**殉难地**。“什叶派”是**伊朗境内的主要伊斯兰教派别**，“伊玛目”意为**什叶派的“领袖”**。公元 680 年，先知穆罕默德（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的外孙、什叶派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伊本·阿里**，因反抗倭马亚王朝的暴政，在卡尔巴拉战役中与 72 名追随者殉难。这一事件被什叶派圣徒视为对抗压迫与不义的终极象征，殉难精神成为什叶派信仰的基石。

[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1-1852/01.htm

[3] 据伊朗国内医生计算与政府内部统计数据披露，抗议民众至少 36,500 人被杀害，接近 41,000 人被捕。但这些数字也已经过时了，经济问题存在，民怨就存在，每天都有反民被杀害或捉去牢狱。在这个不准公民拥有武器的国度，德黑兰的医院却拥挤得像个战区，医护人员的制服沾满了血，血肉模糊的尸体堆满了空间，枪声与哭号遍布街市。这次镇压比以往几十年任何一次都要残酷，简直是屠杀！

死亡人数来源于伊朗国际新闻社，原文为：

کشتار ۳۶ هزار و ۵۰۰ نفر تنها در دو روز بهدست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نه تنها در تاریخ سرکوبها در دوره این حکومت بیسابقه است، بلکه این رقم در مقایسه با سرکوبهای تاریخی جهان و حتی جنگهای تمامعیار نیز کمسابقه است. این رقم قطعی نیست و احتمال داده میشود باز هم افزایش یابد.

据《TIME》的报道，仅 1 月 8 日和 9 日,伊朗街头就可能有多达 30,000 人丧生，截至 24 日，美国人权活动家通讯社已确认 5,459 人死亡，并正在调查另外 17,031 人。另据《The Guardian》的报道，死亡数也超过三万人。

被捕人数来源于美国人权活动家通讯社报道。原文为：

The number of people arrested and killed during the mass wave of anti-regime protests that raged in Iran earlier this month has continued to rise, according to the US-based Human Rights Activists News Agency, which puts the death toll at 5,200 and arrest figures at nearly 41,000.

[4] 参考自伊朗国际新闻社、BBC、路透社和法新社对 2022 年时德黑兰抗议者们发言的报道。

[5] **法基赫**，一般指伊斯兰教的教法学家（霍贾特伊斯兰、阿亚图拉和大阿亚图拉这三个头衔的拥有者，见注释[7]），在这里特指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拥有不受世俗选举限制的绝对监护权和国家指导权。

[6]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 年 5 月 26 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8/111.htm

[7] **什叶派教士阶层**由低到高依次为：**毛拉**（Mullah），基础教士；**欧莱玛**（Ulama），正式神学学者；**霍贾特伊斯兰**（Hojatoleslam），地方宗教组织骨干；**穆智台希德**（Mujtahid），高级神学学者；**阿亚图拉**（Ayatollah），核心领袖；**大阿亚图拉**（Grand Ayatollah），最高精神领袖。

[8] Martin，V.，Creating an Islamic State：Khomeini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Iran，p.23.

[9] 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 p.320–321.

[10] 同上，p.326–327.

[11] 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430–431.

[12] Bashiriyeh，H.，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Iran：1962-1982，Kent 1984，p.88.

[13] Milani，M.M.，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p.65.

[14] Hooglund，E.J.，Land and Revolution in Iran 1960-1980，p.61.

[15] Kazemi，F.，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Miami 1991，p.285.

[16] Abrahamian，E.，Khomeinism：Essays on the Islamic Republic，p.47.

[17] Sidahmed，A.S.＆Ehteshahmi，A.，Islamic Fundamentalism，Boulder 1996，p.136–138.

[18] Schirazi，A.，Islamic Development Policy：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Iran，p.89.

[19]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第四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hris-harman/1999/3-04.htm

[20] Keddie，N.R.，Roots of Revolution：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Modern Iran，p.158.

[21] 《中东史》第 1071 页。伊斯兰教法又称沙里亚原则。

[22]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第一节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8/111.htm

[2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43.htm

[24] 据阿拉伯独立新闻频道 Al Jazeera 与新闻网站 El-Balad 等媒体报道。

[25] 可参考联合国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状况》。

[26] 来自欧洲媒体 MODERNDIPLOMACY，独立媒体 Newsweek 等等的报道。

[27] Keddie，N.R.，Modern Iran：Roots and Results of Revolution，p.242–243.

[28] 来自伊朗共产党与科马拉电视台的声明与公告。

革 命 左 翼

读者来稿丨危害左翼小组的几种错误倾向——以 A 小组的消亡为例

编者按： 这篇读者来稿中，作者以 A 小组消亡的亲身经历为例，分析了危害左翼小组发展的几种错误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错误倾向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中国左派仍处在小组阶段、尚未建党；许多小组只在线上活动而无线下联系，削弱了组织性；革命者身上还残留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性。

面对这些错误倾向，必须要用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和革命觉悟改造小资产阶级习气，应当学习列宁主义来加以克服：只有思想统一才能实现组织统一，左翼小组要把对内组织建设的基础打牢，要通过系统学习列宁主义来统一思想；要坚持集中制原则，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加强工作纪律；要极严格地设置新成员的加入标准，防止只说不干的空谈家甚至告密者混进组织。

前言

A 小组自诞生到消亡共存活 1 年多的时间，有几十个成员活动，成立之初的成员构成主要是高校学生，后续纳新也大多聚焦于此，且多为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这种阶级基础更易产生更多的错误倾向与非无产阶级思想，而领导层对于种种错误倾向，并没有进行斗争与正确的路线教育，甚至多数主动下场拉山头、玩弄政治手腕，直到 A 小组走向实质灭亡。

本文以 A 小组的消亡展开探讨，不止于 A 小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一、导致 A 小组消亡的若干原因

1.成员鱼龙混杂，纳新门槛极低

A 小组是从一个在线上颇有影响力的 Y 组织中脱离出来的。在后续的组织建设中，继承了其前组织的纳新方法，即门槛极低，甚至不论自白（无需宣称为革命牺牲与付出的意愿），更不论表现如何，使得组织更加**鱼龙混杂**。这既有路径依赖，又有自身革命素养不足的缘故，甚至在组织规模扩大后也并不觉得此种纳新方式有什么不妥。然而，婴幼儿时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生下来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但共产党人常常在革命工作中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的改造自己。后者若没做好，就不可能做好前者。

2.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

A 小组常常忽视**系统的与实际的**学习，对于理论学习常常是“一本书学完，再投票或主讲人另选一本书”。这是零散而非系统的学习，这种培养方法是严重损害学习效果的，更达不到**思想统一**与**培养干部**的目的。同时，学习是严重脱离实际的，不是用学习的材料去分析现实、指导实践，而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教条主义式学习。不去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当时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去寻求今天的人要去怎样做。

3.没有思想统一和正确的政治路线

既然缺乏实际的、系统的理论学习与丰富的工作经验，那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与策略了。在具体问题上，常常陷入左右横跳，模糊不清。制定了政治报路线，可是实际运行起来，只是将宣传组成员写的文章发布到境外平台和私底下传阅。在谋求政治团结上，扛起了反对 Y 组织的旗帜，也确实造就了不少小组在这方面的合作，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各小组虽然在反对 Y 组织上有共识，可在其他的方面却有较大的分歧，所以远不能达到思想统一的程度。而在反 Y 组织上，更像是在具体的事务上的合作，和列

宁驳斥经济派等机会主义思想促成思想统一、通过政治报建党根本不是一码事（更何况报纸也需要有人“推销”）。

二、八种危害组织的错误倾向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几十人组织的消亡，不可能是某个坏人一念之间或单独的外部打击所能造成的。毛主席在《矛盾论》里面讲到“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而 A 小组就是将内部小的问题，慢慢放任到大的问题，直至最后的消亡。

（一）个人主义

不愿为革命事业放弃自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上升的机会。不愿为运动投入过多，而是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无聊生活的调味剂。一旦革命要求自己放弃优渥的生活、阶级跃升的机会，他就停止前进了，或把他人推到前台“挡枪”（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当时，组织的共识是融工（当时大家认为是正确的，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仅仅以此事为例），这点没有一个人公开反对。有的同志毕业后就说为家里打算，不能融工了，但他在这种白区掩护工作干得比较起劲，甚至深得领导赏识。有的同志借口年纪大了（仅三十岁左右），有的同志处于摇摆状态。组织对于这种同志，应该一边进行思想教育，拉住他；**同时，一边也做好他脱队的准备，不应让此种为自己留后路的人，负责机密的、重要的工作，那是危害革命工作**。但实际上这种同志，不少是负责的领导工作。

对于别人的批评，觉得有损自己权威和形象，认为是害了自己，想方设法地在其他地方报复回来。比如：在工作上故意挑批评人的刺、纠集“自己人”公开说批评者的坏话等等。这是只看到了个人利益、没有看到集体利益的表现，更何况批评并非损害其个人利益，除了纯粹的派别斗争，大多是帮助其进步的批评。这种情况，在会上应当讲清楚，提出批评的同志应当注意批评方法。同时，被批评的同志应当注意，就算对方的批评方法和指出的问题有什么不对，可以指出来，而不是以对方方法不对、哪点说的不对为由挟私报复。那只会让人不敢说话，是不健康的组织生活，客观上放任了各种错误倾向在组织内蔓延。

对于不合自己心意的决议阳奉阴违，在自己负责的部门拒不执行上级指示，并不是因为他觉得上级指示有什么大的错误，如果有为什么不提，反而偷偷摸摸地抵抗呢？更多是私心在作祟，是为维护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于“丢官”（如：选举落选）则以怠工、罢工回应。反之，“有官”当则自愿捐献几千上万用于组织活动。这是官本位思想的体现，“有官”则是组织的主人，没有“官”则是组织的奴隶。“罢官”则是遭到了坏人的迫害，好像工人运动是组织内大人物的事情，小兵只需想小兵所想之事就行了。

（二）山头主义

各自优先为自己小集团利益服务，大小事务先跟自己小集团商量，然后在会上步调一致。甚至有的在跟自己小集体商量后，就不和组织商量，直接背着组织着手做了。（党内有党，而非党内有派，既然这样，何不脱离，这样更好。）这实质是将自己的私心掩饰到小集体之下，如果小集体有分歧那也一致对外，不惜损害组织的利益。这种拉山头，不同于客观上因为工作分工缘故与思想上的分歧形成的派别。前者是为服务于个人小集体的利益而私下搞的派别活动；后者是由于革命运动客观需要造成的分工与思想认识的分歧（当然，并不是说后者搞山头主义就有利于革命，同样是危害革命的）。前者一定搞派别活动，后者不一定搞派别活动，派别活动一定是危害革命的。

对于“自己人”犯错误，遮遮掩掩；对于别人犯错误，特别是“敌对派系”犯错误，采取严酷斗争。到这个地步，所进行的斗争就不是路线斗争，而是纯粹的争权夺利了。对于革命运动没有丝毫推进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其破坏性甚于外部的敌人。A 小组的不少路线斗争中夹杂着这种不健康的斗争，

是使得其经历多次斗争而没有丝毫前进，反而日渐衰弱的主要原因。

（三）本位主义

做工作不看全局，以自己部门视角为尺度。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网络安全组，常常没有事先了解组织的需求（上级领导不力也要负部分责任），便向普通成员乃至外围成员，普及一些本就不需要和近期完全用不到的技术，例如 GPG、刷机之类（比起刷机，所能规避的安全风险，匿名购买一个工作机是更紧急的事情，而有的网络安全组成员居然连这点都没有做到，我们出事的同志，基本都倒在没有第二部设备的情况下）这大大浪费了组织的资源，和各位同志的时间精力。在现今不需特别注意的地方严加设防，在急需设防的地方不设防，那么，敌军不就这样趁虚而入了吗？是主次矛盾不分和知识分子习气的体现。对于克服本位主义，各个成员做事要有全局观，要学辩证法。要站在整个革命运动的高度去看问题，不应以狭隘的眼光去做事。同时，上级部门应当加强领导，上级部门掌握的情况一般比下级部门更全面，更不应当放任本位主义的蔓延。同时，也要与下级部门多通消息，加强指导与帮助，使其知道当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

（四）风头主义

在组织工作上，只愿意做“露脸的”、更易挣选票与未来地位的（如外交致使合并，那些负责外交工作的同志就占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对方组织就认识这些人，选举不就稳了吗？委员的位置不就稳了吗？）工作，如外交、写文章之类，不愿做细致的、默默无闻的、不易挣到选票工作；在组织生活上，“上蹿下跳”尽可能地使得每个人记住自己，并不惜暴露不必要的个人信息，拉近关系。

我们有的同志觉得自己是未来的列宁，甚至私下里说列宁不过如此（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诚实），认为自己需要做大事，就先著书立说，确立理论权威，而非解决组织当前的困局。“小事”就交给其他人做就好了，以免埋没自己的才华。把自己看得过重了，把他人看得过轻了，没有群众的参与，光有正确的先锋队革命能胜利吗？就算是列宁也是做了很多细致的组织工作，才使得党的真正建立。也不是光提出一个办法，就会有大批人拥护的，这需要有人去实践。列宁在流放时期构建政治报计划，在多年后，当时和他一齐的同志，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回忆[1]：“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兴高采烈地向我讲述了他的计划和他回到俄罗斯后的设想。创办党的机关报，把它迁到国外去出版，借助这样一个中央机关报来建党......老实说，最初我觉得他对这样一种党报的作用估计得过高了......现实证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五）中庸主义

对于革命工作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探求更好的工作方法；同时，对于他人的错误，自己看到了不去批评，也不去跟任何人说，这实际是雇佣革命思想与个人主义的体现。这种思想常常默许、助长组织内错误倾向的蔓延。看似不左不右，实则因为不做事情永远不可能犯错误，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原地踏步和不能纠正错误。

（六）主观主义

在工作上，不事先调查，没有严密的计划，这常常使得工作陷入失败，曾经有同志因为某些同志擅自瞎指挥，而被学校开除。山头主义和没有集体领导要负大部责任，山头主义的局限性在这里体现了，是要集体的智慧还是个人的智慧?

同志关系上，对同志多猜忌，以最恶毒的心态，揣测其他同志的行为。好像别人都觊觎他的位子，嫉妒他的才华，使组织陷入所谓囚徒困境。主观主义、缺乏沟通进一步加剧山头主义的滋生与高烈度的、无原则的斗争。常常使得路线斗争演变为争权夺利，在手段上愈发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非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在工作上，应当加强调查与研究，掌握实际情况，深入的、实际的分析各种有利于行动的和不利于行动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可能避免失败，才能更易取得成功。在对待同志关系上，应敞开天窗说亮话，多交心，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方式对待同志。同时在沟通上，应注意既要表达清晰自己的意思，又要注意方法，尽可能地使得别人接受。

（七）极端民主化

在上级部门中，不必要通报的事却向下级通报，而下级对这种事并无任何发言权和参与权。如外交关系，向根本没有发言权的正式和外围成员通报，甚至具体到是干了什么、和谁外交。这是民主吗？外交工作掌握在两、三人手里，甚至其他部门负责人和委员都没有发言权，为何又在信息上搞极端民主化呢？这么做的“好处”是，“嘿，我在干活”。这样做的害处是，造成一种行政冗余和泄密风险，后来这种工作方法的确造成了泄密事件。

（八）无政府主义

在下级部门中，事前不经请示，便着手开辟新工作，事后不汇报，形成既定事实。甚至理论读书班的改革和有的线下革命活动，都是没有经过上级部门讨论和决议的。这是小资产阶级各行其是的思想，在组织上的体现。领导集体的默许、派系丛生常常催生这种情况的出现。

三、中国左派中的三大派别

我们中国左派历来派系林立，其理论、路线争鸣不离其宗，从左至右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左>、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许多革命小组中的主流）<中>、（小）资产阶级改良派（红中网、乌有之乡、赵皓阳等）<右>。

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既“知”又“行”，“知行合一”。既知道革命的必要性，又愿意为革命奉献全部，乃至生命。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只“知”不“行”。知道革命的必要性，但不愿为革命全身心地投入。

（小）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不“知”。既不知道革命的必要性，又对中修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我国依旧是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可以把资本关在笼子里并为实体经济服务[2]。对于（小）资产阶级改良派，有的读者觉得，他们在墙内宣传，为了过审才说什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之类的假话。但白色恐怖，从来只是不允许说真话，从未逼迫说假话，除了黑帮政府自导自演的“电视认罪”之类的滑稽戏码。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若不能自觉地改造自身，将**无法担任起中国革命的重任**，大浪淘沙，只会陆续退出历史舞台。A 小组的消亡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如果要给 A 小组的消亡下一个定论的话：**A 小组的消亡是多方因素造成的，主要原因是长久未解决的宗派主义，致使组织陷入无意义的、无原则的斗争直至消亡。**

[1]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伟大的列宁》第 37–38 页

[2] 【补档】韩国政治，左右横跳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wf1BREii

读者来稿丨关于革命组织发展阶段的一点思考

编者按：本文是一位读者对于革命组织的思考。作者将革命组织的发展分为“思想准备”、“革命小组”和“政党”三大阶段。对革命小组阶段，作者论述了各小阶段的特征和一些小组出现的问题，并对革命小组如何走向高级阶段提出了设想。作者对于革命组织问题的探索非常可贵，当中蕴含了几点原则：其一，各小组要增强理论修养，看重思想统一对组织建设的作用，解决好内部的思想分歧；其二，明确组织界限，严格吸纳革命组织成员，不断改造小资产阶级习气；其三，用实际的工作稳固组织，搞好组织建设，向着建党的方向前进。

作者是一位参加过数年线上小组的同志，所见材料有限，归纳不一定全面，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稍欠精准。我们刊发这篇文章供大家讨论，如有同志有不同经验和意见，欢迎来稿交流。

本文研究革命组织形态的发展，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阶段，这三阶段并不是完全按着时间线性发展的，而是螺旋上升、波浪前行的。

思想准备阶段（1976–2010 左右）：

争论焦点为，是否需要革命（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后研究革命理论（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下，研究的焦点是不同的，而像上世纪 10 年代末的思想准备阶段，研究的是用什么主义救国。

革命小组阶段：

革命小组低级阶段：也可以说是革命同情者小组阶段，革命者们仅知道社会需要进行革命，并初步组织起来做力所能及的事，但对于自身定位是模糊的。

革命小组中级阶段：清晰的自身定位，但由于缺乏经验与理论修养，在遇到具体问题常常犯错误，表现得不成熟。

革命小组高级阶段：历经路线斗争且能站在正确的立场，能克服错误倾向，具有丰富经验和理论修养。

无产阶级的党成立：

各个革命小组基本克服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等，有正确路线的指引，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组建成统一的政党。**正确的党：**能够克服党内错误的倾向，把革命的主观因素准备好，只等革命的客观因素出现。**错误的党：**陷入机会主义泥潭或建党过晚。要么纠正，要么重建。（如：法国共产党、老菲律宾共产党、德国共产党……）

一、思想准备阶段

思想准备阶段是革命者的迷惘探索阶段，在历史上对应的是，中国 1910 年代末与俄国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 1910 年代末，各个激进社团十分繁多，特别是五四爱国运动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1]。其中有代表性的社团，也是后来不少成员加入共产党的社团就有长沙的新民学会、天津的觉悟社、江西的改造社、武昌的互助社、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这些社团在早期，思想处于混乱状态，探究与实践了各式救国主义。其中最有代表的主义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工读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争论反映现实，这种局面和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息息相关的。

思想准备阶段的社团活动与思想争论，主要是停留在道路之争而非路线之争。21 世纪思想准备阶段的争论为“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这和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被颠覆的社会现实是息息相关的。

得益于当时社会矛盾较为缓和、政治氛围较为宽松，这个时候的团体有乌有之乡、少年中国评论、各个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会、激流网等。在辩论中，有的组织向革命小组迈进，有的则继续停留并坚持“保党救国”思想（如乌有之乡）。进入 2020 年代，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哪怕是进行合法的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都是被限制了。革命者不得不向前进，停留在只进行纯粹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是不可能的了。

由于 10 年代实践经验的教训（佳士运动等），之后的革命小组的建立与活动变得谨慎许多。同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问题的厘清，也使得后来的革命小组站能在巨人的肩膀上。

二、革命小组的初级阶段

首先我们谈谈比较初级的组织形式。有的小组刚步入革命小组门槛，介于思想准备阶段至革命小组初级阶段，有的甚至还称不上小组、只是个人的自发宣传。这类小组常常缺乏人手和组织性，正如下文所言[2]:

> 新闻频道基本是转载其他墙外渠道的信息，不同频道的信息雷同；......，且基本没有很好的总结分类索引；某些频道的时评，不是在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社会问题、教育群众，而是再重复已知的教条，......。可以说，大多频道停留在自发者零散工作的水平，是兴趣活动，是一时的昂扬情绪所产生的走向实践的迫切愿望，但不是深思熟虑、清晰计划与严密组织的结果。于是，“顺着阻力最小的道路前进”，或是单纯转发搬运几个频道的消息，或是检索与上传一些现有的资料，或是兴致所至，就感兴趣的问题写篇随感。——《读者来稿丨频道介绍·电报左翼入门指南》

而这类小组的特点是，常常依靠热情做事，没有明确的革命目标与办法，甚至不能有计划地完成日常的琐事，很多是在 20 年代初被群众运动所感染而建立的。这样的组织，与其说是一个革命小组，不如说是一个革命兴趣班。所幸这已经是上个阶段的小组了。当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情况，中级阶段的小组由于未能正确处理路线斗争或是因为实践失败与内部矛盾而发生倒退，这是正在发生的。

然而，到了革命小组初级阶段，不成熟也是普遍存在的。

对于自身定位不清，常表现为在“以革命运动为己任的革命者小组”和“仅仅同情革命运动的革命同情者小组”之间摇摆不定。这不是通过自白来决定的，而是通过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组织建设、明确成员思想立场等确立的。

在这点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小组有革命火炬小组和毛主义哲学小组。革命火炬小组常常转发工人等相关新闻及自己写的一些短评，毛主义哲学小组常常转发社会主义时期的书籍中的片段。然而，哪怕是这些工作量，对于初级阶段的革命小组也有些力不从心。毛主义哲学小组在 2025 年 8 月初发表了招募志愿者的公告[3]，最新一次更新停留在其招募的 3 个月后。从 2022 年 4 月初频道建立，到最近一次更新，共连续运营 3 年半。与其同期的革命火炬小组在 2022 年 11 月初建立，2024 年 5 月初对外公开招募成员[4]，3 个月后曝出路线斗争，频道最近一次消息为 2025 年 8 月初，频道共连续运营近 3 年。两个频道基本相同时间建立、停更，且运营时间基本相同，比较有代表性，本文的革命小组初级阶段的论证便以此为例展开。

革命活动最初是以小组形式开展的，而小组往往是依靠私人关系，这是专制制度造成的，是专制制度下

发展的必经之路。然而，若将这种私人感情用在政治上，是要误了事的。就拿简单的宣传工作来说，纯靠热情和自愿，哪怕是每日花费不足一个小时的宣传工作，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与组织建设，“自发的”十几个人的工作效率甚至不如“自觉的”一两个人。而这时，新的矛盾出现了：是继续维持这种温情脉脉的初级阶段、眼睁睁看着组织的消亡，还是继续向前，建立严格的纪律，向下一阶段前进？从革命火炬小组 24 年 5 月初公开招募新成员，到 8 月初的路线斗争结束，就可见一斑：实干派由于自身的私有制观念与经验不足，在斗争中犯了错误，如删除“自己人”在火炬的工作成果，但总归来说，实干派在这个阶段是更进步的，是朝着更自觉的组织形态前进的。对于两派的斗争文件[5] [6]，我贴在注释处，方便同志们查阅。

小组发展需要吸纳新鲜血液，处理好内部思想分歧（某种程度上也是路线斗争）。小组的建立与发展是需要人的，任何组织都一样。没有人，就不能发挥作用。革命小组初级阶段的历史证明了，如果停留在闭门造车阶段下，确实没有内部矛盾，但组织也只能在没有矛盾的蹉跎岁月中走向实际消亡。然而组织若要发展，或哪怕只是维持原有的宣传频率（在小组初级阶段，没有组织建设与正确的指引，老成员常常逐渐懈怠），都需要新鲜血液与真正的联系群众，不然就有成为知识分子沙龙的风险。毛主义哲学与革命火炬小组做到了第一点，然而，小组产生了原地踏步还是继续向前的新矛盾，就有了后面的路线斗争。同时，革命小组初级阶段，由于自身定位没有厘清、组织建设简陋，不可避免地陷入停滞与争论。若要向前进，路线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有的小组正确地处理了，有的小组走向消亡，这都是值得我们今天研究的材料。

而今天的革命小组既要继承前人的经验教训，又要尤其注意利用好新兴工具——互联网及一系列新兴的沟通工具。我们既不能唯线下论（指可以线上解决的工作，非要线下解决，生怕被贴上“网左”标签），同时也不能把互联网这个工具拔得太高，而只进行互联网的工作，就像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只进行报刊工作一样。

三、革命小组的中级阶段

如果说 2020 年前后，中国的革命小组大多处于初级阶段。那么到了 20 年代中期，中国的革命小组就要从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过渡，或者成为中级阶段。中级阶段的小组对自身定位基本清晰，能保持组织的持续运行。另一面，中级阶段的小组还存在路线模糊、经验不足、工作方式的手工业化等问题。这表现在对革命危险估计不足，如使用实名认证的账号进行活动；无工作机与生活机的区分；以革命小组自身背书，公开招募成员且审核极其不严格、门槛极低，只要口头上认可马列毛主义，且连续工作小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便可成为其正式成员。而这种极其不严格的招募方式，招募到的人里更多的是没有认清革命道路的艰辛与危险的投机分子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并不否认有真正愿意革命的分子从此渠道加入）。比较典型的有，以融工经历为政治资本进行政治投机的成苑[7]，在墙内用实名号宣传被请“喝茶”的某同志。

中级阶段的小组，走出了初级阶段小组的对革命的自发性，对自身定位基本清晰。但它们还在很多方面不成熟，由于理论修养的不足，导致路线常常不清，工作的安排与政策的制定呈现为无政府主义；常常在理论上犯糊涂，在路线上仅仅只能提出抽象的观念，没有具体实施的办法；组织工作上纳新门槛过低，这是中级阶段小组的特征。这个时期的小组，就像蹒跚学步的婴儿，知道了需要干革命，但还没找寻到适合当今的方法。

而组织的性质、战斗力、方向不可避免地被其成员构成所影响，而如果组织不能很好地“消化”、“改造”其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停滞与消亡。这种事情难道发生得还少了吗？很多初、中级阶段的小组常常活动三年左右，由于激情的退散便自然消亡了。中级阶段的小组要向高级阶

段的小组前进，就不得不对自身不合格的成员进行清洗，将极度不合格的成员开除，将达不到革命小组成员标准的成员尽可能地留在外围，使其继续为革命做贡献。

除了严格地挑选成员，组织应当提高自身的修养，探索正确的路线。如果其成员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不是整个事业的一环，看不到成绩。那么他将不可避免地减少工作投入。这不只是革命意志的问题，很多小组在发展几个月甚至不足一年后，就会发现组织中不止某个别成员工作不积极，这样的倾向发展了一、两年后，组织便彻底陷入停滞直至消亡。例如：做工人工作的同志发现，好不容易几个月拉来的一个愿意来上夜校的工人，转头跑了；制作宣传材料的同志发现，自己做的宣传材料，实际看的人非常少。上述两个例子，无论是线上工作还是线下工作，其共同点是他们都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于整体革命事业没有多少帮助。而我们常常使进步青年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太多精力和时间，所以，不应怪罪进步青年为何不愿意选择加入自己小组了。

在路线上，不少小组都提出过，需要走政治报路线来建党。然而，落实到实处，几乎没有一套具体的办法，只是在各个平台上或向个别工人，发布自己小组的同志写的几篇文章所制作的报纸。如何使得这个报纸成为全国的政治报，为全国的马列毛主义小组所信服呢？除开列宁同志说的要在报纸上争论重大的理论问题、刊登各地的工人通讯等，**更重要的是，靠正确吃饭，不靠嗓门和“激烈”的词汇吃饭**。《火星报》除了有代办员在各地委员会与工厂宣传之外，更由于自身理论的正确，与当时流行的经济主义作斗争，同时也与其他机会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主义作斗争。这样的结果便是：1902 年 3 月下新城的委员会决定从自己的经费中扣除百分之五十给《火星报》，并且声明，它认为《火星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观点的最好表达者”；1902 年 12 月萨拉托夫委员在给《火星报》的公开信中承认《火星报》是核心，认为“为了组织和发展全俄社会民主党，单个的社会民主党支部”都应聚集在这个核心的周围[8]。没有《火星报》正确的路线及代办员忘我的工作，《火星报》不可能肃清经济派在各地委员会的影响，不可能团结俄国各地委员会，更不可能在《火星报》的路线下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除了路线的正确，《火星报》的具体工作方法也值得我们今天的革命者研究。《火星报》建立了全国代办员网络，专人在各地散发与宣传《火星报》。再后来，代办员们也陆续加入各地委员会进行工作与经济派斗争。而我们今天的革命者，不应教条地照搬百年前的办法。至少我们今天的条件不允许，我们各个分散的、单独的小组没有如此多的革命者作为各地的代办员。

但是不是就应像有的论调说的，“我们由于现在的小组数量远没有《火星报》创建时期的多，那我们就等待，等待革命时机发展成熟了，再走政治报路线”呢？那不过是庸人等待主义的幻想。我们要做的是使得革命尽早胜利。在今天能做的，应系统地批判机会主义对我们青年的迷惑，并扩大宣传我们的文章与思想（不在理论上驳倒机会主义，就不能区分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派，组织的力量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步调一致）；要系统地学习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各种材料进行分析，并正确总结实际工作的经验，培养运动的火苗，使我们的运动有继承性；对思想观点、革命立场基本正确的革命小组可以进行初步的、秘密的接触与合作；对于小组间的结合绝不可采取公开的、松散无一致原则的联邦形式，这徒引警察的注意且并不能统一各个小组，建党事业只会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下场。更何况有的左派，常常对于与自身不同观点的人，采取对付敌人的方法——爆料、开盒等特务手段。对于此种无耻的左派组织，建党绝不应带上他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没有邀请从事革命工作时间不足一年与不能遵守组织原则的组织[9]。

如今，各个左派团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何检验其工作成效与群众基础呢？列宁通过统计布尔什维克与取消派的报纸收到的捐款数量和来源，证明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更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10]。我们今天绝大多数左派报纸、频道没有开通捐款渠道。那我们可以看这个报纸收到了多少外部

的投稿，因为点赞是可以组织内部成员刷的、关注度是可以通过多渠道引流的，也与其发布的内容有关，例如新闻类就比文章类关注度要高。未来哪个报纸将担起《火星报》的重任？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交给进步群众与工人来做决定。

在组织上，中级阶段小组的外围组织与内部组织没有实现真正的隔离。外围组织成员知道有个内部组织。这使得其他左派组织或中修特务想要渗透，是轻而易举的。而真正起到屏障作用的外围组织，既不会使得其外围组织成员知道其是，某个革命组织的外围组织，更不会挂上是某某的外围组织的招牌的，因为那样外围组织便失去了隔离的意义。戚本禹回忆，在他入党的时候时候，他在白区，直到党组织决定发展他入党的时候，党支部负责人才告诉他：“‘野火社’是党的外围组织，党看你有了觉悟，而且在反美扶日斗争中经受了考验，才发展你的，你入了组织就会知道党多了不起的。”[11]

有些中级阶段小组的外围组织与内部组织，与其说是内部组织与外围组织的差别，不如说是候补成员与正式成员的差别，有些组织甚至比一些合法政党还要好进。而这种招人形式，是没有危机意识的表现，没有意识到革命的残酷性和中修对反对者的重视程度，对中修的镇压心存侥幸，寄希望于中修官僚主义的迟缓。而中修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视得多，一名网友只在 b 站上看“聊会电影吧”up 主聊《芳华》时打赏了 5 个 b 币，竟被公安找上门问话[12]，而此视频仅仅是有些打擦边球式的革命词句，可见黑帮是多么凶恶和警惕。

同时，这种招募方式，既没有对申请者严格的背景审查，又几乎没有对申请者革命意愿的询问。哪怕是询问，也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列宁同志所言[13]，“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这种招募方式，是不能抵挡专制制度的镇压的，这样的组织常常经历一两次抓捕，便作鸟兽散且很难恢复重建。

四、如何迈向高级阶段

中级阶段的小组要想更近一步，向高级阶段的小组迈进，就应当摒弃自身自发性的习气。

在成员构成上，成员只应留下愿意长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为事业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的同志；在组织建设上，警惕每时每刻可能出现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在工作方法上，应有一套严格的审核和考察机制，就像地下时期的中共，对于党团员的吸纳标准主要是要看他有没有、敢不敢参与群众运动，同时也应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外围组织，作为组织的后备军[11]。分工应越来越工业化与专业化，手工业工作方式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才可能有工业化和专业化的组织。正如列宁同志所说，“革命者在革命活动中的分工愈严格，他们的秘密活动和隐蔽方式愈周密，他们愈是忘我地埋头于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和局部性的工作，总的事业就愈可靠，宪兵和侦探就愈难于发现革命者。……各个小组或个人担负的工作愈细小，就愈有可能深思熟虑地处理这些工作，保证工作不致失败。”[14]

而高级阶段的革命小组只有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摒弃掉宗派主义、实现思想统一、严格地挑选成员、进行工业化的分工、建立严密的组织并掌握秘密工作方法才能产生。而正确的路线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有马列毛主义的世界观来分析客观现实，才能制定正确的、适合不同时期的斗争策略，才不至于总是使组织犯“左”或“右”的错误。所以，我们不应当轻视理论学习，否则就不能培养出适合今天中国革命的革命者。同时理论学习应当结合实际学习，不能培养出仅仅会背诵教条的人，那是由于自身理论不自信、长篇累牍地请导师的话来站台的庸人。正如毛主席所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革命小组应当通过集体的系统的理论学习来培养小组成员和统一思想。正确的路线，只有通过经

验丰富的干部、坚守原则的党员才能得以实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推动我们的运动向党的阶段迈进。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尽可能地缩短小组阶段的时间。

[1] 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1919–1923）》第 180 页

[2] 前进报《读者来稿丨频道介绍 · 电报左翼入门指南》 https://telegra.ph/Telegram-beginner-guidance-Vorwarts-04-05

[3] 毛主义哲学频道志愿者招募公告 https://t.me/maoism1966/981

[4] 革命火炬小组成员招募公告及问卷 https://t.me/gczy2022/4657

[5] 多数派/停滞派的总结文件：革命火炬《革命火炬内部斗争纪实》 https://t.me/gczy2022/4662

[6] 少数派/实干派的总结文件：

换新天《炮打自由主义停滞派：革命火炬分裂始末》 https://telegra.ph/对自由主义者的总清算火炬分裂始末-06-27

换新天《火炬的未来在何方》 https://telegra.ph/火炬的未来在何方-07-07-2

换新天《对于最近讨论、批评以及污蔑观点的回应》 https://t.me/Communism1976/14

换新天《对火炬停滞派相关言论的反驳（一）》 https://telegra.ph/对火炬停滞派相关言论的反驳-07-04

换新天《对火炬停滞派相关言论的反驳（二）》 https://telegra.ph/对火炬停滞派相关言论的反驳-07-06-4

换新天《对火炬停滞派相关言论的反驳（三）》 https://telegra.ph/对火炬停滞派相关言论的反驳三-07-06

换新天《回应 6 月 25 日火炬停滞派：理论文章频道的含沙射影》 https://t.me/Communism1976/20

换新天《列宁是怎样揭露修正主义理论家先生们的？——从〈怎么办〉说开来（一）》 https://telegra.ph/列宁是怎样揭露修正主义理论家先生们的从怎么办说开来-07-15-2

换新天《列宁是怎样揭露修正主义理论家先生们的？——从〈怎么办〉说开来（二）》 https://telegra.ph/列宁是怎样揭露修正主义理论家先生们的从怎么办说开来-07-15

换新天《列宁是怎样揭露修正主义理论家先生们的？——从〈怎么办〉说开来（三）》 https://telegra.ph/列宁是怎样揭露修正主义理论家先生们的从怎么办说开来-07-15-3

换新天《就火炬最近情况的声明》 https://t.me/Communism1976/78

https://t.me/Communism1976/83

[7] 成苑给大群的投稿 https://telegra.ph/真马列毛和假马列毛谈谈我的观察地痞流氓般的胡搅蛮缠以及有理有据的反击-10-04

烈火学社对成苑投稿的批判 https://telegra.ph/来自烈火学社群组批判材料-10-05

[8] 波斯别洛夫等《苏联共产党历史（六卷本）》第一卷第五章第四节

[9] 波斯别洛夫等《苏联共产党历史（六卷本）》第一卷第六章第一节

[10] 列宁《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5/053.htm

[11]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上）》第一部分第二章

[12] https://x.com/whyyoutouzhele/status/2015039381854212362

[13]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四章第四节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8/007.htm

[14]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2/014.htm

读者来稿丨融工还是办报？批判工农解放社对政治报路线新的批判

编者按：本文是一篇读者来稿，这位读者注意到了近期工农解放社对于所谓“正确融工路线”的宣传和对政治报路线的批判，并在这篇文章中做出了分析和回应。文章指出，工农解放社将政治教育局限在狭隘的经济道路之内，对阶级斗争的理解过于泛化，所主张的融工路线依然是经济主义路线。此外，工农解放社对于组织问题、厂内厂外工作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关系问题、政治报路线等也都存在错误认识，并且对政治报派存在非同志式的揣测和指责现象。这表明了他们在政治和理论认识方面的不足。我们认同这位读者的观点和判断。

如这位读者同志所述，这次与工农解放社的争论中涉及到的理论问题，几乎都能在本频道和《列宁道路》过往的一些文章中找到回答，感兴趣的同志们也可以翻看这两个频道的相关文章。

4 月上旬，工农解放社连发两篇文章[1] [2]，矛头直指《前进报》与《列宁道路》的工人小组路线[3] [4]。据说是为了批判政治报派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宣传所谓的“正确融工路线”。可惜，“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善良铺成的”，这两篇文章刚好大声宣告着工农解放社持之以恒的经济主义立场。

一、工农解放社不是经济主义者吗?

工农解放社宣称，自己“正确的融工路线”与经济主义的融工路线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正确的融工路线”做到了“经济斗争与政治灌输的结合”，还“做到了把工人组织起来”。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路线呢？工农解放社立刻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怠工”经验。什么是“怠工”呢？就是先把知识分子送进工厂做工，然后不认真工作，搞“自觉的”怠工，“利用怠工的时间在产线内去做工人工作”，其主要形式就是和工人聊天、交朋友[5]。工农解放社这样说道[2]:

> ……这一切都离不开融工路线的指导。同时，在这里面，怠工显然是一种经济斗争吧？那么请问我们的同志有因此忽视了政治教育吗？有因此走向经济主义吗？都没有！
>
> **经济斗争反而为他开辟了政治教育的道路，成为了他与工人联系强有力的方式。**（黑体是工农解放社加的）

工农解放社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人们称呼他们为“经济主义者”。与俄国的《工人事业》一样，他们“用几乎是发誓赌咒的口吻声明‘现在根本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犯经济主义的错误’”；也和俄国的《工人事业》一样，忘记了同一件事情：工联主义的政治也是政治。工农解放社所谓“使工人意识到和工厂管理、工厂制度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正是**工联主义的政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应局限于仅仅使工人意识到自己与**个别**厂主的对立，而应当向工人指出，同无产阶级对立的是**整个**专制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工农解放社所谓的“政治灌输”，依靠的是“怠工”期间在工厂内与工人零星的接触，目的是让工人“意识到和工厂管理、工厂制度斗争的必要性”。这时，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灌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吸引的又是什么样的工人呢?

工农解放社教训《列宁道路》说，并不是搞融工就**不能**搞政治教育了——完全正确！但从来没有任何人否认过这一点。问题根本不在于融工**能不能**搞政治教育。问题在于，这是**什么样**的“政治”教育呢？是

教导工人“组织非合法手段的维权或更高阶段的罢工”[2]的、**工联主义**的“政治”教育，还是教导工人组织起来推翻专制政府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

任何是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会回答说：我们要搞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可是，既然要搞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那为什么又要自缚手脚，一定要在其中加上进厂搞经济斗争，“生活帮助和维权引导带动”……总而言之，“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6]（俄国经济派马尔丁诺夫的说法）呢？看来，工农解放社是又一次让阶段论复活起来了。

今天，我们可以说：工农解放社力求规定政治斗争必须按所谓的经济（进厂和工人交朋友，搞维权引导）的道路发展，就是在助长“经济派的”的机会主义。工农解放社式的“政治教育”是自发的、零散的和工联主义的。但我们需要的反而是系统严肃的政治教育——怎样进行系统严肃的政治教育呢？就是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是仅进行“怠工”聊天所根本不能做到的。

工农解放社说，“工厂内无时无刻不经历高烈度的阶级斗争”[2]，说“怠工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同组长争取权利也是“阶级斗争”，同老员工起冲突也是“阶级斗争”[5]……反正，对他们来说，只要是工厂内的冲突，就是“阶级斗争”。

可是，我们知道，经济斗争还**不是**阶级斗争[7]。工农解放社滥用“阶级斗争”的概念，正是在迎合不开展的工人的心理，将所有的、哪怕生活中的小矛盾都视为阶级斗争[5]，要工人去和班组长争取、去和厂长提要求或是罢工。可是，事实上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任何帮助工人就能够自己做到这些。在经济斗争中最积极的工人也往往不是渴望政治知识的工人，积极参加“怠工斗争”的甚至可能是带有流氓无产者习气的落后工人。

【编者注：列宁在《为工人报写的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经济斗争只是阶级斗争的“娇弱的萌芽”。经济斗争只有作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被自觉地纳入推翻整个统治体系的斗争中时，才上升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工农解放社不断地向我们叫喊：“我们需要什么知识分子呢？”。的确，如果按照他们设想里去搞“怠工”，搞“维权”，那确实不需要知识分子。但是，对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知识分子的作用本来应该是让工人详细了解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把政府和统治阶级在实际生活各方面的所作所为都揭露出来（而不是设法让工人意识到自己和厂主对立，工人自己就能意识到！）。现在，我们恰是在这一点上做得很不足，我们还完全没有能力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还不能向每一个渴望光明像渴望清泉一样的工人介绍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于工人的自发斗争了[8]。在这样的时候，工农解放社竟然还要求我们把目光局限在工人身边的小矛盾，把“政治稀粥”再搞得更稀一点!

二、无论厂内厂外都应是统一的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 请问，是工厂外写文章做教育材料的同志最容易成长为核心干部，还是工厂内无时无刻不经历高烈度阶级斗争（政治的经济的都有）、无时无刻不与工人们紧密相连的同志最容易成长为核心干部？既然要与最广大的无产阶级进行结合，那么是厂内同志向厂外同志报告写作材料，由相对不与工人紧密结合的人写出的材料更有教育意义，还是厂内同志领导厂内同志写出需要的教育材料更有教育意义？毫无疑问，答案都是后者，**只有厂内领导厂外才能使工人工作更快发展**。（黑体是工农解放社加的）[2]

工农解放社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要走“厂内领导厂外”的路线，也就是说，让厂外同志都听从厂内安排，理由则是只有厂内的同志才和工人紧密相连。

上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关于“阶级斗争”的误解。还应该在这里指出，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详细地讨论什么样的材料才是好材料。不过，谁能写出好的教育材料，不是看谁在厂内，谁在厂外，而是看材料的内容。而更关键的问题则是**组织、组织、组织**，没有坚强的组织和彻底的路线、没有统一的指挥和共同的工作，又何谈写出任何好的教育材料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先做工作，锻炼自己再谈组织问题呢？”[1]这正是在给最自发、最落后的手工业状态作辩护。现在，在中国的革命左翼长期处于分散状态、迫切地需要一个统一的组织的时候，工农解放社却告诉我们，“组织建设不能急”！

或许，在工农解放社眼里，所谓的“组织”就是“厂内领导厂外”吧！必须指出，这样的理解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工农解放社连基本的汇报制都不明白[9]。他们只知道“厂内同志向厂外提供材料”，却根本想不到可以由厂内的同志就其担任的专门工作向组织的中央委员会作周密而详细的报告，再由中央统一协调、安排工作。工农解放社任由自己受到自发性支配，而不懂得应当把进厂“融工”当作周密的、有计划性的灌输工作的一部分，这只能暴露出他们的手工业者思维！

要知道，领导工作是一项需要经常关注事业的各个方面，时刻把握全局的工作。厂内同志一天至少有十二小时在工厂内从事劳动，一天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失联的；同时，由于他大部分的时间已被厂内劳动占去，下班后还要从事大量革命工作，就必然没有多少时间再进行理论和路线学习。如果这时还让他去承担领导工作，工作的质量就必然会受到影响。当然，我们不否认肯定有觉悟水平高、同时能力与精力过人的“苏维埃超人”式的同志存在，但让这样一位又有牺牲精神、又有领导才干的同志每天进厂做十二小时繁重的、无用的、重复的工作，这难道不是在浪费革命力量吗？！

《前进报》在《用政治报实质建党代替不自觉的建党路线》[10]中就曾指出，就进行政治灌输、建立工人小组的任务来说，也应当是厂内外同志的分工协作，单讲“融工”是不足够的。建立工人小组需要的是在**革命地方小组**统筹下，切实地、自觉地、有计划地从事工作。至于到底是厂内还是厂外，这根本不重要（虽然还是应当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革命小组的核心成员大概率应该处在厂外）。工农解放社高喊着“厂内领导厂外”“不进厂怎么和工人交朋友”，实际上却是在割裂厂内与厂外。

工农解放社反对建立工人小组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现在在白区”，办夜校不安全，不符合现在的社会环境；而要在工厂内做工作的理由是“并不是所有工厂的任何岗位都不能交流”[1]。将今天的情况与“白区”相比，正是“白区革命路线”的经典论断。可是，当时国民党白区的地下组织主要任务是保存力量、等待红军[11]，我们今天又从哪里变出红军来解放“白区”呢？莫非工农解放社的同志们以为，当今的工厂内部是什么“红区”？可是，任何一个对工厂纪律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资本主义劳动纪律支配之下的工厂里，工人事实上几乎是时时刻刻处于被监管的地位——甚至工农解放社自己也写道，他们的厂内同志仅仅因为携带了马列毛书籍进厂就遭到了警告[5]。在这样的条件下，难道工农解放社的同志们觉得，在“怠工”中零散的、靠违反纪律和偷懒得来的与工人的短暂交流，能完成任何系统灌输政治意识的工作吗？

的确，“特色的警察可不是摆设”，绝对不能低估专制政府的黑暗程度，但更不应该因为害怕危险而降低自己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要求我们开展对工人的政治灌输，工农解放社却说，政治灌输很危险，所以我们回到经济斗争吧……可见，害怕困难的事实上是经济主义者。况且，在极度专制的政府统治之下，任何反对政府的行为甚至言论都是危险的。难道我们这些年来听闻的工人讨薪被围[12]、群众抗议被抓[13]、维权律师被捕[14]的例子还不够多，竟让工农解放社以为，如果我们不搞“政治灌输”而搞经济斗争，就不会面临多少安全风险？

正因为专制政府有着多种多样的专政手段，才更加需要建设坚强的组织，更加需要善于“和政治警察作

斗争”的**职业革命家**。工农解放社与他们的经济派前辈一样，把革命家的组织同广泛的、尽量少带秘密性的工人和群众组织混淆起来了[15]。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对先进工人进行系统的**政治灌输**，培养几十上百个**工人革命家**，而不是去对几百几千万群众去做（如工农解放社所以为的那样）“发传单”的**鼓动**工作。当然，在专制条件下进行政治灌输肯定是危险的。但只要我们极严格地筛选成员，极认真地遵守秘密工作的组织原则，那么，这样的工人小组被政治警察突破的可能性，并不见得比工农解放社式“怠工”组织被突破的可能性更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15]:

> 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是说要把运动的一切职能集中起来。最广大的群众积极参加秘密书刊工作，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而会因此而十倍地加强起来……

三、不应将知识分子与工人对立起来

工农解放社似乎非常厌恶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性”，在文中对“不进厂”的“小资产阶级”多次嘲讽。除去其中的大量道德谴责（我们下面会谈到），其中观点简言之，就是“只有成为工人（进厂打工）才能做工人工作”。这种观点告诉我们：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横亘着一道不可跨越的峡谷，所以工人天然不会信任知识分子，也就没有可能去知识分子开办的夜校听课。因此，只有知识分子都进厂成为工人，才有可能开展工人的工作。

我们并不否认革命工作确实需要厂内同志。但是，一方面，这本应是在统一的地方革命小组科学分工的结果；另一方面，认为只有知识分子进厂才能接触工人、才能开展工作，这就是在工人工作上作茧自缚、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了。

工农解放社举出了巴布石金的例子，并且宣称巴布石金“是先认识了厂内的先进工人科斯嘉，建立了信任，才加入了工人小组”。这完全是一种曲解。巴布石金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到这段经历的[16]:

> 我默默不语地将纸头递还给科斯嘉，并且立刻领会到他请我来的用意，同时下定决心应该为这个事业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我深信，科斯嘉也是用像我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业的，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已经是弟兄了。

巴布石金亲近科斯嘉，根本不是因为科斯嘉是工人，而是科斯嘉带给他的反政府思想，是他与科斯嘉“共同的事业”。其次，写这份传单的民意党人也是知识分子，按照工农解放社的逻辑，巴布石金应该赶紧扔掉他们的传单，以免受到“小资产阶级的恶臭气息”的影响。我们知道，巴布石金没有扔掉传单，也没有被其中的反政府词句吓跑，这说明工人能够接受的政治宣传实际上是很广泛的。

列宁在谈到建立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时，曾经这样写道[15]:

> 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

可见，在列宁看来，在革命工作中，工人与知识分子没什么不同。事实上，能向巴布石金这样的先进工人讲解“共同的事业”的人到底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反正都一样”！

经济主义者在谈到与工农群众结合时，总喜欢引用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的这句话：“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融工路线——从认识、实践到何去何从》[3]这篇文章已经指出了其中的断章取义与本末倒置，这里我们还想进一步指出一点：工农解放社将“与工农群众结合”仅仅理解为“融工”，这是十分狭隘的。知识分子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的最高形式正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正如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使命，或者说义务，是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灌输到工人中去。为什么工农解放社避而不谈这一更重要的任务，而大谈特谈把知识分子送去工农中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呢？如果不是用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影响工人，就只能是放任工人受到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影响——这是在顺从落后工人的自发性，阻碍革命知识分子将社会主义带给工人、阻碍这一重要的结合的实现。

工农解放社也向我们引用列宁的话，“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将不是靠知识分子的帮助”[17]。这句话摘取自列宁的文章《伟大的创举》，写于 1919 年。列宁写作这句话时，俄国十月革命已经胜利，布尔什维克已经相当强大并夺取了国家政权，俄国无产阶级已经相当觉悟；在今天的中国，我们面对的却是毫不觉悟的无产阶级，甚至连自己的党都还没有建立。在这时大谈“无产阶级主动性”，就反而是十分有害的了。另外，列宁在文中所谈到的知识分子，指的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如今，我们在“工人工作”话题下讨论的一般却是已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革命知识分子。盲目地将这二者相提并论，只能说明工农解放社在思想上的混乱已经到了一塌糊涂的地步！

四、工农解放社对政治报路线的错误理解

> 他们所谓的革命工作就是政治报工作，就是**写文章发文章**，和靠写文章发文章来领导其他工作，领导一切，幻想靠“政治报”（文章）统一一切和完成政治工作，或者让他们领导的下面的人去帮他们完成其他不重要的具体工作。所以他的革命工作其实是反工人阶级和工人革命利益的工作，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工作**，也完全是纯粹知识分子的工作！（黑体是笔者加的）[1]

工农解放社指责说，“政治报派”眼中的工作就是在墙外频道上“写文章发文章”，这是**污蔑**。事实上，“政治报派”从未否认要做工人工作，而且做得比经济主义者更彻底。“政治报派”始终要求对工人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一刻也不忘记自己建立工人小组必须推动实现实质建党的组织任务。工农解放社只看见“政治报派”在墙外频道“写文章发文章”，就以此认定“政治报派”的全部工作不过尔尔，这种**非同志式的揣测**应该坚决反对。况且，政治教育工作中又有哪一个部分不需要通过写文章发文章来完成呢？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工农解放社否认政治报的思想领导和组织意义，正是“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运动”的表现。自古至今的经济主义者都不懂得政治报的组织作用，不懂得政治报在促进思想统一和推动实质建党上发挥的巨大作用。列宁曾将政治报比作脚手架，指出“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23]。即使是经济主义者，也不会否认我们在某时某刻“需要”一个党。但空泛地谈论“需要”是没有用处的。重点是：只有实现了思想统一和进行组织建设，只有完成了这两部分工作，我们才会有实质建党的条件。只有政治报才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列宁在反思彼得堡斗争协会的工作时，曾经将自己称为“手工业者”[15]:

> 请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都不要埋怨我用这个苛刻的字眼，因为这里讲的缺乏修养的问题，我用这个字眼首先指我自己。我曾在一个给自己提出很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组中工作，

> 我们所有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痛切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可以把一句名言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

列宁肯定了这一时期与工人建立联系的工作，却认为当时向群众性鼓动的转向是错误的。正确的路线则是通过全国政治报计划建立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稳固的无产阶级政党，突破小组状态的手工业方式，而用工业化的方式对工人进行宣传与鼓动。经济主义者在今天郑重其辞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先做工作，再谈组织问题呢？”，正是在推迟这一迫切任务，转而要求革命者停留在手工业的阶段。

工农解放社告诫我们，列宁创办《火星报》时，俄国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线下小组。是的，说得很对。与 1900 年（《火星报》创办时）的俄国相比，我们今天缺少的正是政治报的读者，也就是缺少工人政治小组。没有这些工人小组，我们作为脚手架的报纸、我们作为屋子的党，就只能是建立在一个虚空的地基上的。但绝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不应该急着创办政治报了，**能不能**办好政治报和**要不要**创办政治报，这完全是两码事。正如《前进报》在《用政治报实质建党代替不自觉的建党路线》[10]中所指出的：“有了列宁的经验，我们今天应该更为自觉地推进政治报建党计划。不是说当前阶段就有基础可以马上建立起先锋队，而是不应该把不同阶段割裂开”。

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我们应该去创办**工人政治学习小组**，向工人提供社会主义的意识而不是经济维权的意识，“无需将经济斗争作为政治教育的前提，而是反过来，办好工人政治小组（相当于根据地）才有可能领导当地的自发斗争”[4]，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提法。

经济主义-手工业者的提法则是我们要建立融工小组，要“工人阶级**自己的**革命化”（黑体是笔者加的），要“知识分子完全融入工人”，然后“以一个厂附近居民区的范围，当组织非合法手段的维权或更高阶段的罢工时，可以联合附近居民做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团结起来斗争”[1]。这正是尾巴主义的体现。什么是“工人阶级**自己的**革命化”呢？无非就是工人自发走向的经济斗争，不管其中有没有剩余价值理论的参与，经济斗争都还是经济斗争。

工农解放社说：“我们不能在革命准备时期对工人群众要求太高”[1]，这就是在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拉向后退。中国的无产阶级不觉悟，这是一件事实，所以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去帮助他们觉悟起来，而不是把自己的水平降低到中等甚至落后工人的水平，然后欺骗自己“我们很有群众基础”——美国的工会也一直很有群众基础，但是它有任何带领工人**推翻**美帝国主义的能力吗？

我们的力量很弱小，恰是苦于组织力量的不足。正因为组织力量不足，我们才不应该现在转向群众性的**鼓动**，而应该向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做**宣传**，巩固自己的力量，建立工人小组，办报建党。工农解放社在自己的文章里用将近五分之四的篇幅，大张旗鼓地对“政治报派”喊叫着“你们不革命”，在谈到自己的“正确的融工路线”时，却只有几句泛泛而谈“结合”的空话和口号......

五、简单谈谈论战的非同志态度

在工农解放社的文章中，不乏对论战对手的道德谴责，多次称政治报派不承认融工路线，是因为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是因为他们“懒惰”，是因为“他们不想做苦累的生产工作，只想当他们自认为高贵而又轻松的‘职业革命家’”[1]。这样的论战态度，是一种**非同志式的论战态度**。或许，工农解放社的同志们是想要学习列宁那样如匕首投枪的文字风格吧，这本来是很好的。然而，实际取得的效果却是大吵大闹和对论战对手毫无原则的谩骂。列宁在《谩骂的政治意义》中说道：“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和色厉内荏”[18]，列宁的文字自然而然流露的战斗性是由于始终如一的坚定原则与鞭辟入里的文章分析，却不是靠对论敌的人身攻击和冷嘲热讽。

最后，还应该指出，“职业革命家”绝不是什么“高贵而又轻松”的工作。成为职业革命家意味着严守秘密和承担责任，意味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对与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的娴熟掌握，还可能意味着常年处于“不正常的生活状态”之中——难道可以说，列宁的工作是“高贵而又轻松”的吗？！！

工农解放社说，一切知识分子都应该进厂做工；列宁却说，凡是有些才干和“有希望的”工人鼓动员，都**不应当**在工厂内做 11 个小时的工[15]。工农解放社不断地强调，“不进厂做工就是不愿意吃苦”，而他们自己进厂以后却又大搞怠工，不好好“做苦累的生产工作”，这不是很奇怪的吗？进厂后还需要用怠工来开展工作，不是正好说明，工厂工作对开展革命工作是一种妨碍吗？

融工路线的历史已经有许多年了。事实上，这篇文章所讨论的几乎每一个论点，都能够在过往的论战文章中找到已有的回答[10] [19] [20] [21] [22]。但是，既然工农解放社又一次针锋相对地将“融工”搬上台面，“政治报派”大概只好又一次重复一遍那些已经被重复了许多遍的原则论调。经济主义者在这几年里可谓是毫无进步。工农解放社在谈到“融工”的意义时，居然还说，成为工人可以帮助我们习得一门技术……

在革命的入口处也应当写着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我们不应像经济主义者一样，面对不觉悟的群众选择降低自己的水平，迎合落后的群众。我们要用十二分的勇气和热情投入学习、宣传、组织的工作，我们要去创办工人小组、教育先进工人，办好政治报，准备建立属于自己的革命政党——同志们，让我们加油干起来吧！让中国的革命事业快快迈出新的一步！

[1] 工农解放社《回击前进报——正确的融工路线》 https://forum.cmlmuf.org/t/topic/451

[2] 工农解放社《批判〈同志们，一起来办工人小组吧〉》 https://forum.cmlmuf.org/t/topic/462

[3] 前进报《读者来稿丨融工路线——从认识、实践到何去何从》 https://telegra.ph/How-to-bring-consciousness-to-workers-01-22

[4] 列宁道路《同志们，一起来办工人小组吧！》 https://telegra.ph/Let-us-set-up-worker-political-groups-together-03-18

[5] 工农解放社《融工实践：怠工组织经验和融工中的路线问题》 https://forum.cmlmuf.org/t/topic/261

[6] 列宁《怎么办？》第三章第一节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6/006.htm

[7] 列宁《我们的当前任务》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4/012.htm#3

[8] 前进报《短评丨易力声罢工的口号与诉求》 https://telegra.ph/Yilisheng-Strike-12-10

[9] 列宁《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7/001.htm

[10] 前进报《用政治报实质建党代替不自觉的建党路线》 https://telegra.ph/Vorwarts-2024-01-10

[11] 马识途《在地下》 https://telescope.ac/here-and-there/xozz2hlhdtm0hmqhdkm0l3

[12] https://yesterdayprotests.com/山西国企倒闭拒赔，工人维权被保安抓走（2026-04-16）/

[13] https://yesterdayprotests.com/莆田黄金码头投资人再次维权，再遭警察镇压（2026-04-15/

[14] 列宁道路《时评｜革命左翼如何看待许志永被黑帮重判 14 年》 https://telegra.ph/How-the-revolutionary-left-thinks-Xu-Zhiyong-was-sentenced-to-14-years-by-gangsters-04-14

[15] 列宁《怎么办？》第四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6/007.htm

[16] 巴布石金《巴布石金的回忆》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babushkin/babu3.htm

[17] 列宁《伟大的创举》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7/001.htm

[18] 列宁《谩骂的政治意义》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5/056.htm

[19] 前进报《今天我们如何办政治报？》 https://telegra.ph/Vorwarts-2023-10-20

[20] 列宁道路《融工很重要，但它不等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 https://telegra.ph/the-combining-of-socialism-and-labor-movement-does-not-equal-to-becoming-workers-1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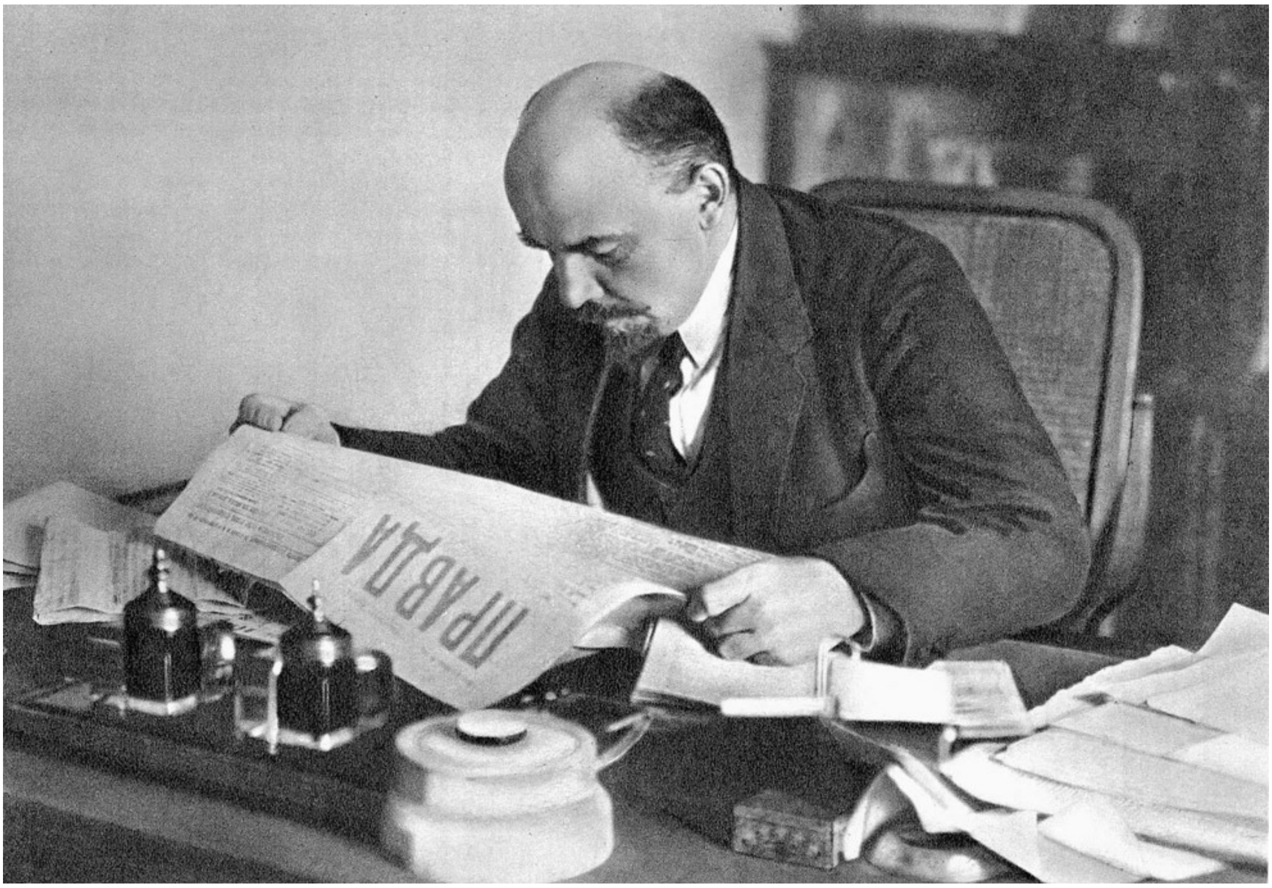
[21] 前进报《转载丨评东风与统一战线的分歧》 https://telegra.ph/Vorwarts-REPRINT-comment-on-difference-01-30

[22] 列宁道路《最初的两步——回复〈简评“上街”还是“办报”的争论〉》 https://telegra.ph/reply-about-the-first-two-steps-08-19

[23] 列宁《从何着手？》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5/001.htm

关于列宁同志的十个问题——写在列宁诞辰156周年

列宁同志是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也是一位亲切可感的革命同志，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列宁道路》在《用培养觉悟工人的实际工作来纪念列宁逝世一百周年》一文中已经论述当代革命左派应如何学习、践行列宁主义来纪念列宁。在诞辰156年的今天，作为对列宁理论贡献的补充，我们打算从十个问题出发，展现列宁作为一个革命工作者的工作作风和人格魅力。希望这篇文章能给今天年轻的革命者带来鼓舞和启发。



问题一：列宁什么时候"左转"？

答：列宁在十八九岁就已经左转，他在青年时代早早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自觉投身到革命实践中。

列宁出生于1870年，面对的是这样的专制俄国[1]:

> 沙皇的官吏、警察和宪兵横行全国。工人为了一点微薄的报酬不得不一天劳动十二到十四小时。在农村，地主称王称霸，占有绝大多数最肥美的土地。三万个地主有七千万俄亩的土地，即等于一千〇五十万农户所有的土地。农民被认为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完全是地主的奴隶而不得不替他们干活；此外他们还负担着繁重的捐税。一切书报须经严格的检查。禁止报道国内真实情况。

他的性格和观点正是在俄国这个反动的黑暗年代里形成的。

过去半个多世纪愈发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实践，深刻地影响了少年时代的列宁。他很早就通过进步书籍来了解俄国革命事业，阅读了大量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著作，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学时的列宁有一次在作文中流露他的革命情绪，校长生气地说："你在这里写什么被压迫阶级，这和你有什么相干？"

列宁革命思想的另一个启蒙者是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他参与了民意党人暗杀沙皇的谋划，被沙皇政府判处绞刑。亚历山大拒绝向沙皇祈求宽恕，英勇就义。这给了列宁很大的震动。

1887 年，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沙皇政府的监视政策引发学生强烈不满，列宁坚定地投入学生运动中，被校方开除。12 月 4 日列宁被捕，专制政府警告他[1]:

> "小伙子，造反有什么好处？你不是向一堵石墙上撞吗?"警官对他说。
> "是的，但这是一堵朽墙，一撞就会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

1888 年，列宁从流放地回到喀山，"这个冬天，他开始形成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信仰。他开始努力研究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加入了一个青年小组，青年们怀着很大的兴趣参加小组活动，在其中交换读书的心得，形成自己的信仰。[2]"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奋斗的一生就从这里开始了。

青年时代的列宁面对剧烈的社会矛盾，历经艰辛的探索和勇敢的实践，终于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正道。而如今黑帮统治下的中国，无数劳动者正被禁锢在专制制度的铁笼中。我们呼吁一切有理想的青年向列宁学习，通过刻苦的钻研和真诚的探索，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尽快投身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壮丽的事业——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来。

问题二：列宁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著作?

答：列宁几乎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全部作品，当然还有列宁本人的全部作品。

列宁在 1920 年的一份党员登记表中回答了"您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哪些著作"这个问题，列宁的回答是"几乎全部（指姓名下划线者）"[3]。

列宁读书非常专注用功。他的姐姐安娜曾经描述他早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天[4]:

> 我还记得，在萨马拉省过夏天的时候，他在一条长着茂密椴树的林荫小径上给自己布置了一个僻静的书房，地面上固定安置了一条长凳和一张桌子。每天吃过早饭后，他就抱着一大堆书准时到那里去，就象有一位严格的老师在等着他似的。他独自一个人呆在那里做功课，直到下午三时吃午饭为止。
> 我们谁也不到那条林荫小径上去，以免妨碍他学习。
> 上午的学习结束后，吃完午饭，他又跑到那个角落里去，这时他带的是有关社会问题的书，比如说，我记得他读过德文版的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然后就散步、洗澡。晚饭后，他为了不让蚊子飞进房间里，就把灯搬到小门廊里，在那里埋头用功。如果说，紧张的学习并没有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来成为暮气沉沉的书呆子，那末，在青年时代他就更不是那样了。在空闲的时候，在吃饭和散步时，他总是有说有笑，使大家也高兴得一起哈哈笑起来。

列宁刻苦学习，并不是一般地读书，而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列宁传》中写道[1]: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过他哥哥手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他向这些著作请教，劳苦大众应该怎样进行革命斗争来谋求解放。
> 他如饥似渴地研究其他国家革命斗争的历史以及各民族过去反对专制制度和地主的斗争经验。

列宁辛勤地向革命导师请教，向历史上一切进行过革命斗争的杰出人物请教。列宁的学习路径启发我们要刻苦学习理论，用革命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绝不能低估理论的重要性。而在专制政府统治下，对我们最切近最有益的理论就是列宁主义。

问题三：列宁怎么写文章和做研究?

答：列宁写文章有计划；做研究极其认真。

列宁青年时写文章就已经非常有计划。中学时代，列宁不像多数同学一样把作文拖到交卷前夕开夜车匆匆忙忙完成，而是题目和交卷期限一宣布就动手写。列宁立即拟好作文提纲，查阅必要的参考书，把对他写作文有用的东西摘录下来。他把纸折成两半，在左半边打草稿，“随着时间的推移，草稿纸的右半边也陆续写满了，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记号、改动的词句和引文等等。[5]”列宁列提纲的习惯保持终身，我们可以从列宁大量的提纲中看到他严谨周密的思考。列宁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从容不迫，因此他也很赞赏做工作有计划的人。

列宁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极其细致，做研究更是如此，对于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列宁总是不辞细碎地搞清事物的所有细节。克鲁普斯卡娅回忆[6]：列宁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做了很多研究和加工整理的工作。他的笔记本里有大量仔细誊抄下来的统计表。如果涉及重大意义和重大比重的数字，他连已经发表的统计表上的统计数字也要加以检查。尽管列宁的记忆力极佳，但他从来不倚仗记忆，总是极为勤奋地进行摘录。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像一切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一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工作作风严谨、精确，有极强的计划性和极高的自觉。这同样启发着今天的革命者以严谨、认真、有计划的作风来对待我们的工作，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问题。

问题四：列宁怎么当编辑?

答：重视编辑部的思想统一，看重选题、问题的阐述和文辞表达，不怕做最细小的工作。

列宁是党的报刊的编辑者和组织者，政治报路线的落实需要优秀的编辑才能。列宁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一是看重编辑部的思想统一和协调。列宁在党的二大上强烈要求改组编辑部，不能容许一个“没有工作效能”、“三年来竟没有开过一次全体会议”的六人编辑小组继续存在下去。原来的六人中，“阿克雪里罗得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查苏利奇和斯塔罗韦尔只限于写稿和提出一些建议，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编辑工作[7]”，列宁认为他们妨碍了编辑部的务实工作及其和谐。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德从来不敢反驳普列汉诺夫，表决时总是赞同他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因此实际上拥有三票，高傲自大，把大量时间花在毫无结果的争论上。列宁在党的二大上强烈要求改变这种局面，提高编辑部的思想统一程度和工作效能。[8]

二是列宁看重“主题的选择，主题的发挥，文学上的修饰”。列宁非常看重选题，关于选择什么主题的问题，经常和普列汉诺夫做长时间谈话并交换意见，甚至连主题的配置——什么问题放在前面，什么问题放在最后都热烈讨论过。选题既要有计划性，即由党在某个时期的一般任务来决定；又要有迫切性，能够反映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并对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主题的论述方面，列宁写文章前会多次修改提纲，从《列宁全集》的附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对于问题的论述非常认真，经常仔细地排列观点的顺序并罗列详实的材料。最后是文辞，列宁自己有很深厚的文学修养，在他的编辑生涯中也非常看重具有写作才干的人，比如他非常器重卢那察尔斯基。[9]

三是脚踏实地做小事。列宁虽然是高瞻远瞩的革命导师，但毫不放松报刊工作中的一切琐碎小事。如《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版时，书的开本、字号和书中统计表的排版等，列宁都从方便读者的角度作了仔细的考虑。他还尤其关心校对工作，亲自修改校样，虽然他的字很小，但是他的改字、加字、校对符号都写得非常工整——列宁很尊重排字工人、抄写员、校对员的劳动。[10]

今天想要为了广大劳动者、为了左翼事业出版政治报纸的一切革命同志，都应该学习列宁的工作方法，才能办好原则坚定、切中现实要害，又具有可读性的报纸。我们要学习列宁的工作作风，重视内部思想统一，发挥每个同志的力量，讲求方法、脚踏实地，不怕做最微小的工作。

问题五：列宁怎样向工农群众宣传?

答：诚恳郑重的态度，通俗化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向群众说真话，坦诚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革命宣传的生命所在。

> 列宁从来不把自己未深信的东西许诺给农民：他不允许为了达到成功而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目的、对严格的阶级立场有所隐瞒。群众感觉到了这一点，也明白列宁同他们谈话是“很郑重地”（一个工人回忆列宁 1917 年做鼓动演说时的说法）。
> ……
> 列宁对工人、农民——贫农和中农、红军的态度，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以一种平等的同志关系对待他们。对列宁来说，他们不是“宣传的对象”，而是很多历尽艰辛、熟思苦虑、要求对其需求加以注意的活生生的人。[11]

列宁在通俗化的问题上也下了功夫。列宁曾说[12]：“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为工人写作。”列宁向谁学习讲通俗话、写通俗作品呢？主要是向工人学习来的，“他一连几个钟头和工人们谈话，询问他们工厂生活中的一切详情细节，仔细倾听他们偶然提出的意见，听他们怎样来提问题，观察他们的知识水准，观察他们对某个问题有什么不理解的和为什么不理解。”

需要注意的是，列宁在文辞上的通俗化绝不意味着庸俗化，即降低革命原则的高度，他对各种庸俗文化以及在工人面前缩小问题和把问题过分简单化的倾向很气愤，对于各种与工人咿咿呀呀、和用“花言巧语”代替严肃地讨论问题的行为，都极为愤慨。

列宁力求在群众宣传工作中做到坚定的原则性和通俗化的结合。他尊重工农群众，致力于通过宣传把他们需要的革命思想带给他们。今天的革命者对群众的宣传，相比历史上的革命时期是很不够的。我们要锻炼自己做群众工作（尤其是对工人群众做工作）的能力，要像列宁同志一样用卓越的宣传工作教育劳动者。

问题六：列宁怎么推动人做工作?

答：亲切的鼓励、启发和严格的监督。

亲切的鼓励。这里引用的是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做编辑工作的例子[9]：

> 例如，要阐明某个新的主题。开始谁也没表示愿意写作，于是伊里奇就找他认为最适于写作这一主题文章的人谈话，开始劝说他，并且不立即提出要写这个主题，而是先同他谈这个主题涉及的问题，引起他对于这些问题的兴趣，把他引到一定的方向上去，听对方说什么。有时候事情没有进展下去，伊里奇就另找旁人，又开始同他谈话，当看到对方“上钩”时，他就开始更详细地讨论问题，通过对方的回答和对话看出这个人将怎样论述问题，那时他就详细地叙述自己的意见，更加详细地发挥自己的观点。然后他就提议：“你来写写这个问题吧，

> 你会写好的。”于是这位被伊里奇的态度所诱导的人就答应了，而且常常叙述出来的简直是列宁的意见。

鼓励、启发的同时还有对不同工作者的严格要求和细致指导[9]: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作者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是政治上已经定型的、有经验的人，他就向他们提出一定的要求。……对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提出某种最后通牒——要求原则上的坚定性。对年轻的新进的作者却是另一种态度——关怀备至，给予许多如何改正错误的指示。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一个年轻的新进的作者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沉醉于什么，甚至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但是还能学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会不惜任何时间去帮助他。他可以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地修改这个作者的文章，直到这篇文章象个样子为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修改别人的文章的时候，总是极力保存作者个人的特点。常常还有这样的情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非常谨慎地、往往是用暗示的方法讲给作者本人，他的文章须要作哪些修改。

严格的监督。列宁首先严格地要求自己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地工作，也对别人提出同样的要求。检查执行情况有助于他做到这一点。他认为，在挑选干部时检查执行情况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十月革命后，列宁规定了要求在信封上签收的制度。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一点，他还亲自或者叫人打电话问秘书：信收到没有，采取了哪些措施；并经常要求逐日汇报一系列重要任务的进展情况，提出执行这些任务的综合报告。通过这样的方法，他使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和秘书处以及其他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养成了认真办事和严格执行指示的作风[5]。列宁对人的监督并不使人沮丧，当他严厉斥责时，他也从不侮辱或藐视那个人，相反，他总是使对方有信心，相信他改正自己错误的力量和能力[1]。

列宁十分善于发挥每个革命者的主动性，通过循循善诱的启发和同志式的信任推动人工作。同时他进行极严格的监督，确保工作顺利进行，并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自己。这样的作风正是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在今天，革命组织的建设已成为每个革命小组不得不认真应对的实际问题。因此，回顾列宁推动人工作的方法技巧，应是有教益的。

问题七：列宁怎么开会?

答：作风严谨、准备充分。

列宁的作风严谨而朴素，开会从不迟到并且厌恶迟到的行为。列宁的朴素作风给斯大林很深的印象，“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平常的代表们进行最平常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啊。……后来我才明白，列宁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正是他这种新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13]”人民委员会成立后，列宁开会时坚决地与迟到做斗争，甚至做出规定，每个人到会的时间一定要记录在会议记录上。当迟到的人民委员会委员走进会议室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予以批评，就是责备地连连摇头；如果某个委员老是迟到，那么列宁就严词警告说要通报批评他。[14]

列宁要求会议准备充分。列宁对会议材料的要求很严格，一贯要求呈报的事实材料准确无误，要求无条件地执行会议通过的决定，有时候会议一开始就先检查执行决定的情况。安德烈耶夫回忆说：列宁在听取汇报或与别人交谈时，最讨厌空洞的漂亮话和不着边际的议论，要求要有事实材料，粮食人民委员部和运输部门的工作人员经常由于没检查执行情况或呈报不准确的材料而受到列宁申斥。列宁对办事拖沓或疏于检查的现象经常严词斥责，使与会者心里感到火辣辣的，连安德烈耶夫自己也曾经陷入非常难堪

的窘境。[15]

以上只是列宁开会方法的两个特点，列宁还有很多开会方法值得学习：制定高效的会议议程；用秒表严格控制会议时间；把握会场环境和氛围……

开会是组织的体现，会议开得好往往是革命组织健康、强大的表现，当然会议的思想性是首位的，以上展示的只是列宁的部分开会策略。今天的许多左翼小组对开会的组织作用认识不深，或开成纯粹的事务性会议，或成松松垮垮的清谈。因此，我们要向列宁学习如何开会，克服这些不足，提高革命组织的水平。

问题八：列宁怎么进行争论?

答：指出问题的实质，尖锐但有理有据。

列宁要求人们仔细研究材料，分析问题的实质，把握分歧与争论之下的政治倾向。在党的二大上，不同的派别出现了，列宁要求：

> 每一个党员，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参加自己党的事业，都应该仔细研究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我是说要研究，因为只读一遍记录所包含的一大堆素材，还不能了解代表大会的情景。只有经过仔细和独立的研究，才能够（而且一定会）使简短的发言提纲、干巴巴的讨论摘要、小问题（似乎是小问题）上的小的磨擦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使每一个突出的发言人都在党员面前以生动的姿态出现，使出席党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集团的整个政治面貌都很分明。
>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序言

经过分析，列宁清楚无疑地得出“‘多数派’是我们党的革命派，而‘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目前使我们分为两派的意见分歧主要不是在纲领问题上，也不是在策略问题上，而只是在组织问题上”这个明确而深刻的结论。

列宁常常故意强调某个问题。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声调，声调上可以说得很粗暴、很尖锐，重要的是要说出问题的实质。克鲁普斯卡娅回忆[16]：

> 伊里奇有一个喜爱的词，他也经常用，就是“吹毛求疵”。如果争论的已经不是问题的实质，而是断章取义和对细枝末节的挑剔，他就会说：“这已经是‘吹毛求疵’了。”对那种不是为了说明问题、而是为了打派别组织的小算盘的论战，列宁的反驳还会更尖锐些。这是孟什维克惯用的方法。他们抽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时，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话的具体情境遮遮掩掩，目的就是派别斗争。

列宁总是不怕争论，不怕言辞的尖锐，不怕伤到“和气”。但他总是要求直指问题的实质，避免吹毛求疵。列宁的战斗性鼓舞着我们，不怕左翼同志内部的“思想争鸣”，不怕尖锐，但要原则坚定，言之有据，指出问题的实质，而不是揪住细枝末节，带着宗派主义小算盘搞斗争。

问题九：列宁如何从老师那里学习?

答：学习并超越。

列宁一生有很多老师，但真正在思想、政治上深刻影响他的老师应当是普列汉诺夫，上文可知列宁阅读了普列汉诺夫的几乎全部作品。普列汉诺夫被列宁誉为“教育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批判民粹主义、发扬唯物史观方面做出巨大的理论贡献，主导成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1895 年，熟读其著作的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相遇，建立了长

期亦师亦友的革命友谊。而他们的作风差异乃至分歧从《火星报》创办初期便已显露，用克鲁普斯卡娅的话说，“普列汉诺夫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列宁则是十足的集体主义者”[8]，不过此时的冲突尚未发展为原则性分歧。

但在党的二大后，普列汉诺夫很快倒向孟什维克一边，指责列宁破坏党的民主；1905 年革命中，普列汉诺夫反对起义，发表“本不该拿起武器”的谬论；在一战中，普列汉诺夫倒向护国主义；十月革命后，普列汉诺夫认为夺取政权是一场灾难。列宁对他这位老师既尽努力争取，肯定其在理论上的贡献，又在原则上不遗余力地指出其错误之处。1905 年革命中，列宁尖锐地批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是机会主义，坚定不移地指出“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富于进攻精神地拿起武器”[17]。

列宁极善于向老师们学习，又不崇拜权威，一刻也不忘记批判性地审视每一个论点，一刻也没有把原理变成僵硬的教条。革命者要从前人那里吸取革命思想、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例如今天的革命左翼就部分脱胎于前一个时代的老左派，我们要继承前人所取得的成就，接过前辈的事业，越过前辈的不足，奋勇前行。

问题十：列宁如何处理自己的爱好?

答：列宁爱好广泛，但注意协调个人兴趣与事业的关系，力戒不良嗜好。

列宁爱好广泛。亲友们回忆，他会玩击木游戏、会游泳、溜冰溜得很好、喜欢骑自行车，还会打猎。这些爱好对列宁来说更多是起到放松神经的休息作用。列宁有时也会逛博物馆，虽然多数时候博物馆的庞杂材料使得他厌烦沮丧，但是有一次列宁参观巴黎工人区的 1848 年革命展时，却表现出惊人的兴趣，在他看来这是鲜活的斗争的一部分。

列宁为了事业放弃了很多爱好。列宁从小酷爱下棋，甚至在流放地说的梦话都是下棋，但他回到俄国后就不下了，因为“棋太迷人妨碍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能抛开那些妨碍事情的东西。“在中学的时候，爱好溜冰，但溜冰之后很疲倦，就想睡觉，妨碍学习，我就不再溜冰了。”列宁对拉丁文的语言爱好也是如此。

列宁也有过不良嗜好但迅速戒除。喀山时期，列宁开始吸烟，他的母亲担心他的健康，列举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并向他指出在家庭困难（靠母亲拿的抚恤金生活）时，不必要的支出即便很小也是不应当花费的。列宁立即并永远地戒了烟。虽然经济是个重要原因，但也可见列宁意志力的坚定。

我们的革命同志要培养健康、革命的爱好，妥善处理个人兴趣与事业的关系，并且要力图摆脱不良嗜好，锻炼自己的意志力。今天资产阶级娱乐横行，资产阶级自觉地制造娱乐产品麻痹群众[18]，列宁的做法很有学习的意义。

列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一个工人评价道：一个普通的人。然而，正是这个普通的人，带领俄国人民推翻专制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在列宁诞辰 156 周年的日子，我们用这十个问题回顾这位革命家看似普通的工作和生活细节。今天，我们纪念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列宁，不是为了“对神像例行鞠躬”，而是为了用他锋利的革命思想武装我们；是为了学习他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学习他坚定的战斗意志；是为了从他的战斗生活中，汲取伟大的革命精神；是为了继承他的事业，像他一样以一腔热忱，为“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左翼同志们！我们呼吁这样纪念列宁——向列宁同志学习，顽强刻苦地学习、工作、战斗，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

[1] 凯尔任采夫《列宁传》第 5、6、282 页 https://s3.us-west-1.wasabisys.com/p-library/books/4b0d91192214c4c4ff6faa8aee593e4a.pdf

[2] 安·伊·叶利札罗娃-乌里扬诺娃《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他就没有十月革命》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autobiography-of-bolsheviks/01.htm

[3] 《列宁全集》第 39 卷的附录中有《俄共(布)莫斯科组织党员重新登记表》

[4] 安·伊·叶利札罗娃-乌里扬诺娃《回忆伊里奇》第四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review/memory/01-4.htm

[5] 玛·伊·乌里扬诺娃《认真细致，一丝不苟》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review/memory/36.htm

[6]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科学工作方法》，收在《学习列宁的工作方法》一书中。

[7]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01.htm

[8]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党的报刊的编辑者和组织者》，收在《学习列宁的工作方法》中。

[9]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编辑工作》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krupskaya/on-lenin-2/02.htm

[10] 维·阿·卡尔宾斯基《列宁做编辑工作》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review/memory/02/19.htm

[11]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宣传家和鼓动家》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krupskaya/on-lenin-2/01.htm

[12]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论善于为工农群众写作》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krupskaya/on-lenin-2/03.htm

[13] 斯大林《论列宁》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review/memory/02/16.htm

[14] 格·列普列夫斯基《1921 至 1922 年间弗·伊·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review/memory/04/07.htm

[15] 安·安·安德烈耶夫《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review/memory/04/01.htm#4

[16]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怎么研究马克思的著作》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krupskaya/on-lenin-2/04.htm

[17] 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3/075.htm

[18] 列宁道路《黑帮力推的〈黑神话：悟空〉黑在哪里》 https://telegra.ph/What-is-so-black-in-the-game-Black-Myth-Wukong-strongly-promoted-by-the-black-gangs-09-16

而今迈步从头越——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 60 周年

>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
> ——毛泽东

今天 2026 年 5 月 16 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 60 周年。

60 年前的今天，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捍卫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与党内走资派开展了最彻底的斗争，领导亿万群众发起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60 年过去，走资派已经发展为腐朽的中特黑帮。他们对文革唯恐避之而不及，用尽各种手段来掩盖，只为继续盗用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的名号，继续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

60 年过去，从野蛮生长的资本主义中产生出卑劣的自由派。他们对文革极尽嘲讽和污蔑，试图颠倒黑白，让群众远离革命，让资产阶级的血腥统治延续千秋万代。

60 年过去，如今的群众虽未掌握马列毛主义的科学武器，不了解文革的深刻意义，但黑帮的压迫使他们受到了现实的教育，群众在切身苦难中重新审视历史，对毛主席和文革的怀念由模糊的情绪逐渐凝聚成自发的政治诉求。工业无产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他们生气勃勃，正在发展为一支真正的革命力量，并且是唯一能将文革精神发挥彻底的力量。

黑帮否定文革，自由派污蔑文革，群众不了解文革，只有今日的革命左翼才真正全面地继承了毛主席的革命遗志。**文革是一座丰碑，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光荣遗产，每一个马列毛主义者都应该旗帜鲜明地赞颂！**



一、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

文革是国际共运史的崭新一页，是毛主席带领革命群众开拓社会主义理论、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和掀起全世界革命浪潮的伟大创举。

文革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理论。文革第一次提出了"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派"这一判断，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系统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正如1967年《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1]:

> 列宁在五十年以前曾经强调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可以说，**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正是检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试金石**。

这个理论不仅适用于中国一个国家，十月革命以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走资派复辟史都证明了这个理论是普遍的、正确的。毛主席逝世之后，修正主义者果然嚣张起来，一边口头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一边大肆清算继续革命理论，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拖入资本主义的灾难深渊。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有何等的远见！

文革开创了亿万群众起来革命反修防修的新实践。这是一场由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发动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改变了过往毛主席利用党内官僚自我整顿、群众自发而分散地与官僚斗争的局面，实现了自觉的革命力量与群众运动的紧密结合。在思想文化方面，文革从最初的文艺批判开始，发展为一场深入灵魂的革命，群众学习马列毛主义理论，斗私批修，与旧观念的残余作斗争；在群众运动方面，群众广泛参与到大鸣大放之中，实行无产阶级的大民主；鞍钢宪法在工厂中得到推行，工人们积极参与工厂管理，发挥首创精神，创造性地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变革。在运动和学习的过程中，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他们饱含着革命热情，投入到每一条战线上去，向世界展现了解放的群众具有多么巨大的革命力量！

文革得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热烈支持，领导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文革时期的中国是世界革命的灯塔，是反对美帝苏修两霸的旗帜。觉悟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内的继续革命，领导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左翼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掀起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球左翼运动浪潮。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文化大革命旗帜的感召下，世界各国的进步力量纷纷投身斗争之中：在美国，成立了反抗种族压迫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黑豹党"；在法国，有百万人规模的"五月风暴"；在日本，有百所高校学生参与的"全共斗"运动；亚非拉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老挝、缅甸、泰国、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国人民积极投身解放斗争，越南人民英勇地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印度的共产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决裂后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这场全球革命风暴沉重打击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革的十年，是赤旗遍地的十年，是全世界革命群众勇敢斗争的十年，是无产阶级革命旗帜高扬的十年。

二、文革对今天的左派仍然具有巨大意义

文革发动已60年、毛主席逝世已50年，亲历过那个火红年代的人都已经老去，"十年浩劫"的谎言已经深入人心，甚至一些左派同志也认为回顾文革已经意义不大。那么在今天，我们仍然纪念文革有什么意义?

第一，拥护文革是改开以来中国左派星火相传的革命传统。

邓小平反革命修正集团上台后，部分老干部从改革开放的谎言中醒悟过来，继续高扬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宣传反修防修的任务；被逮捕的造反派出狱后，继续与修正主义作斗争。讲国史学国史，是老左派的重要思想底色。老左派们追忆毛主席领导群众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控诉黑帮的倒行逆施、批评资本主义化改革、围绕国企改制等重大问题开展斗争，这是老左派在中国左翼运动历史上留下的浓重一笔。

一些老左派看到了新一代青年的革命潜力，花费心血培养新生力量。00年代到10年代，高校社团蓬勃兴起，培养了大量左翼青年。新的革命左翼坚决地与改良主义思想作斗争，坚决走上革命道路，造就了今天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而在高校社团的培养中，讲国史、学文革，向左翼青年讲明了“前三十年姓社，改革开放姓资”，确立了左翼青年的思想认同和道路选择，这是一条重要的培养路径。对文革、对国史的这些认识，教育了一代人，直到今天的左翼队伍仍然身处这个历史脉络当中。

第二，宣传文革对左翼青年、对群众具有巨大的政治教育作用。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共产党宣言》）旧欧洲的一切势力，不遗余力地围剿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反革命年代，反革命分子对文革极尽贬损、侮辱和诋毁，竭尽全力地抹黑文革，告别文革成为改开后中国统治阶级的共识，黑帮炮制的第二份历史决议把文革看作“内乱”，自由派把文革看成权斗和暴力……对文革的否定，是反革命阵营的统一战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否承认文革成为改开后左派的试金石。承认文革，就是承认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是社会主义路线的代表；承认文革，就是认同前三十年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认同今天的中国是黑帮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承认文革，就是承认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两条道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只有承认文革，才能把我们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区别开来，他们只愿意让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而我们要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一直前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通过继续革命一直前进到共产主义。

对青年左派宣传文革，能够从生动的革命历史中激发他们对走资派的仇恨、对革命先驱的崇敬、对群众苦难的同情，这种阶级感情是革命动力的重要源泉。但合格的革命者绝不能止步于此。革命左翼对青年的教育，根本上是要把这些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为对中特资本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上升为对革命任务的清醒把握、上升为对当前实际革命工作的自觉献身。宣传文革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能引发阶级感情共鸣，更在于它是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具体载体。这样，左派就必须把文革宣传好，把文革史研究好，必须坚决反击错误思潮、坚定不移地宣传革命左派的正确文革观。

第三，文革到复辟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材料。

文革的历史证明了列宁无比正确的论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列宁指出：

> 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毛主席也指出[1]:

>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

> 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文革史和文革后的复辟史，验证了革命导师的光辉论断，蕴含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科学观点。要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镇压资产阶级，警惕资产阶级复辟，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我们通过学习文革历史，研究各个阶级在革命中的行动，看到党内走资派对革命派的无情镇压、小资群众的动摇涣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定意志和战斗性，再结合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后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收买和镇压、资产阶级重新回到统治地位、工农群众在黑帮专制和资本主义压迫下饱受痛苦，可以达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

但必须指出，在这个没有政治自由的帝国主义专制国家中，革命左翼当下最直接、最迫切的理论任务应当是学习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是革命左派的直路和必须首先牢牢掌握的理论武器。正因为我们承认中国从 1976 年以后是一个修正主义集团专政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我们必须向工人群众阐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根本区别，正因为我们是文革遗产的坚定继承者和发扬者，我们才必须要牢牢把握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来打碎这独裁的黑帮政府。

三、坚决批判关于文革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谬论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群众在社会不公、腐败黑暗面前重新呼唤文革、呼唤毛主席。这种呼唤是否表明群众怀念社会主义、具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情呢？不是的。实际上，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逐渐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广大人民饱受专制压迫。**部分群众从反特权的角度出发怀念文革**，这种对文革的理解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但这种文革的呼唤无疑显示出民主革命的潜力，这种群众情绪有待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教育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

在群众呼唤文革的同时，各个政治派别都在发表自己的文革观：

黑帮政府自改开以来就对文革持绝对的否定态度。修正主义者上台之初对文革极尽污蔑，说文革是“内乱”，残酷镇压造反派，数十年来坚持声称“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习沙皇上台后，黑帮采取了更隐蔽的“互不否定论”，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用国家主义统一起来，只强调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而根本抹杀其革命方面，把毛主席塑造为民族英雄和国家建设的领导人。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2]：

>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老左派被“互不否定论”欺骗了，他们跟着黑帮吹捧毛主席是民族英雄；一些网络左派跪倒在黑帮的军事技术前，吹捧在毛诞日试飞的“六代机”……黑帮这种看似互不否定的态度，模糊了无产阶级和其他群众的意识，用心何其毒也！

自由派成天叫嚣“文革是权斗和暴力”，将文革与专制、极权挂钩。自由派的代表喊出“不要文革要改革”的口号以反对今天的黑帮专制，他们无比害怕群众重新呼唤文革。自由派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害怕文革远远胜过他们害怕习沙皇的专制，他们害怕群众的革命精神，他们害怕无产阶级将革命进行到底从而彻底地反对资产阶级。对于自由派的污蔑和挖苦，我们的回答是：文化大革命就是群众运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在党内代表的伟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毛主席说，“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

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小资产阶级对文革的提法更加复杂。如上所言，小资产阶级群众在专制制度的压迫下，看到了文革反官僚特权的一面，**借文革的话语来表达自己朴素的反特权要求**：“协和 4+4”事件中，小资产阶级呼唤文革，要求清算当今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越来越认可毛主席；《芳华》电影解说，收获 3500 万播放量；在毛主席诞辰，大量民众自发涌到韶山纪念毛主席……这些现象都反映了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其中蕴含了民主革命的朴素要求。**但小资群众没有意识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是黑帮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倒向了黑帮强调的一脉相承。对于小资，必须引导他们的朴素要求，把这种自发情绪通过政治灌输引向对中特整个统治体系的批判，引向对私有制本身的批判，引向无产阶级方面；在这一过程中，要善于运用文革的资源作为入口，但不能停在入口。

而小资产阶级对文革的其他各种态度反映到左翼内部，有这样几种倾向：一是**以托派为代表的文革必然失败论**，托派否定党的集中领导，认为先锋队脱离群众成为了官僚专权，中国和苏联都是堕落的工人国家，事实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认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带领革命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道路；二是**小资产阶级极左派的“三年文革论”**，这种观点认为，大规模群众运动停止后文革就结束了，小资极左派极力鼓吹群众的自发性，极力否定自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没有看到十年文革是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起来解放自己的一整个运动，因此彻底走向无政府主义；三是**泛左翼对文革的娱乐化、玩笑化、符号化**，他们将文革这一重要的革命遗产变成小资狭隘小圈子的谈资，只满足于调侃黑帮和寻找小圈子的认同，不敢向革命的方向迈进一步；最后是一种新趋势，**部分革命左派轻视文革**，认为文革已是过去的历史，没有看到文革在今天仍有上述的巨大意义。

在今天讲文革，要坚决反击反革命阵营对文革的污蔑，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历史经验；对群众，要讲明文革的历史经验，揭露专制政府的修正主义本色，领导群众从朴素的民主要求前进到社会主义；在左派内部，必须毫不妥协地坚持文革的完整革命遗产，与形形色色的轻浮、错误观点作斗争，让我们的文革观和小资泛左翼区分开来。

“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2026 年是文革发动 60 周年，也是文革结束 50 周年。文革作为历史事件，已经结束了；但文革作为革命左翼的一面精神旗帜，还在飘扬。我们在今天呼唤文革，在理论上要坚持继续革命的历史经验，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扬革命群众的勇气和斗志，继承文革的革命传统，利用好文革这面旗帜做革命宣传工作，教育无产阶级和其他群众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光辉遗产，我们要带着毛主席的革命遗志继续前进，继往开来，扎实地做革命工作，培养觉悟工人，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用暴力推翻中特修正主义集团，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1]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2]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第一节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1708-09/02.htm

俄国与中国的建党之路哪个更值得借鉴?

昨天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5 周年。中特黑帮召开庆祝大会，继续盗用和玷污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名号，掩饰其反动本质。习沙皇发表讲话歌颂建党，这是黑帮又在请神唱戏，为加强专制而自我标榜。黑帮七一大会的主题是党建，我们七一文章的主题是建党。本文希望对比百年前俄国和中国的建党历史，指出上一轮中国革命的建党道路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特殊性的道路，俄国建党道路则准备得更充分、更具普遍性，更值得今天的革命者们借鉴。

一、俄国建党作了更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中国建党的一大特点是时间非常之快。1917 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1919 年五四运动，1920 年维经斯基来华提出建党建议，北京上海党的早期组织诞生并开展初步工作，1921 年 7 月中共正式成立。我们可以看到，就在短短的不到四年间，中国走完了从传入马克思主义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路。对比俄国，从 1872 年《资本论》传入俄国到 1898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是 26 年，若以 1883 年劳动解放社为起点，那也是 15 年。**历史经验和革命者的能动性当然可以加速历史进程，缩短建党准备时间，但同时也难免使得早期中国革命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普遍不高，党的思想理论准备不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客观上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中国较晚。早期李大钊等人的宣传主要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就具体的思想理论内容发挥不多；陈独秀迟至 1919 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甚至在 1920 年中陈独秀发表文字中还带有改良主义的幻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著作的《共产党宣言》迟至 1920 年才被陈望道全本翻译而出。中共早期成员理论学习不多，以至于 19 岁的代表刘仁静粗读马列就可以在一大上滔滔不绝地讲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即便是毛泽东，在建党前读的马列著作也不甚多。

二是主观上，党的组织任务提得比理论任务更早、更突出。如陈独秀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而在陈独秀与张国焘的具体交谈中，他们对于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尚不能接受，也弄不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此陈独秀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1]。

而俄国建党是建立在深厚的思想基础上的。一是 1883 年劳动解放社成立，组织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印刷革命刊物并将其运回国内，造成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俄国的广泛传播，在秘密小组里，人们热情洋溢地讨论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二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通过理论斗争粉碎了民粹派的思想影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适用于俄国[2]。这样对比俄国 1883 年劳动解放社成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共建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无疑是相对薄弱的。

二、俄国建党有更扎实的地方小组支撑

实事求是地说，中共的小组阶段多少也进行了一些思想统一的工作，如上海排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和国民党员戴季陶，北京共产党小组和广州共产党小组都清除了无政府主义者。但总的来讲，**中共的地方小组建设成果有限，事实上没有如俄国一样为建党准备充分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一是小组建设时间太短。1920 年 5 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 月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 年 10 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此时据中共一大仅一年时间。而俄国最早的国内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布拉戈耶夫小组在 1883 年底成立，距离 1898 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大足有 16 年，1887

年才被沙皇彻底镇压。80 年代到 90 年代，俄国各地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此起彼伏，为建党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是小组的数量不足。中共的地方小组主要是北京、上海两地组织为主，广州、济南、武汉、长沙等四个地方小组是在北京、上海的支持下组建的，甚至广州的地方小组几乎就是陈独秀组建的。而俄国在 1894 年在全国 15 个城市有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光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斗争解放协会就团结整合了 20 个彼得堡地区的分散小组。

三是地方小组基础不够扎实，思想资源狭隘混乱。如 1920 年 6 月上海小组成立时，起草的"党纲"（当时他们直接把自己的小组称为"共产党"）还是"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参与者也承认，"那时我们没有看到苏共党章，我们的纲领，只是根据很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拟订出来的，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3]

四是除了思想混乱外，此时的地方小组基本以知识分子团体为主，觉悟工人的数量很少。一大召开前，早期党的组织虽然已经开始接触工人教育工人的尝试，但毕竟成效不大，一大成立时 50 多名党员中只有 4 名是工人。这虽不影响中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但无疑反映中共成立之初的工人工作基础有限。而俄国地方小组的工人基础非常坚实，俄国各城市的先进工人从 19 世纪 80 年代就在热心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从民意主义转向了社会民主主义。80 年代末彼得堡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勃鲁斯涅夫小组"，由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革命大学生和工人小组合并而成，领导这个组织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中心组和一个工人中心组，知识分子中心组负责培训宣传员、制定学习计划、总结组织活动经验，而工人中心组领导各基层工人小组，负责调配宣传员[4]。

三、俄共二大与中共一大对比反映建党水平

中共一大上产生了若干争论：一是对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问题，有代表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幼稚，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要组织知识分子（李汉俊）；有代表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目的，反对任何公开形式的工作（刘仁静）；二是对南北政府和孙中山的态度问题，有代表认为不能和南方政府发生联系，不能与孙中山共事；三是党员是否能做官和当国会议员问题。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多数代表不赞成李，李虽未放弃观点，但表示可以服从多数；会场氛围和谐，没有指责李汉俊为改良派或机会主义；刘多年后也认为自己观点不成熟，反对把自己作为"左"的代表。在第二、第三个问题上，多数代表认为孙中山仍有进步作用并反对议会斗争。后两个问题与中国革命形势相关，但在一大上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代表们也未详深论。

由此可见，一些党史著作认为一大产生了激烈冲突甚至是路线斗争，其实是言过其实。**因为以上三个问题，总的来说，是因为当时的革命者思想理论水平参差不齐，对中国的革命现实缺乏马列主义的分析，正确或错误的倾向都还很模糊，因此远没有达到路线斗争的水平**[5]。

从中共一大的成果来看，中共继承了俄国革命经验，明确了推翻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基本方向，但是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没有分析判断，对当下的革命形势、革命任务、革命力量思考不多。"一般代表多以共产革命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即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现在也尚不能琢磨，因而无法作具体的规定"（张国焘），因此一大只通过了抽象的共识，如"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6]，而没有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革命道路。

对比俄国的一大和二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大确立了党的名称，但缺乏思想统一，没有制定出党的革命纲领，苏共党史对此次会议的评价不高，认为仅在形式上完成建党任务。而二大上，列宁通过政治报计划，确立了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使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二大上真正

建立起来[7]。二大通过的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党纲，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科学地规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目标。其中的最高纲领包括工人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低纲领则包括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农村中消灭一切农奴制残余，把地主夺去的农民土地（“割地”）归还给农民[8]。

总的来讲，中俄两国的建党路径大不相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专制条件下必须通过秘密的政治报才能把各地小组团结起来形成政党；而中国则在俄国经验的指导下，在理论基础薄弱、小组建设不足、缺乏思想统一过程的种种困难之下，先行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此后中共飞速发展，但建党不足的隐患影响深远：

一是中共在大革命中飞速发展，但是党的基础薄弱，没有把握住革命高潮。一面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党的三大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开展国共合作，利用民主革命的放大作用使得自身力量飞快发展，在更广阔的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但另一面，党的基础薄弱，在革命形势前没有把握住革命高潮。在陈独秀右倾路线的影响下，党没有积极争取民主革命领导权，及时掌握政权和军队，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现实力量，导致在 1927 年遭遇失败。

二是中共整体理论修养不足，诞生后又很快投入到风起云涌的大革命中，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路线斗争，缺乏对革命道路、革命策略的思考。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对革命失败的总结并不彻底；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长期从事激烈的军事斗争和局部政权建设，被左倾错误笼罩。直到抗战期间，毛泽东通过整风运动、编写《六大以来》等斗争批判党内“左倾”错误，最终召开七大，彻底粉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路线斗争问题长期困扰中共，不能不说是建党的缺憾带来的。

四、我们今天应如何走向建党?

早期中共因为客观历史条件限制，建党之初诚然有着种种不足，但是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中共仍然完成建党任务，并在革命风暴中成长壮大，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早年的不足对中共来说可以用后面的补课弥补，关键是抓住革命形势，发挥无产阶级自觉力量的作用。

而今天我们的情况则不大相同：今天中国的国情是黑帮专制统治下的帝国主义强国，没有共产国际的外部力量帮助建党，思想界充斥着黑帮假马克思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西马修正主义等反动思潮，左翼内部也不乏经济主义（融工思潮）、“左”倾学理主义等错误倾向，各左翼小组还很涣散、缺乏继承性……**从各种意义上，我们的建党路径都更接近俄国而非 1921 年的中国。中共建党已成历史，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从中共建党中吸取教训，把今天的建党工作做得更扎实**。我们今天要建党，有这么几步路要走：

第一，作好思想理论准备，突出的任务是学习列宁主义，特别是建党理论。

中共建党的理论水平不足，以至于毛泽东在 1938 年还在感慨“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我们要吸取中共这一教训，认真学习理论。在今天建党的道路上，最值得学习的无疑是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所必须掌握的材料。[9]”今天我们建党可借鉴的材料包括俄国革命经验、中国上一轮运动的经验和当下左翼运动的经验。要科学研究这些材料，必须学习列宁主义，学习列宁如何处理历史经验来探索建党路线。

第二，建立和巩固地方小组，在小组内部进行思想学习和组织建设，努力开拓工人工作，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

中共地方小组建设不足，建党仓促。我们今天要建党，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地方小组的基础上，否则只是中毛共式的形式建党或是简单的横向联合，只能走向俄国的一大而非二大。地方小组的建设，一是要在小组内部通过学习、会议等形式达成思想和组织一致，二是要树立好的组织原则和作风，贯彻集中和民主，注意队伍的稳定团结，能够吸纳新人、培养骨干，正确处理两种矛盾；三是要扎根地方开拓具体工作（学习、宣传、组织），尤其是工人工作，让我们的党建立在与无产阶级有着深厚联系的基础上。

第三，各个革命地方小组在思想一致的前提下，通过政治报路线实质统一起来。

列宁的政治报路线至少包含三个要点：用政治报进行思想理论斗争，坚决批判错误思想，提高革命者的思想理论修养，使各小组达成思想上的统一；通过代办员网络，形成各组织事实上的接触和融合；用政治报和政党传承经验，突破手工业的工作方式和小组状态，避免小组在专制黑帮打击下旋起旋灭，让运动具有计划性和继承性。俄国二大能够实质建党，关键就在于政治报路线在实质上促进各小组的统一。中共的一大是国际帮助下召开的，我们将来的一大只有走通政治报道路才能实现。

[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 96 页

[2] 波斯别洛夫等《苏联共产党历史（六卷本）》第一卷第二章第二节

[3] 《“一大”前后》第二册第 36 页

[4] 波斯别洛夫等《苏联共产党历史（六卷本）》第一卷第二章第三节

[5] 《开天辟地大事变》第 299–302 页

[6]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cp-1921-1949/01/001.htm

[7]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28.htm

[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7/045.htm

[9] 列宁《为〈工人报〉写的文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4/012.htm

“左转历程”系列征稿启事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收到了多封读者同志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表达观点的同时，也时常会分享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这些读者都是有革命立场的左翼同志，他们信仰相同，但“左转”的契机各异：有工农家庭出身的同志因阶级立场和感情而坚定左转；也有曾是泛左翼的同志战胜小资性，成为革命左翼；还有民族主义者经历疫情后期的反封控运动等事件，认识到黑帮专制下的社会矛盾而左转；也有原是政治“小白”的同志在近年社会矛盾尖锐的大背景下逐渐政治化，最终走向革命……与这些读者同志沟通后，我们决定发布这些来信，推出“左转历程”系列文章。

这些文章展现的左翼成长过程与时代背景有关。新成长起来的革命左翼们“左转”过程及特点，与过去时代有相当差别。00 年代，中国资本主义正在快速上升为帝国主义，在老左派们创办的红色网站上，大家讨论的是捍卫毛主席、反对自由主义、革命还是改良；在 10 年代，中国已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在蓬勃发展的线下社团里，大家明确了要以革命反对改良、要发展革命组织、要探索工人工作，形成了严密的左翼培养体系；在 20 年代里，中国的政治专制与经济危机加强，青年感到痛苦和迷茫，在左转浪潮及此时涌现的各种线上小组里，大家一面对左翼事业有着强烈的热情，一面又缺乏继承性，呈现出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等特点，有很强的自发性……几代左派所处时代不同，但成长为革命者所要求的许多品质并没有变化。因此，分析新生革命左翼如何左转，研究他们的特征并总结经验，也成为一项任务。

这一系列文章展现了新一代左翼同志思想进步的各个阶段，从中可以看到他们思想变化的动力、矛盾与解决办法，看到他们如何最终做出革命选择、参加革命工作。因此我们希望起到两个作用：第一可以鼓舞其他读者，让各位读者同志们明确自己思想认识所处的阶段，利用同志们的经验解决自身问题；第二，展现新生代左翼面貌，为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小组提供参考经验，共同总结人们思想左转的一般规律，从而更好地开展政治教育。

欢迎读者同志来信讨论，表达自己的共鸣或是疑惑。我们还号召读者向我们投稿，展现接触左翼思想前的思想状况、左转契机、觉悟逐渐提高的几个阶段、遇到哪些主客观困难、做出人生选择的根本动力等等。写作“左转历程”，是对自己经历的梳理、对自身思想的重新洗刷和审视，更有益于左翼事业的经验总结和传播。发送时，我们会与读者沟通，隐去不必要的和可能泄密的个人信息；读者同志来信时也请尽力保护好自己，请使用 protonmail 或 gmail 安全邮箱发送到 Vorwarts_2023@proton.me。

我们期待同志们的来稿，尤其欢迎工人同志向我们投稿！祝同志们在新年里继续进步，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左转历程（一）：从网络左派到革命左派

编者按：这封来信生动展现了一位年轻同志如何实现从网络左派到革命左翼的转变。作者来自工人家庭，阶级出身为他的“左转”铺垫了思想基础，童年里贫富差距的景象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疫情下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网络上新生代左派大量涌现，作者正是在这个“网左”浪潮中接触了大量左翼思想资源；疫情封控结束后，作者在“网左”骂战中看不到出路，一度陷入疑惑期，最终通过学习《前进报》文章实现思想飞跃，这无疑是我们莫大的荣誉。

我学习马列毛有四五年的时间了，这里向《前进报》编辑部和读者介绍一下我的经历。

一、工农家庭与上升幻想

我的家庭环境首先为我铺垫了思想基础。

我的爷爷奶奶是 50 年代初出生的，他们的人生轨迹基本上就是一部共和国史。爷爷的爷爷是地主，解放后分地了。爷爷参加劳动时就是人民公社时代，后来还当过红卫兵。“改革开放”后分了地，公社散了，机器牲口分了，头几年粮价涨高，给他们带来不错的收入，但越往后走农村越混不下去，爷爷于是奔城市，先到外地做建筑工，后又回县城当搬运工，在县城安了家。

我爸妈生于“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公社担负高昂的读书费用了，他俩都因为穷上不起学，给家里干活，填补劳动力空缺。后来去沿海城市打工，结婚，生娃——也就是有了我。他们没时间照顾我，所以我的幼年都是跟着爷爷奶奶过的，在县城里长大。

10 年代初，县城整体还很贫困，路上乞丐流浪汉以及残障人士随处可见，楼道里用红油漆写满了各类咒骂人的“大字报”。

我记得很清楚，一次我妈和她朋友在路边聊天，一个佝偻而衣衫褴褛的老乞丐走过来，朝他们挨个摇摇他的那个破铝碗。我妈他们对此习以为常，漠然无视。我感到很割裂，但我什么都没说，只是这个画面至今仍让我印象深刻。

我记得有一次，我突然对家人说：“钱这个东西这么害人，要是没有它多好。”

我得到的回答是：“这怎么可能呢？”

后来我大了一点，先转学到了新县城，接着又转到了市里。转学到市里的条件很苛刻：你得有市里的户口本，要户口本先得有房子。于是我们家背上了好几年的房贷，为此没少吵架，甚至闹离婚。

在城里，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么多楼、这么多车、这么多人、这么多新奇的玩意儿，尽管还远不能和大城市相比。但这座发展不均衡、没有支柱产业的小城，**一端的繁华必然伴随着另一端的贫困**：在繁华地段，乞丐遍布；在医院外，抱着孩子乞讨的母亲比比皆是；而在医院里面，那简直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活剧，我记不清什么具体事例，我只记得那些混杂在一起的各类哭号声；凌晨半夜时掏垃圾桶的老人；还见过一个小孩，家里是收垃圾的，他常坐在无数苍蝇的包围里做作业；还有夏天猛烈的阳光，建筑工地的工人，店铺前的脚手架上的修理工，公园里的园丁和抹墙工；以及夜里在小饭馆内外的三五成群的工人……

每每看见他们，我总会被教育一句：“看到没，你不努力读书，将来长大了就跟他们一样没出息。”这

种话一般不是我爸来说，他自己就是个工人，他会说：“将来不要像我一样没文化没出息。”

这些场景常常让我感到不舒服，感到郁闷，可我毕竟不觉得这些与我有何干系，不觉得我以后便是他们，所以经常在其他玩乐里将它们抛之脑后。可毕竟也是亲眼所见，这些矛盾**宛如一颗种子，一直深埋在心里，等待着破土而出**。

我必须要说一下我的老师，我的班主任，我的政治启蒙人，一个曾经追求自由的民主主义者，一个现在已经钝了的老师。他让我模糊地明白，中国并不美好，中国是黑暗的。可他也是个矛盾者，他希望用教育、用高考制度，培养有志者。

就这样，我在懵懂中度过了我的童年，对未来没有任何打算。

二、成为网左：从热情高涨到心灰意冷

2020 年疫情爆发，我们居家上网课，在学道德与法治的时候受到了国家主义的灌输，喊主旋律口号，喜欢革命，拥护“改革”，对强国小故事以及“美国没有资格对中国颐指气使”这类消息喜闻乐见。这时，我结交了两个朋友。

朋友 A 是个“共趣”，带我看小约翰可汗，看科研博主，分享每年的诺贝尔奖。从 A 这里，我知道了苏联、布基纳法索、古巴、国际共运、冷战等等，A 把我这个“小白”拉进了宏大叙事里。于是我也开始或多或少地看这方面的东西。

另一个朋友 B，估计是我说了什么“键政”的话被他注意到了，有一次问我是不是对这些感兴趣，我说是，于是 B 甩了个《共和国的历程》文档给我，只是当时我对这些东西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所以我也没看，我甚至对宏大叙事都只有很浅层的接触。

后来放了暑假，我突然，突然突然，特想去买本《共产党宣言》看看，我尤其想知道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构造，如何运转的。只是还没来得及去买，二次疫情爆发了，再封闭再隔离，在家里，我又打开了《共和国的历程》。这一次我看进去了，同时我的世界观崩塌了，一夜没睡好，我感觉我所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敌人，**他们是骗子，骗子们组成了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政权，然而其真实身份却是只存在于历史书上、好像很遥远的资本主义**。

我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找这方面的书来看。那时，网上崛起了一大批新生代左派，也就是**网左**，建了很多群，还分门别类，有图书馆有交流群，各种各样的，每天都有人彻夜聊天，每天都有人连麦打电话。我在那时第一次看了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一本是赤眉的《20 世界 60 年代法国毛主义运动启示录》。后来又看了马列之声编辑的《国家与革命》。这几本，通俗易懂，极具鼓动性，我一下子就沦陷了，天天跟同学“键政”，成了远近闻名的“反动分子”。现在看来，一方面**我那时太幼稚了**，天天说“激进”言论，增加了自己和别人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我们那儿学生中的**保守气氛还相当浓厚**，甚至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比较保守，我再激进，也只是重复了书上的观点，比如最基本的阶级斗争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明明这都是白纸黑字写在政治书上的，但还是会引起反感。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个政权的阶级性质，但又必须抽象地承认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所以得想出各种为自己赋予合法性的意义，同时也是心理慰藉。甚至我自己也是如此，当时我的潜意识里还是赞成“保党救国”思想的，觉得温和挺好，当然后面越发醒悟：**不可能的，不是我们不愿意，是资产阶级不愿意**。

我感觉自己需要学习经济知识，于是去看了《青年自学丛书——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此书为文革成果之一，由“列宁格勒工人印刷厂”印刷，我还去过他们的网站，只是上次看发现被打击了。这本书十分通俗易懂，多看几遍，有利于打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基础，可以对一些一般性问题进行分

析。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杂七杂八的书：宣传手册有《燎原（c 版）》《文革与改开》；历史类有印共毛的《中国：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韩丁的《翻身》《大逆转》；我觉得我需要肃清对文革的认识，所以也找了些关于文革的书，斯诺《漫长的革命》，韩东屏著激流网译《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国村庄的变化》，一个外国作者的《红与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以及夏尔贝特兰的著作。哲学方面啃得少，勉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一册》拿得出手。

这期间，我还发现了不少**野生左派**（当然我自己也是），很惊喜，他们中不少人到现在都还在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立场。

网左 qq 群活动依旧热火朝天，河南村镇银行事件造成的**群众运动沸沸扬扬**，我拿着燎原手册到处传阅（没被抓也属于是同学们关照我），这东西鼓动效果极好，基本上看一个转化一个，最差也要动摇他的原有思想。

随着疫情封控的终结，群众运动在猛烈爆发之后消沉了下去。我仍然读书，只是逐渐也有点摆了，基本没怎么啃原著。看期刊多，比如《斗争月刊》，我每个月都把它打印下来，追着看，作为思想来源。再比如……赵紫阳的自传《改革历程》，还有姜文的那些电影剧本——**在这一时期我陷入了怀疑**。

网左 qq 群的活动停滞了，该解散的解散，该修正成高考群的修正，该封的封，更多的还是陷入僵冷，没人退出，也没人说话了。或者我转移一下阵地？b 站，抖音，快手，各大主流媒体，网左们不是在吵架就是在重复念经，“进步”点儿的，转右了，拥抱新自由中特了，亦或是彻底成了乐子人，无脑无底线玩烂梗。以及其他，像我一样的，失望了，冷淡了，于是有点退出的意味在了。现在回想起来，“感受不到革命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是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而直接原因在于，没有一个负责引导学生走向正确革命道路的先锋队。

如果不是我所处的底层家庭以及周围无处不在的痛苦无时无刻不在刺痛我，如果我家庭富裕，可能我现在也就不关心这些东西了吧？但我不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革命才是你的前途，只有改变整个社会，你才能幸福**。我能实现阶级跨越的概率不大。别人告诉我，我要讲现实，我要把注意力放在高考上；而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的现实就是：我做不到，我考不上 985、211，我考不上重点大学，本科是我的极限了，可这极限在今天活不下去。文凭越发变得廉价，工人和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差距正在极速缩小，可周遭却还是拿十几二十年前的观念教育我，教育我考大学出人头地。

今天的中国可是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大学生啊，我凭什么出人头地呢？

三、度过怀疑期

我很想有个人能指导我，告诉我怎么办，可书上的导师已经长眠了。于是我只能靠自己度过怀疑期。

我度过怀疑期的方法还是看书，只是这次不看马列毛了（看得少），而是看**文学作品**。我忽然意识到，那些我不曾关注的文艺作品不正是那个革命年代的镜子吗？我试图从文学中找到力量。读了很多，见了很多，兜兜转转，最后回到了那个人身上——**鲁迅**。

鲁迅的经典并不在于批判“国民性”、“劣根性”这些表面的东西，而在于揭露了造成一切社会悲剧的社会总根源——这才是他享誉文坛的原因。而这个社会总根源，实质上正是**阶级斗争**，千年未改，所以今天的人们仍能在鲁迅的文章里找到今日社会的痛点，阶级斗争没变嘛。

鲁迅给予我力量，尤其以他的《呐喊自序》和《故乡》为重，前者正是陷入迷茫的革命者的写照，后者

则是革命者在战斗之下对于世界的爱。

同时，他笔下的众多人物也让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我不是也像方玄绰一样吗？空想摇摆不定，拿着所谓“进步书籍”麻痹自己。又比如，我赞同娜拉的独立，可我又如何保证不会像涓生一样造成女性独立的悲剧呢？

但是，问题仍在那：我们需要新时代的领袖、新时代的领导集体，我们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核心——党**——来吸纳自发左派的力量，在一些社会议题上发出左派的声音，发布任务，进行工作。我愈发认识到建党这件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简直是**目前左派工作的最高纲领——一切工作以准备建党为核心**。

我意识到这一点，更加无奈了：我一个学生，能干什么？我意识到了，别人赞同么？我在这始终是一个人，**我没有力量**。左派这里找不到力量，我就求助于其他意识形态派别：老左派乌有之乡的文章，人境网的《左翼文学评论》杂志，刘继明用底层视角对改革开放进行叙事的小说《黑与白》；新左派，戴锦华用被资产阶级哲学修正的“新”马克思主义对电影文艺进行的评论，汪晖对中国现代性的阐述；看八九十年代“新启蒙运动”以至六四的民主自由号召；极端情况下再次沉浸在官方叙事的中国革命泡影里——**思想混乱**可见一斑。

我必须称赞阳和平和红贝，无论怎么样，我都有可靠的左派思想源，有一个阵地。

后来在斗争月刊上看到原来还有电报群，便想方设法加了。我很期待这个电报群，可是刚一加入，我就感到失望了。

我看到了什么呢？吵架斗嘴玩烂梗扣帽子，翻来覆去地念经，同一个议题重复几千次几万次，乐子人遍地爬，群里人数不少，但发言的来来回回就那几个……

仿佛 qq 群的网左跑境外聊天软件来建群了，且由于没有限制，更加肆无忌惮。这也能叫左派吗？这也能叫革命者吗？其他还有很多频道，亦是分门别类分宗立派，我简直……

我于是带着失望卸载了电报，但我也没闲着，我暂时放下了主义，看文学去了，正如前文一样。

总之，我最后还是走出怀疑期了。这期间我的魔怔可把我朋友折磨坏了。

当我再次打开电报时，我看到了《前进报》的合刊。我花了几个晚上看完。总结就是：**心潮澎湃**。

我很欣喜，先行者踏破空虚为革命奠基。当我看到先行者做出成绩时，我为其由衷地高兴。终于有不是吵嘴的辩论了，终于有基于实践产生的分歧了——这分歧不是基于无意义的空想，这种分歧一旦解决是可以增进力量的。我知道了有一种东西叫做“尊重同志，不要骂人”；我理解了什么叫内部矛盾：就是说，我们有矛盾，可我们有共同的愿望，我们是同志，所以我不会骂你“尸体”，而是用同志间的手段解决问题。至于对错与否，让我们交给事实来验证——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么？

我真的很期待有一天，这些星星点点的小组会联合起来，用无穷大的力量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缔造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所有人都能得到公正而尊严的幸福的世界。

读了《前进报》的许多文章，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又有明显的进步，同时，问题也一个又一个涌现出来。

首先是《论民主革命》和《纲领研究基础》，结合我的实际生活，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它们也帮我解决了一些独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问题。比如，革命的主体核心力量，一定是工人阶级。以前，受环境影响，就是说，作为学生、处在学校里，周围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容易满足，对高层抱有幻想，对斗争持妥协和否定态度，追寻阶级跃升，追求小资消费兴趣，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中，马

列毛只是一个令人敬而远之的名词，书本上的工人阶级令人尊敬而现实中的工人让人可怜或厌恶，革命只是过时的历史事物或者不可能的东西；在这样的环境中，看不到生产对生活的影响，看不到工人的生活，听不到工人的诉求，因此学生的革命左翼思想极易受到削弱，最后或者向生活妥协，或者陷入颓废情绪。

这样看来，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的。但目前，进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严重不成熟，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工人阶级在思想上不自觉，阶级意识没有广泛形成。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能是政治性运动，然而就目前来看，特色对“政治”的打压简直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境界，所以主要矛盾成了争取政治环境，实质上是对民主的诉求，这恰与有同样目标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不谋而合，取其力量之长补己力量之短不言而喻。自由派作为狗皮膏药一样的老牌政治劲旅，尽管在反革命上动力十足，但其在当反贼这一块还是比较有造诣的，是理想的同路人，就是时常揣把刀子。

这也造成了同志们的疑惑，当然也是我的疑惑，历史上的资产阶级太无耻了，每次都背刺革命。甚至说，对于文革的失败，小资都负有责任。我认为，工人阶级必须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工人阶级的武装力量从一开始就要被独立领导。

总的来看，你们的这两组文章是极好的，极有意义的，我跟我的“小组成员”们说，这是你们的最新力作（最新理论成果），就是少了点。

我发现一个事情：在一般的理论学习中，左人不可避免地会被他人询问。这种情况下不能慌张，因为大多数的人是没有政治觉悟的，你哪怕把敏感材料贴他脸上，只要上边不是像法轮功那种的反党标语，他是不会太过关注你的，看到政治术语他就丧失兴趣了，你说一句“突然感兴趣了”他一般不会多问什么。只是这种情况也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群众的政治觉悟迟迟无法提升。

最后说说生活里的几件事。

我有一个朋友 C，C 的母亲是卖菜的，父亲是工人，当我们学校的贫困学生补助费落到关系户的口袋里时（他们有的一言不发，有的低调行事，有的毫不在意地谈论自己的关系内幕），C 哭了，我可以感受到 C 对那些人的憎恨。但是后来，当我跟 C 很小心谨慎地交流时，当我阐述文革的意义是试图铲除私有制、而私有制就是我们现今不平等的根源时，C 并不认为这有可能，而是认为现有制度就是合理的，以一种很漠不关心的心态。一开始我觉得这是正常的，觉得 C 慢慢会体会到的，但并没有。C 是班上的“优生”，认为自己有跨越阶级的机会，这是自己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对平等不平等什么的并不投入太多的关心。所以我放弃了。无法有效转变一个人的思想的话，最好保持原有的人际关系。

另一个处了十年的朋友 D，我从网左阶段到现在这个阶段，前后好几年，孜孜不倦地跟 D 灌输革命思想，终于给 D 说动了，主要成功原因是后来我不再像网左时那样念经，而是把我生活中随时所见的跟 D 分享，再用革命加以解读，潜移默化。我送了 D 一些书，包括《国家与革命》和《共和国的历程》，希望 D 能坚持真理。然而我从最开始就在做工作的其他朋友，到现在还能坚持的，已经没几个了。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 E 找我要 BBC 那部关于六四的视频，说想重温一下。我问 E 为什么突然想看了，E 说“太压抑了”。我之前也一样嘛，所以能理解，但也很叹息。我终于明白历史书上那句，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国革命就有了主心骨，中国革命就有了希望”的真正含义了。

编后记：

在这一份材料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网左的自发性。作者出于自发性左转，见到群众运动低潮、网左群溃散，就进入了怀疑期，如果他不是看到《前进报》文章而重新鼓起信心，恐怕就要蜕化到完全离开左派思想了。这启示我们网左自发性的弱点，即很容易变得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从另一面看，低潮期不会永久持续，总有自觉的革命工作者在做工作，因此作者读到《前进报》度过怀疑期有一定必然性。可见**革命左派同志必须统一思想、组织起来，才能战胜旋起旋灭、一夜左转又一夜之间背离革命的自发性**。

第二，政治材料的影响。专制统治和经济危机下，青年人精神既贫乏又苦闷，泛左翼、学生知识分子在如饥似渴地寻找政治思想材料，也渴望得到政治教育，这时自发零星的左派政治小册子就能起到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能让人一夜左转，自发性高涨。这一面说明政治教育的力量，最粗糙的政治小册子和政治教育也能争取人、启发人；另一面也反映出光有这些册子也是不足的，它们缺乏系统的理论尤其是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因此作者在初步具备马克思主义立场、成为“反动分子”后不知道出路何在。

第三，报纸思想宣传的作用。作者度过怀疑期时突出了我们报纸的思想引领作用，这说明了政治报思想宣传的力量。新生代左翼群体往往缺乏系统的组织培养，接触的思想资源驳杂，而时常涣散、动摇，找不到出路，这时我们的报纸就能够把若干个这样的同志稳固住并提高其思想水平。当然，政治报真正的宣传作用，还要依靠遍布全国的代办员网络主动递送给读者（特别是工人），而不是靠读者自发寻找政治材料的尝试。如果正在做学生工作或工人工作的各地方同志们，能够使用《前进报》、《列宁道路》的文章作为宣传材料，相比粗糙的小册子效果会更好，这也是对我们莫大的肯定。

第四、阶级感情与上升幻想。作者在工人家庭长大，从小就熟悉工人的生活状况，对底层群众有阶级感情，能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的不公，这对作者后来的思想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材料也展现了工人家庭带来的另一方面影响：不觉悟的工人家长将上升幻想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这就使得不少工人子弟走上了个人奋斗上升的道路，例如材料中的 C 就是这样。因此在发掘培养对象阶级感情的同时，要注意鼓励他们和旧社会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逐步决裂。

左转历程（二）：阶级感情和科学认识

编者按：在泛左翼浪潮下，作者看似偶然地接触了左翼思想，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打工锻炼后，作者回望自己的阶级出身和童年经历，将阶级感情化作了左转路上的精神养料。更可贵的是，作者用科学的、历史的眼光认识自身的境遇，认识到自己的痛苦和广大群众的痛苦都是资本主义复辟和黑帮的专制统治造成的；又科学分析了佳士运动中的正确与错误，走上了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这样作者就不同于某些不觉悟的工农子弟，不再局限于自己的狭隘痛苦，放弃了对个人上升的追求，勇敢豪迈地投身到革命事业当中！

> 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
>
> ——《反杜林论》

> 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
>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来，在我看来首先是一件幸运的事，这让我不再浑浑噩噩地生活，能够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投身其中，作为一个新人而非庸人一样活着，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回顾自己的左转经历，这个过程中有相当多的偶然性，我曾经无数次庆幸那些看似偶然的决定带来了现在的一切，但是我也慢慢意识到，最终让我走上这条道路的，是时代大势下个人命运的必然。

一、过去

我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是刻板印象里的农村：有一个还算能干的爹，一个勤劳但文盲的妈，以及一个人人看起来都觉得是从挨饿年代走过来的小孩。

如果要给小时候一个最深刻的印象，那大概是我妈大骂江泽民是一个畜生，骂他当年搞计划生育是如何把普通人逼得东躲西藏、搞三提五统是如何把一个家庭逼得倾家荡产，家里面有一个拖拉机、一头牛都要交钱，交不起钱就要派大队干部来家里把能拿的东西都拖走，以至于胡锦涛上台以后取消农业税确实在大字不识的农民中间博得了好名声（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不是黑帮发善心，而是农民抗争以后才有的结果），这些经历确实让我对江泽民死时所有悼念的黑帮分子和自由派都感到无比的恶心和厌恶。

这样的贫困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在政府号称总体实现小康社会多年以后，我妈竟要对我说，我的家里只能靠一百块度过一个月的生活，吃了一个月的白水煮面条才勉强不至于饿死，至于吃上一次肉，那都是非常幸福的事。

农村人会把这些讲做倒霉，是这户人家不够卖力，于是我的父母在生下我以后终于奋发图强，比以前更压榨自己的身体，终于把生活暂时稳定了下来。而我也坚信必须要走这样一条个人奋斗、个人上升的道路，好好学习，远离农村、远离底层，看起来比较幸运的是，我的成绩还不错，能上一所还不错的大学，

有了阶级跃升的条件，也实现了夙愿。

二、转变

我是在疫情期间上的大学，这时候的中国，处在一种烈火烹油的盛世景象中。我也被这种民族主义的浪潮迷了眼，认为武汉的疫情成功控制、全国静默（实质上是全国的专制统治）是“中国模式”的胜利和西方“全民感染”的失败。但是毕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已经到来，2021 年初，佐伊写了一篇文章《资本的复兴和脑力无产者的左转》，当时的我还不理解它的含义，但是这也昭示了一个泛左翼时代的到来。

我在偶然间认识了一个泛左翼同学，ta 比我成熟得多，刚进入大学就想要认识更多的人，把大家组织起来做一些事，ta 给我转发了一本《共和国的历程》，这为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存在和教科书上完全不一样的历史，我还记得，当我打开这本书我就没有办法再合上它，于是我把电脑拿到床上，在熄灯以后选择熬夜看完它。我至今仍然记得，在我看到代序言中青年使命时的慷慨激昂，一股青年自命不凡要登上历史舞台的自信激荡着我。我确信过去的历史是被颠倒过来的、教科书是骗人的，现在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资本主义道路，我对前三十年的历史油然而生出一股心底里的热爱，它把最彻底的革命热情带给了我。我就此明白，中国的过去有独一无二的革命遗产，有生机勃勃的革命传统，这是我们应当继承的遗产，是我们应当回到的过去，也是我们出发的起点。

但是，这种认识毕竟是不科学的、不稳固的，它不能建立稳固的世界观。我还记得，同样是这位同学，向我提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冲突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洋洋洒洒回复了一大段文字，大意是我们现在要像 1949 年以前一样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先维护民族利益，支持中国政府打败美帝国主义，然后在中国想办法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回复完以后我就感到一阵羞愧，我也觉得这个回答并没有什么逻辑可言，我并没有严肃地思考过这些问题，只读《历程》，并不能够让人自觉地去除民族主义的色彩。

于是我开始更加迫切地去阅读马恩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等，但是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当属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在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之后，我才能真正确信，现在的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我才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各种社会现实，分析出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我能够确信，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是解释社会发展规律的学科，它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它赤裸地把两种选择摆在我的面前：面对历史的车轮，要么倒行逆施，当一个暂时风光但是一定会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反动派；要么投身其中，做一个能够燃起熊熊烈焰的星火。

但是这时候我只知道革命这个名词，在小资产阶级上升的环境里面呆了太久，经过了许多黑帮的宣传，我已经不太清楚地确信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的。至于究竟怎样做才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怎么提高理论修养、建立组织、进行工人工作，乃至于真正的革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工人怎么罢工、怎么起义，我就更不清楚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选择了进厂打工，就是在这里，我重新认识到了中国社会。

过去的劳动本能重新被唤醒，我又接触到了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劳动，只不过这一次我不再是一个小生产者，而是大工业流水线上的一部分，我看到了我的命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日常，这令我恍然大悟。我以前会些许埋怨为什么我家这么倒霉，我以前会不理解，为什么在宣称小康社会以后，我的家里却因为吃不起饭而差点饿死，我只会把它归咎为是我们倒霉，是我的父母没有更辛苦地去挣钱。我才意识到那时候贫穷的不只有我们家，还有同样身为农民的一群劳动人民，这不是单个家庭的悲剧，而是中国大陆上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悲剧；这不只是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悲剧，更是最革命的阶级——大工业无产者的悲剧。

我的母亲是文盲，没有上过一年学校，所有的童年经历都是在土地里劳动和去街上摆摊；她的姐姐都是在文革结束的同一年从小学辍学，而她的弟弟却高中复读了好几年。他们经历的，就是那个把农村儿童全部当作劳动力的春风，就是把重男轻女的观念重拾起来的春风。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我只是会怨恨我母亲的父母，我会非常激动地咒骂他们重男轻女，并发誓以后绝对不会赡养这样的老人，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这样的悲剧不是某个家庭、某个人的，而是改革开放（实质上是阶级压迫）带来了千千万万个悲剧，这样的血海深仇，怎能不令我愤怒呢？但是我的愤怒不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这个吃人的社会，针对这个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权阶级。

在打工的时候，我会有种荒谬感。我过去不愿意回忆经历的苦难，而更愿意把他们看作是都过去了的事情，我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把它们看作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戏谑，但这只是一种逃避。我突然间意识到了，这些苦难的经历不是什么丢人的过往，也不是值得歌颂的个人奋斗，更不是黑帮所渲染的盛世太平，我更愿意直视这些这些悲剧，并且现在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这些悲剧，我终于能够知道这些事情是为什么、这些事情能够给我带来什么。

我能感受到心里面发出的共鸣，劳动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劳动才能创造价值，那些吸血的寄生虫、资本家是天底下最令人痛恨的敌人，而劳动者是天底下最可爱的朋友。这些过去所经历的苦难，所付出的心血，都转化为了对资产阶级、特权阶级刻骨铭心的仇恨，人们常说童年的伤痕需要一辈子治愈，而阶级出身塑造的阶级感情，也是可以伴随着我一辈子的。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我明白，这些仇恨和苦难，必须要让他们血债血偿，我明白，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着一天，像我所经历的这样的悲剧就会千万遍地再次发生，只有推翻专制制度、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才能从根源上消除悲剧。我走上这条道路异常顺利，我明白我是为了讨还我自己所经历的所有不公，是为了讨还我的父母、家人所经历的所有不公，更是为了讨还我所看到的、我所知道的千百万劳动人民经历的不公，这个力量是伟大的，它能促使我战胜所有懦弱、自卑、狭隘，而走上这条解放自己、也是解放全人类的道路。

三、怎么办

在我真正明确了内心的选择以后，我也开始遇到了横亘在所有中国革命者面前的那个大海——佳士之海[1]。很幸运的是，我接触到了电报频道，我找到了佳士运动的很多材料[2]，我开始意识到，我并不是在一片荒野上成长的。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十几年来一直就有革命者前仆后继，他们是在 10 年代就讨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视角之高令我神往，他们也是牺牲前途、自由，把整个生命都投入进来的战士，比如隐瞒学历进厂融工的沈梦雨、被学校开除的展振振，其态度之坚决令我感到羞愧，这正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所能发挥出来的作用，这正是资本主义复辟以来阶级矛盾发展的客观结果！这是在我还在按部就班上学、为了世俗名利而苟且的时候就已经发生的事情，这让我感到惭愧，我离他们还差得很远，我们现在的主观能动性、开展程度离他们所做的宣传工作和工人工作的极限（发掘出真正的觉悟工人[3]），离他们在组织发展上的极限（多个地方小组、民主集中制结构[4]）还差得很远。

这不仅让我感到被鞭策，感到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也让我感到非常痛惜，这些都在佳士冒险中损失殆尽，中国的革命左翼真的迎来了低谷，所有人又要从头做起，小组要从头建设，工人工作从头做起，缺少继承性，缺少修养。但是历史不会因此而停下，反而会以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方式继续向前发展，资本主义一定会不断地锻造自己的掘墓人。2020 年疫情的到来，让几十年来潜藏在暗地里的社会矛盾一下子都爆发了出来，过去去政治化的群众，现在都在飞快地政治化，以至于迎来了小资产阶级要惊叹的"脑力无产者左转"的浪潮。黑帮用战争的方式对待疫情，带来的是对群众无所不用其极的专制，国内

已经变成了苦役监狱。黑帮要求统治稳定，资产阶级要求利润，二者结合在一起，却唯独漠视群众的生命和健康。最后是富士康工人用栏杆冲破大白的戒严，乌鲁木齐的大火号召市民走上街头，群众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和活下去的情绪，最终冲破了黑帮的监狱，黑帮卑劣地用全面感染突然取代全民坐牢，最终给人民带来灾难，这样的血泪教训是绝不会轻易被忘记的。群众运动的浪潮也教育了所有人，但是就在这样的运动高潮期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因为缺少组织、缺少力量而无力领导运动，没有办法把运动继续推向深入，这反映了我们的落后，没有平静时期二十年如一日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哪有革命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高歌猛进。

但不止于此，革命火种保留了下来，对佳士运动的反思让我们找到了真正正确的道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知晓了领导佳士斗争的革命力量能壮大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也明白其失败的教训（缺乏理论修养、没有全国性政党、经济主义的厂闹模式[5]）。在这个时候我去读了列宁著名的《怎么办？》，又读了列宁这一时期从批判经济主义到《火星报》的相关文章，理解了要通过政治报完成思想统一，从而走向建党、实现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通过学习列宁主义，建立科学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与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幼稚病作斗争。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通过思想统一首先发起地方小组，继承过去革命历史的经验完成小组建设，在有组织的情况下培养觉悟工人、建立秘密的工人政治教育小组，然后通过政治报在全国建立代办员网络，从而完成实质性建党。

代表社会主义的萌芽虽然弱小，但是终究能够茁壮地成长起来，我也亲眼见证了电报上的左翼频道逐渐增加、活跃，从一开始的行动自发、思想混乱，到现在或多或少走上了列宁主义的道路。我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止是我一个人在战斗，历史的必然性促使千千万万的青年左转，走上革命的道路；而青年们也都在发扬革命热情，在用自己的行动为革命添砖加瓦！

[1] 列宁道路《新春祝辞：“八仙”能过“佳士之海”吗？》 https://telegra.ph/new-springs-greetings-can-the-eight-immortals-cross-the-sea-of-Jassic-02-09

[2] 列宁道路《〈“列宁道路”评论佳士抗争集〉序言》 https://telegra.ph/the-preface-of-the-comments-collection-08-13

[3] 列宁道路《无产阶级除了组织之外，没有别的武器——关于 2018 年佳士斗争的思考》 https://telegra.ph/the-proletariat-has-no-weapon-but-organization-thought-on-the-jassic-struggle-in-2018-03-26

[4] 列宁道路《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和错误策略》 https://telegra.ph/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和错误策略-08-03

[5] 列宁道路《佳士抗争中的所谓“道德绑架”问题及其掩盖的策略和组织错误》 https://telegra.ph/the-so-called-moral-kidnapping-issue-with-strategy-and-organization-mistake-under-its-cover-in-the-jasic-struggle-08-27

左转历程（三）：从孤军奋战到众志成城

编者按：这位同志的投稿中，作者因偶然的契机接触到左翼思想，左转之后立刻付诸实践，以个人行动宣传左翼思想。相较于许多一味键政的网左，这种勇气值得钦佩，但相较于革命左翼，个人行动也是左转初期不成熟的表现。个人行动的受挫，引起了这位同志的反思，并推动其探寻新的道路直至加入组织。昔日一腔孤勇，今日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在黑帮残暴统治、经济危机愈发加剧的当下，零星的泛左翼正从社会上不断地涌现，其中不乏孤单、迷茫、试图进行或已经进行个人行动的人。我们希望这篇左转历程能给读者同志带来启发，使更多泛左翼跨越个人行动的“弯路”，走上学习列宁主义、寻找组织、建立组织的直路。

1.左转以前

我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我的父母追求世俗成功，比较重视成绩、学历和社会地位，对我的教育也是如此，家里规矩很多，管教严厉。比如从小我父母没有给过我一分零花钱，压岁钱也全部上交，并且会教育我等我学会了怎么花钱之后再给我钱。所以我从小就被培养成“模范式”的听话、乖巧的好孩子——在学校里，我几乎全盘接受了中特的灌输：以爱国主义为道德标杆，遵循“传统美德”，理想是当科学家，报效祖国造福人民。中特的灌输让我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比较高，可以说是奔着儒家的古代“圣贤”去的——我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清廉正直”之类的品质十分崇敬向往，而“追求金钱、物质享受”的价值观则让我十分不齿。

进入大学之后，虽然为了得分而读书让我感到厌烦，虽然这套教育制度让我感到折磨，但我的内心，还是个希望能报效国家、造福人民、为社会做贡献的“中特粉红”。我大一就火速申请入了党，非常支持党中央反贪反腐，想当然地觉得虽然地方有蛀虫，但是中央是好的，必须要坚决拥护中央。在历史问题上，相信历史教科书，认为前三十年太曲折太愚蠢，犯下了很多错误，改革开放才带来了希望。对于崇洋媚外的公知和抢我们的钓鱼岛的日本，我也是十分憎恨的。那个时候我对 2000 年之前的历史确实一无所知，甚至入党流程中的政审里面的“八九政治风波”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也不会翻墙，花了好久找人问也没人告诉我。我就想，算了相信国家吧，国家不会害我。

新冠疫情一开始的时候，我对政府的所有行动都表示赞许，认为这是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好政府，雷神山火神山是中国速度。即使生活充满了不便，我也从来没把过错怪在政府头上，只觉得确实还有很多做不好的地方，如果我去做，我一定要把它做的更好，我一定要做一个能够造福百姓的好官。如果曝光了某地官员因为办事不力、贪污受贿，我也只会批评这个贪官个人，反而还觉得中央抓贪官抓得好，中央是完全值得信赖的，有这么好的党中央，我们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好。

2.左转开端

我左转的开端是很偶然的，是因为一次偶然的男女对立事件。我在社交平台上参与了这次性别对立事件的讨论。我认为“性别矛盾的本质是阶级矛盾”这句话很有道理，却遭到了很多的攻击和羞辱，极端女权对我的指责，我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些攻击让我汗流浃背，**发现我对政治理论了解的太少了**。

我的一个学长，在看到了我发在朋友圈的困惑之后，主动来找我聊了聊。一开始我们聊了男女问题，他也对“女拳”不满，但明显比我温和很多。我们讨论到“**性别矛盾的本质是阶级矛盾**”时，我问他什么是阶级？他就给了我一本《共产主义 ABC》，他跟我说先让我看这本书，看明白了，自然也就知道什么是阶级了。

于是我开始读《共产主义 ABC》，才读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给我了巨大的震撼：这本书用小学生都能读懂的，极其容易理解的文字，把我日常习以为常的那些现象，定义为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贸易，雇佣劳动，个人私有制，原来都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在此前的我眼里，都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贬义词。紧接着我就意识到，中国的一些现象似乎也符合这个定义。天呐，中国怎么可能是资本主义！虽然一时间没能完全地接受这个观点，但是越继续往下读，我心中浮现起了多年以来悬而未决的一些小疑惑——难怪，当年政治课本上有一段历史争论“姓资姓社”的问题；难怪，现在的父母教导小孩子“要做老板不要做工人”；难怪，我一直不明白大陆和香港的“两制”有何区别……越来越多当年小时候不明白的、但是又匆匆忘却的问题，它们的答案在我面前逐渐清晰，我开始一点一点认同“现在的中国是资本主义”这一观点了。

随后学长又推荐给了我几本书：《共和国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文革史》等。我被这些材料再一次震惊了，我看到了文革中走社派与走资派的斗争，看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被修正主义者毁灭殆尽，看到了私有化对生产力的破坏，看到了工人和农民在私有化后的悲惨场景，我的世界观再一次被撼动了，我承认了，学长说的是对的，我之前的认知都是错的，**我从小被骗到大了**。我如梦初醒，过去对中特的所有好感被摔得粉碎。

现在想来，那时无论是日渐频发的男女对立、地域歧视、劳资矛盾、官民冲突，都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表现，在疫情的大背景下，矛盾的激化被成倍地加速了，因此各类民主主义议题引起了全民讨论和全民的政治化，每个人都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地卷入其中，在这一浪潮中找到遗留的左翼资源有必然性。此时的我，对社会现状懵懂无知，正是不断试图了解社会、融入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时候，被左翼思想所启蒙、选择马列主义既是我的幸运，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迫使着我做出的必然的选择、最正确的选择。

3.个人行动

阅读这些书籍让我很有感触，我知道，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些历史真相，了解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起来**（至于要不要暴力革命，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打算先从身边的人入手，把我读过的那些材料，整理、修订、排版，然后发给他们读。于是我在电脑上整理材料，再找打印店印刷，自己装订起来做成小册子，再找机会送给朋友阅读。当然，印刷的过程中也遇到过挫折，网上的印刷店纷纷拒绝，说“政治类的不能印”。我也看出来了，**中国社会是不允许传播“非官方”的政治思想的，哪怕连毛选都不能逃脱**！他们对其他政治思潮的害怕竟然到了如此程度！我对中国政府的专制程度有了第一次模糊的体会——原来政府早就想着要牢牢把控政治思想，早就知道要把群众狠狠洗脑，让他们脑子中只剩效忠自己、歌颂自己的“思想钢印”。虽然遇到了一些挫折，但它也证明了，我现在所做的事业，是正义的、正确的、伟大的。

我在朋友圈也转发一些左翼的材料，同学聚会也谈现在中国就是资本主义，有一些同学感到认同，但是也表示无奈，什么都做不了；有些同学感到惊诧，并且问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就主动去慢慢解释历史和政治，对于我觉得可以发展的、建立稳定联系的，我就拉在一个群里，经常和他们讨论时事政治。不过也有不少人聊政治只是为了找乐子，尤其是喜欢找美国、日本的丑闻，然后哈哈笑一阵，对于中国的一些丑闻，却不怎么爱说话，或者是说了两句便唉声叹气，然后表示无奈或是说些空话大话，就不了了之了。有几个男生还算好的，说是在读毛选，然而一直没什么思想上的进展（我后来也明白了，只读毛选是真的没用，根本悟不到当今中国政府的性质）。总之绝大多数，最多的，也都只停留在了对左翼思想“知道，理解，但不主动去学习”的程度，也没办法了。如此忙碌了几个月，身边的普通朋友根本都是沉浸在自己舒坦的日子中，对社会的现状和如何改造没有什么兴趣，整天浪费口舌、处处碰壁的我

只感觉身心俱疲，感觉我眼中辛苦做出的努力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一个下午可有可无的闲聊，太没意义了！我已经感觉有些灰心了。

2022 年 11 月，我在外网上看到了白纸运动，于是我迫不及待地想让同学们都知道，是有学生在抗议政府封口禁言、暴力管制的！我在网上找同学聊天，向他们透露外网的消息，还把推特上有关白纸运动的内容保存下来，试图转到群聊和 qq 空间之类的地方。不久我就发现，这些消息、转发、动态，大多要么就发送失败，要么就是看起来发出去了、实际上别人看不到。我很震惊，突然明白了，这些内容是被软件给屏蔽掉了。原来我们使用的社交软件，也早就被中特政府布下关隘重重设防、严密掌控到如此地步了吗？！可是，还没等到我的震惊和愤怒消退，这些做法就引来了学校的注意（也许是被中特网警监测到了之后告知了学校，我不知道），几天后，一个不认识的人加我微信，说是学校某个领导，想找我谈一谈。

我第二天就去了。当然在这之前我做了很久的酝酿，我想了很久他可能会质问我什么问题，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我甚至准备好了跟他讲，中国就是资本主义……不过后来实际去的时候，我感觉准备都白准备了，很多准备好的话都没机会说出来，过程中一直被他的话题带着走。他一开始和蔼可亲地关心我的生活和学习，问我有没有不顺心的事，可是话锋一转，语气立刻严厉起来，说我被境外势力当枪使了、说我转发外网的东西是造谣传谣，有政治问题。还劝我要相信党和国家，中国社会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我很无语，这简直就是小粉红时候的我，这些人真不愧是“被选出来当官”的，他们对中特谎言的笃信要胜于之前的我十倍，对于中特的愚忠更是到了颠倒黑白、对现实视而不见的地步。

日后好几次回想起来我和他的谈话，总是觉得愤愤不平咬牙切齿。我过了很久才把这件事情放下。此事之后，我不仅更加体会到了中国专制政府的手腕之狠辣、诡计之狡猾，对人洗脑荼毒之深，更是彻底放弃了对这群“体制内”人员的改造希望。我更是意识到了我的、同学们的思想动态，无一不在这些官僚的密切监视之下，在墙内社交平台传播左翼思想，可以说收效甚微但风险很大，如果贸然“冲塔”，更是幼稚愚蠢、无意义的鲁莽冒险行为。今天想起，我只怪我自己怎么没早点明白这些粗浅的道理呢？原来我一直是在以个人的方式行动，个人的成长总是在摸爬滚打里发生的，不仅缓慢，还要跌很多跟头，才能慢慢积累起一些斗争的浅薄经验，更是很可能还没积累起经验，就遭遇到了铁拳毁灭性的打击。此时的我虽然没想着要去寻找组织，但已经模糊地认识到，必须抱好团、传授经验、吸取教训。

4.遇到同志走进组织

我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通过头像和发言找有没有志同道合的同学，虽然屡屡碰壁，但总算还是找到了同志，在群聊中碰到了一个左翼头像的同学。我加了他的好友，约他出来聊。本来以为是我对他进行一顿开导和理论输出，结果反过来了，我震撼于他的理论水平，听他讲了很多关于俄国、列宁、暴力革命的事，这些内容让我陷入了深思。在他的引导下，我加入了组织。

加入了组织之后，无论是理论学习，还是进行其他工作，都显得规律、高效、成熟了很多。要明显比自己此前一个人单打独斗要先进多了。事实上确实如此，组织的重要性，是无论提多少遍都不为过的。倘若我没有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一起线下进行讨论、共同工作、共同学习，我肯定会时而狂热地阅读左翼材料，时而因悲叹现实、郁郁寡欢而失去动力，**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我会自觉地一本一本学习革命著作，规律地分析时事**。如果没有组织，我可能还在选择随机给身边不关心政治的大学同学、甚至认识的体制内辅导员等一群极其难以说服、旧思想难以撼动的粉红小资甚至中特拥趸做蚍蜉撼树的工作，把时间浪费在他们身上，不仅效率极低，还必然遭到碰壁失败，随之因严重的畏难情绪而消沉了革命理想，而且还容易暴露自己、被黑帮盯上，给以后的工作带来跟多不必要的麻烦，**如今我明白了现阶段的工作必须秘密开展、要首先以工人和对马列理论感兴趣的学生为对象**。如果没有组织，我可能还会

因为生活在被剥开外壳、露出真面目的悲惨世界中，既觉得自己按照世俗道路往下走，必然会偏离自己的真心和理想，却又不得不屈服于现实做违心的事，这样既不可能做出任何世俗的成绩，又只会增加自己对现实社会和自身的恨，最终不断走向抑郁甚至个人的自我毁灭，**如今我和同志们紧密联系，感到人生和革命事业是前途光明的**。我在想，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星星之火，因为没有组织、不懂得建立组织，而悄无声息地熄灭了呢？回想过去一年我的全部个人努力，无论是印刷材料还是找人灌输，的确总是一开始狂热，再遭遇冷落和挫折，最后慢慢沉沦，这几乎是“个人勇士”不可能逃开的失败命运。幸亏我最后找到了组织，和同志们互相照应、鼓励、监督，既获得了当下工作的成就感，更是能一直保持对未来革命事业的使命感。有人说“十五岁不左没有良心，三十岁还左没有脑子”，无非就是个人行动家离开校园、进入社会后被现实压垮，这是因为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小，家庭、收入、社会评价都是背上的大山，孤身一人单打独斗怎么可能扛得住？但是想想历史上的革命家，绝不可能单打独斗，而是总是重视组织，紧密团结、高度配合、共同工作，才能把事业往前推进。

加入组织之后，理论学习带来的巨大进步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理论学习让我了解了不仅什么道路是对的，更是知道了“什么是错的”！加入组织之前，我本以为给工人争取工资是毫无疑问的正确的，但是只有学习之后才知道“经济主义”的危害；我本来只知道一个一个去说服别人改变思想，从来没想过有什么更“大工业”的方式来进行政治灌输，也明白了这样暴露自己的个人行动、单挑党政领导、朋友圈发政治宣言的“冲塔行为”完全是无谓的、愚蠢的牺牲；我本以为“民主”当然是好的，但学了理论，才知道秘密条件下过度“民主”反而会害了组织，而不少“民主”其实是形式上的民主、假民主、不利于革命最高利益的民主；我本来十分抵触那些被黑帮掌握的政治场所和受黑帮蛊惑的劳动者，但学了理论才知道这也是一种左派幼稚病；我本以为我们失去了社会主义，所以下一次革命当然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学了理论才知道首要的是推翻专制、争取政治自由的民主革命；此外，我还了解了过去左派运动犯下的错误，了解了中国的“民粹派”“立宪民主党”等其他政治派别。

未来在组织中，我也会继续努力，学习理论知识、锻炼工作能力，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名合格的革命者，投身到未来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中去。